

# 济公传说研究报告

王明德

(浙江·台州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作者简介】**与 800 多年前的济公谓同邑乡亲，初中毕业“知青”下乡，1978 年招为建筑工人。刻苦自学，考取律师资格，后服务行政部门，曾任天台县赤城路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兼指挥部“济公故居复建工程领导小组”组长）、济公故居建设指挥部指挥。2015 年晋升副处级，2017 年退休。受聘任浙江·台州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澳门国际济公文化协会第一届名誉顾问、德教泰国紫真阁理事会荣誉顾问。出版、发表著作有《简明土地执法教程》《明德济公研究》《济公与济公故居志》《雪泥鸿迹》《济公禅师度世妙法经释义》《济公信仰研究报告》等。

**【内容提要】**济公传说源于天台山的民众百姓，对南宋时期禅僧道济的尊崇、景仰、崇拜而初创，继之传播全国，影响世界的一种津津乐道的言语叙述、书面故事，内容有的是真实的济公人物、事迹功德，有的是以济公人物、事迹功德为基础，经嫁接拼凑，拔高神化，期望通过塑造的济公形象、济公故事，表达民众百姓的理想愿望、价值评价，并寄托美好向往和朴素情结的民间文学。

1957 年 4 月 27 日，周恩来总理陪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瞻仰杭州虎跑济公舍利灵塔时，对伏老如是说：“这里埋着济公的骨灰。人民很喜欢济公，他关心人，为不公平的事打抱不平，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济公的美丽传说”（同年 4 月 28 日《浙江日报》）。2006 年 5 月 20 日，国务院以国发〔2006〕18 号文，首批公布天台济公传说为 518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2008 年 4 月 18 日，江苏镇江、山东淄博、湖北孝感，与浙江杭州、上虞、诸暨、天台四省七地代表，在西施故里诸暨，签署了《中国六大传说保护与传承共同宣言》，济公传说与“白蛇”“梁祝”“孟姜女”“董永”“西施”传说一起，列《共同宣言》的保护、传承范围。2012 年 12 月 20 日，在“浙江省最具地域特色文化符号（民间故事）网络评选”中，济公传说再度获“最具地域特色民间故事奖”。

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深入开展济公传说的传承、保护，发展、弘扬之课题研究，进一步推进济公传说核心体现的“慈悲济世、无我利他、彰善瘅恶、扬弃创新”的济公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传递、释放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历史贡献，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亦具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济公、济公传说、济公传说评论、济公传说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 一、济公传说之初创

济公传说之所以于南宋早期的浙江天台初创，这与时代的需要，百姓之希冀，与济公的神奇降诞、聪慧才华，济公李氏之显赫家世、信仰传统，与天台山的钟灵、台山文化之博大

精深，皆是不能分开。初创时期的济公传说，大体以济公父母随宋室南迁，隐居天台永宁为渊源起始，及至济公出世、遁入空门为时间段，故事主要有罗汉降生、神童显名、国清出家等，并以朴素的口耳相传为主要流布形式。

### 1. 时代的需要，百姓之希冀

北宋靖康年间（1126~1127），帝国政治黑暗、腐朽，立国仅十余的女真金朝驱兵入侵。济公祖父李涓，一介知县，勤王抗金，家资犒军，沙场血战，马革裹尸，壮烈殉国，却被“上官”诬为“逃遁”，一度含恨九泉。继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沦陷，山河破碎。济公父亲通直郎李景逖（江西南城《水坑尾堡李氏族谱》所载官衔、姓名，为济公传说之李茂春、李赞善、李善人、李华的原型人物）含泪辞别祖莹、家庙、故地，随宋室南迁，流寓高祖李遵勖、高祖母万寿长公主之封邑——天台，栖居城北永宁村<sup>[1]</sup>。

其时的南宋社会，深深刺痛大汉民族心身的“靖康耻，犹未雪”，徽、钦二帝为金军所虏，囚禁五国头城（今黑龙江依兰），未满六十，皆客死异邦。金先后于北擅立“大楚”“大齐”伪国，册封张邦昌、刘豫为帝，充作傀儡。徽宗赵佶九子、钦宗赵桓异母弟康王赵构侥幸未被金兵所俘，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但内心畏惧金军，一味南逃，最后偏隅行在临安（古称天子所在地方，或巡行所到之地为行在，也称行在所；临安即今之杭州）。而当赵氏小朝在江南有了苟且偷生的一席之地后，居然不顾北国依然蹂躏金人的铁蹄之下，不惜劳民伤财，搜刮民脂民膏，于临安大兴土木，筑禁城、外城，建行宫、花园……，纵情声色，寻欢作乐。“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林升《题临安邸》，入录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之《东瓯诗存》）。更为可憎可恨的是，赵氏小朝，政治昏聩、奸佞当道，公正失衡、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民族英雄、抗金名将、军事天才岳飞，与其部将张宪、长子岳云，在绍兴十一年的除夕前夜（即1142年1月27日），被赵构、秦桧、张俊、万俟卨等扣以“莫须有”之罪名，随行在临安的凛冽寒风和飘落雪花，化作一缕冤魂飞升九天。武穆次女银瓶，闻父兄死鸣冤，不果决然投井，终年一十三岁。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经纶贤达、民众百姓，遥望中原、捶胸顿足、痛心疾首、扼腕长叹！希冀九州生气，法雷震响，一代圣雄、大贤降世，拯我中华，复我大宋，救我黎民……。

### 2. 神奇之降诞、聪慧的才华

尽管历史上的济公人物真实存在，兹因近现代有蒋瑞藻的《花朝生笔记》、钱静方的《醉菩提院本考》、黄天骥的《评〈济公全传〉》、汪启发的《济公的原型》、诸葛文的《图说宋朝三百年·济公和尚的原型历史上存在吗？》、周纯一的《济公形象之完成及其社会意义》等著，或以南北朝时的颠僧释宝志禅师充代济公原型，或谓济公形象经历了志公时期→道济时期→济公时期，前后经历约1500年，或虽承认济公实有其人，但又大张其词称“真实世界的道济……大概除了喝酒以外，没有什么令人惊异的行为”，造成了一度的视听混淆。诚然，怀疑猜测、杜撰编造必竟难敌宋释居简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收录《北磬集》，入编《万续藏》《禅宗全书》）、元释熙仲的《历朝释氏资鉴》（入编《万续藏》）、明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2006·杭州出版社重版），及清江西南城上唐道光十四年（1834）“爰照旧本刊刷”，朱翰林孔阳公辑撰的《李氏族谱旧序》，与钦赐进士，前任浙江舶市司提举，擢按察使僉事，转提督浙江学校花润生所撰的《李氏族谱源流序》，并《李嘉猷公支谱》《水坑尾堡李氏族谱》等凿凿铁证，尤其是释居简的《舍利铭》明确济公为南

宋人氏，更是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200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华佛教百科全书》（2000·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任继愈主编的《宗教大辞典》（1998·上海辞书出版社）、比丘明复的《中国佛学人名词典》（1974·台湾方舟出版社），及日本驹泽大学内禅学大辞典编纂所的《禅学大辞典》（1978·大修馆书店）等著的济公身世介绍的文献基础。发源于天台山的济公传说，也正是从济公父亲李景逖隐居天台永宁村开始初创。

依天台永宁口耳相传的《济公出世》故事，通直郎李景逖定居是村后，脱略世故，超然物外，家设佛堂，崇信佛道，纯谨厚重，慈心好善，热心公益，修桥补路，排难解纷，冬助棉衣，夏施汤药，薄以自奉而厚以待人，远近皆称其为“李员外”“李善人”“李大善人”。诚然，通直郎年近四十，尚无子嗣。一日，景逖携管家李仁至城里办事。有人背后议论：“啥个善人、大善人？不惑之年，还无囡因（子女）。定是暗中作孽，受到报应。”通直郎在前匆匆行走倒是没有听见，随后的李仁却听得一清二楚。事毕回府，李仁把听到之话一一告诉景逖。通直郎顿然惊呆，脸色煞白、冷汗直冒。待慢慢冷静下来细想，认为别人议论也有道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知自己前世作了何孽，于今世应了果报。于是，与夫人王氏商量，决定拣择佛祖释迦牟尼菩提树下成道之农历十二月初八吉日，到国清寺拜佛求子。

腊八一早，景逖夫妇沐浴斋戒，备好香烛，向六里开外的国清寺而去。国清寺性空长老，僧腊六十有八，乃累劫修来的活佛，闻讯李善人这天要来寺进香，早早便在山门迎候。通直郎急忙上前施礼：“长老，景逖这厢有礼。”性空赶紧合十作答：“阿弥陀佛”。三人遂至方丈室用茶，长老问道：“今日李施主光临敝寺，不知有何见教？”通直郎答曰：“说来惭愧，本人已近不惑之年，膝下尚无子嗣，不知是哪一世造下之孽，今特来宝刹进香，祈求我佛赦宥前世罪衍，佑我产得一男，以续香火。”长老连忙解释：“言重了、言重了，李施主乐善好施，德泽一方，人神共鉴。为人子嗣，有早有迟，不必忧愁，我佛慈悲，定能保佑施主如愿以偿。现且随我去烧香，求诸佛保佑施主早生贵子。”

景逖夫妇跟着性空长老来到大雄宝殿，见香烟袅袅，烛光焰焰，人头济济。两位先拜了如来佛祖，再拜两旁的十八罗汉。拜呀拜呀，在拜到一尊手握蛟龙的罗汉时，王氏一愣呆住，仿佛在哪里见过这尊菩萨，可一时怎么就想不起来，呆呆地愣在那里，嘴里喃喃道：“这，这是……？”性空长老接言：“这是降龙罗汉哪。”通直郎见妻失态，忙从旁拉了拉她的衣角，王氏这才醒悟过来，赶紧下跪礼拜。

出大雄宝殿，景逖心中不悦，轻声埋怨妻子：“方才见了菩萨，你怎突然发愣，要是得罪菩萨，岂非前功尽弃？”性空长老赶紧道：“李施主不要责备，夫人刚才一愣，实与降龙罗汉结上缘啦。恭喜、恭喜！”通直郎忙问：“喜从何来？”长老答曰：“明年施主定得贵子。”“可是真的？”长老答曰：“千真万确，万确千真。”

听性空长老这么一说，景逖夫妇心里乐开了花似的，一路有说有笑回转永宁李府。是夜，王夫人梦吞日光，又见一罗汉相赠五色莲花，也就接来一口吃下。果真不久，王夫人怀孕，肚子一天一天大了起来。

及后，王夫人的怀孕传说又有增益，谓僧梵光建造殿庭，累害许多工匠饥渴而亡，自己死后堕入地狱，求李茂春旃檀佛前设食，杨枝洒蜜，以解死亡工匠之嗷饿，并减己之罪孽。茂春如是照做，并请名僧启经荐拔，夫人本月坐喜，故事情节更具佛化内涵。

翌年十二月初八傍晚，天降鹅毛大雪，性空长老正升座讲经，忽然“豁喇”一声，与王夫人结缘的那尊降龙罗汉佛像突然崩塌，众僧查后禀告长老，见长老闭目垂眉，坐于禅椅喃

喃曰：“去吧、去吧，去也不远、去也不远……”众僧求请长老，“某等道浅，不谙禅机，愿长老析因缘其详？”长老答道：“说也无妨，说也无妨。适才降龙罗汉，厌静思动，已往他处投胎去了。”

是夜，永宁李府红光满室，瑞气盈门，王夫人产得一男<sup>[2]</sup>，面如满月，眉目清奇。景逖甚是高兴，上下烧香点烛，拜谢天地，四邻亲友闻讯也踏雪赶来恭喜。翌年正月初八，麟儿满月，李府正开筵宴客，忽管家李仁来报：“国清寺性空长老，门外求见。”通直郎连忙接入堂中，施礼毕，告长老：“承蒙菩萨庇佑，景逖不惑之年得子，本打算满月之后与夫人一起至宝刹还愿，拜谢长老；今日佛光普照，长老驾临府舍，真叫景逖感恩不尽。”长老答曰：“老衲闻小公子弥月，一是特来恭贺；二是因小公子与老衲有些来处因缘，欲求一见，与他说个明白。”景逖忙入内与夫人说知，叫丫鬟抱出与长老观看。长老接于怀中，轻轻抚摸小公子额头道：“你好快脚，不怕这等大雪，竟走来了。圣凡相隔天渊，来便来了，切不可差了路头。”小公子就像知道一般，微微而笑。长老轻轻拍他两拍，高声说道：“莫要笑！莫要笑！你的来历我知道。”长老道毕，将孩子抱还丫鬟，问通直郎：“小公子可曾取得大名？”景逖答曰：“连日庆贺烦冗，尚未取得佳名。”长老道：“既未取名，老衲不揣冒昧，妄定一名，叫作修元（缘），令他恒修本命元辰，不知施主以为如何？”景逖大喜，道：“元为四德之首，修乃一身之本，谨领长老台教，感谢不尽。”

继济公的降龙罗汉转世传说流布，民众百姓据唐三藏法师玄奘（法相宗创始人，俗名陈祜）“西天”取经带回的《法华经》，载佛祖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的迦叶尊者（禅宗以其为修无执着行之第一人，尊头陀第一）涅槃时，将住世的十六位大阿罗汉名号告知众生，及佛典有谓，古印度恶魔波旬，杀和尚、毁寺塔，将佛经尽劫那竭国，藏于龙宫，是乃尊者降服龙王，取回佛经的故事，世人在十六罗汉造像时，出于尊隆、景仰、崇拜之意，将迦叶尊者与玄奘法师也加了进去，因之成为十八罗汉。至清乾隆年间，高宗弘历皇帝钦定迦叶尊者、玄奘法师为降龙罗汉、伏虎罗汉，故民间又称济公为迦叶尊者化身。再至及后的流传中，不同的版本更为增多，大略有：

①称济公为观音化身。久美却吉多杰编著、曲甘·完玛多杰翻译的《藏传佛教神明大全》（2004·青海民族出版社）载，济公“传为观音菩萨化身，与藏族贡丹日巴同年。”奉为藏传佛教的神明之一。贡丹热巴者，生于1148年，为嘉擦仁钦贡之弟，简称贡丹。一生苦修佛法，以神通证相闻名一时。

②谓济公乃弥勒转世。明《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仁和沈孟祥叙述，入编《万续藏经》第69册），与入录释大壑《南屏净慈寺志》的温州江心寺住持全大同长老（道全禅师）、杭州上天竺寺住持宁棘庵长老，济公圆寂茶毗时所作的送净慈济书记《入龕文》《挂真文》，皆褒称、指向济公为弥勒应世。

③称济公为地藏应化。元明时期献演的《东窗事犯》（孔学诗著，入录徐沁君校注之《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1980·中华书局出版社重版）、《东窗记》（周礼著，又名《岳飞破虏东窗记》，入编明富春堂《古本戏曲丛刊初集》，201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重版）、《精忠记》（姚牧良著，也有称为无名氏所作，1960·中华书局出版社重版）等剧目，称济公为地藏菩萨化身。

④谓济公为延寿后身。明张岱的《西湖梦寻》（2004·北京出版社重版），称济公为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尊法眼宗三祖、净土宗六祖的永明延寿大师之后身。

另据明《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清天花藏主人《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1992·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民国十年（1921）的《虎跑佛祖藏殿志》（2007·杭州出版社重版）等著之所载，小济公状貌清奇，韶年（八岁）入塾，神智超绝，兴至则朗诵不辍，或沉思独坐，终日默然，意有所得，辄仰天狂笑，见者怪之。年方十二，就博涉群书，通禅理诗词，奇警敏慧绝人。一日，小济公与同住永宁李府的舅父之子、表兄王泉（全）送孰师七松先生返回，偶游祇园寺，见一达官与方丈道清对坐，傍立行童数十，各执纸笔，构思不就。怪而问之，侍僧答曰：此位大檀越，因过黑水洋遭飓风，默许剃度一僧之愿，遂庆安澜。乃揭厚资，请度牒前来还愿。见行童庞杂，故制成一词，能续起两句，以概括之，便披剃为僧。

小济公索纸接看，为调寄《满江红》（《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版本<sup>[3]</sup>）也，词曰：

世事徒劳，常想到，山中卜筑；共啸傲，明月清风，苍松翠竹。静坐洗开名利眼，困眠常饱诗书腹。任粗衣淡饭度平生，无拘束！奈世事，如棋局，恨人情，同车轴。身到处，俱是雨翻云覆，欲向人间求自在，不知何处无荣辱？穿铁鞋踏遍了红尘，徒碌碌。

小济公看毕，禅机触发，微微一笑，遂在案上提笔，续头二句道：

净眼看来三界，总是一椽茅屋。

达官与道清长老看了小济公续题之语，大有机锋，不胜惊骇，叩问姓氏，坚请披剃。小济公乃以双亲在堂，乏人侍奉，婉辞却之。

此外，在济公故里天台，还有小济公在赤城山功读时所作的“利锁名缰全解去，欲把贪官恶霸除；一点禅灯云雾里，三更孤影读诗书”的立志诗，与钱天台宰所云的“年少经纶满壮怀，自当阔步上蓬莱；牛刀小试千家邑，骥足元非百里材。祖帐虽歌催晓发，下车和气夺春回；莫愁前路无推毂，自有知音在外台”（入录元释熙仲《历朝释氏资鉴》）之诗留传。济公出家为僧后，其《供状》（入录明《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亦谓自己，“幼生宦室，长习儒风。……暗通三藏法，背记十年经；善绎五天竺书，能番六国梵语。”从中也可对小济公的聪慧睿智，及其喜好佛道禅理，悟彻本来之天赋才华窥见一斑。

### 3. 显赫的世系，佛道之信奉

济公李氏，龙子凤孙，世系显赫。一世祖李渊，乃大唐开国圣君，谥“太武皇帝”，庙号“高祖”；二世祖元昊，贞观十三年（639）敕封“滕王”，永徽四年（653）出任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建滕王阁；十世祖仲耘，官潞州、真定知府，次侄女为宋太宗赵炅明德皇后<sup>[4]</sup>；济公太祖李崇矩，拜枢密使，敕封“陇西元靖王”<sup>[5]</sup>，谥“元靖”；烈祖继昌，历都巡检使、左神武军大将军、判右金吾街仗，赠太师；天祖遵勳，进士及第，尚宋太宗七女万寿长公主，官龙武将军、驸马都尉等，赐第汴京（今河南开封）景龙门北“永宁里”，封邑天台、临海，赠尚书令兼中书令，谥“文和”；高祖端恣，历左藏库使，知邢、冀、卫三州，蔡州观察使、安德军留后、资州刺史等，仁宗帝赵祯赐珠花、飞白字（一种特殊的书法笔法，呈枯丝平行，产生“飞白”，与浓墨、涨墨产生对比，富韵律感、节奏感），宠顾特异，神宗帝赵顼誉其为“近世之贤戚也”，卒赠昭德军节度使，谥“恭敏”；曾祖李升（李昇、李梓），官承议郎，赠通议大夫；祖父涓（1074~1126），知鄂州崇阳县（今湖北崇阳），勤王抗金，沙场殉国，谥“忠节”。

而在济公李氏世系人物中，先祖李渊，为人崇道，逝后追封神尧皇帝（上元元年〔674〕八月）、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天宝十三年〔754〕二月）。太祖崇矩，崇尚佛教，待人仁

厚，不念旧恶，饭僧至七十万，一生造像建寺颇多；同时，“又喜黄白术，自远迎其人，馆于家以师之，虽知其诈，犹以为神仙，试已终无悔恨。”天祖遵勛，精佛学、通经论、好禅度，曾欲退处山林，乃帝不许，与和尚楚园深交，共作《偈颂》，撰《天圣广灯录》，献仁宗帝，今存《中华大藏经》。父亲景逖府居天台后，家设佛堂，虔诚礼拜，府中之事，皆于岁底陈列于账，再撰表章，于“问心楼”祭祀后，焚烧交天，而无一事隐瞒上苍。祖上的崇佛敬道家风，与济公年少居释尊佛、道修仙、儒敬圣的赤城山自学攻读，受佛光洗礼、仙风熏染，脱俗成长，自然也是不能分开，终于成就他在父母双亡，守孝服满，舅父王安世（士）为其操办婚事之时，悄然至国清寺，跪求住持收他为徒<sup>[6]</sup>，及其出家为僧后，定型为既崇佛又弘道，两者圆融发展，于佛于道皆成正果，自然也是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联系。再至后来，有关济公出家的版本又有增益。

一是称济公是乃赴考出家。明吴之鲸的《武林梵志·净慈寺》（2006·杭州出版社重版）载，“宋道济，台州李氏子。年十八赴考，因过灵隐，适瞎堂远公开席，其间济以宿缘求度，遂为沙门。”杭州一带也有李修元（缘）是在十八岁赴考之时，父亲李茂春、母亲王氏夫人双双得急病，相继撒手人寰。李在借宿的灵隐寺接到家书，一时悲痛欲绝，万念俱灰，三天后就在是寺落发。

二是谓济公系受点化出家。不同版本的故事叙述又有二：

①明《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清《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皆载，国清寺性空长老圆寂，济公父亲李茂春随众送长老下火，火光中长老法相现出，下视众人道：“多谢汝等”，告李：“汝子修元，乃佛家根器，非宰官骨相，但可为僧，不宜出仕，切勿差了，使他错了路头。倘若出家，可投印别峰，或远瞎堂为师，须牢牢记取，不可忘怀。”茂春合掌应答：“蒙老佛慈悲指示，敢不遵命。”再欲问时，长老法相已渐渐地向青云内飘去。及至后来，济公果真在灵隐寺拜投瞎堂慧远出家，成为传世活佛。

②天台的《济公出家当和尚》传说则谓，济公一日坐书房发怔，管家李仁通报，外有一位老者求见。济公出门迎接，见老者须眉皆白，仙风道骨，好似认识，可怎么也就想不起来。进府后，老者哈哈大笑，曰：“真贵人多忘事啊！”用手在济公头上轻轻拍了三下，边拍边说：“降龙伏虎，伏虎降龙，前世结缘，今世重逢。”济公方知老者乃伏虎罗汉化身，赶紧托请他求告释祖，说讨厌人间的尔虞我诈、投机取巧，争名逐利、勾心斗角，真情冷漠、世态炎凉，要求回归五百。伏虎罗汉称，我佛如来料你会厌烦人间之贪心、欲望，故特派我前来，要你去国清寺出家，做一个“慈悲济世、无我利他、彰善瘅恶、扬弃创新”的好和尚。第二天一早，全府上下寻遍府第，不见济公，李仁见书房有一张留条，上写：“割断尘念，出家为僧；修元修缘，皈依佛门。”方知济公已出家为僧了。

而随济公传说于天台诞生，作为“降龙罗汉”转世的济公父亲李景逖，亦被神化为传奇人物。故事讲天神托塔李天王靖（号药师）之长子金吒，自幼熟读天书，长谋略、善用兵，预知若干年后，辽朝臣属完颜阿骨打要统一女真部落，立国“大金”，并觊觎中原，犯境大宋；尤在其虏掠北国之后，气焰更为嚣张，有继续吞并江南之野心。金吒义愤填膺，正赶上要下凡替换赤脚大仙巡界，鬼使神差投胎到汴京名宦李家，起名茂春。转眼二十来年过去，茂春长大成人，从军韩世忠帐下，转战抗金前线。建炎四年（1130），在兀术（完颜宗弼）率十万大军犯宋得胜的北撤途中，茂春奉韩帅将令，率八千勇士，以一当十，铁血抵拼，硬是将兀术大军阻于黄天荡（今江苏南京东北），沉重地打击了金军的嚣张气焰。不久，李茂

春激流勇退，解甲归隐，及后再至天台永宁建府定居。从而成为济公传说的“绿叶”映衬，与济公传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同时也为民众百姓的济公传说创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想象空间。

#### 4. 舍利之晶莹，耸人的听闻

舍利是梵语的音译，是印度人死后身体的总称。在佛教，通常以僧人圆寂后遗留的头发、骨骼、骨灰等，称之为舍利，以火化后产生的结晶体，称舍利子或坚固子。佛祖释迦牟尼入灭后，弟子焚化其遗体，五彩舍利子满地，并在灰烬中得牙齿四颗及指骨、头盖骨、锁骨、毛发等物，摩揭陀国、释迦族等八国分别建塔供养；及至3世纪，阿育王取出分送印度各地，建塔八万四千，其中也有部分传入我国，如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佛祖中指骨舍利即是。正由于此，明镗的《霏雪录》（入编《四库全书》）以佛之遗骨通名舍利。郎瑛的《七修类稿》（2009·上海书店出版社重版）引《福田大论》谓，碎骨是生身舍利，经卷是法身舍利，又曰白色者骨舍利，黑色者发舍利，赤色者肉舍利，菩萨、罗汉皆有，佛舍利锤击不碎，弟子舍利锤即碎也；又引《龙舒心经》云，舍利乃以佛弟子舍利弗出生时眼似舍利鸟而名之，是为释家修真炼摄的心精气所结，如石中之水晶，水中之膏液，仙家之圣胎尔，与生前的修持功德密切相关，非佛、菩萨、罗汉、高僧大德不能有之。故佛门素视舍利子为神圣之物，十分稀有、珍贵。北凉县无谿所译的佛祖最后遗教《大般涅槃经》也谓：“若见如来舍利，即是见佛”“供养舍利即是佛宝，见佛即见法身”。唐义净法师所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亦云，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甚难得也。民间则流传，人久离淫欲，禁用荤辛，则精髓充满，寂后焚化就会有坚固的舍利子出现。近现代印光大师（净土宗「又名莲宗」十三祖）、印顺法师也认为，舍利子是修行人戒定慧道力所成的血肉精髓油脂火化凝结，是心和佛相合的表相，佛弟子尊重舍利子，是尊重高僧大德的慈悲、智慧，善行、功德。舍利崇拜，佛教史来已久，东晋高僧法显，唐代玄奘、义净法师等，都留下大量的有关印度佛舍利信仰的文献资料。其中，法显的《佛国记》，还详尽地记载了那竭国佛顶骨舍利的朝拜盛况，道荣、惠生、玄奘法师等也先后瞻仰此舍利。

天台山自古誉东土灵山，就有舍利故事流传。安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肉身的佛陇山智者塔院，“即是灵山”照壁至今保存完好。东晋时期，敦煌高僧昙猷乘枫槎（枫树制的筏）自海上东渡，入山传法，创佛教“五百罗汉”文化；太元末年（396），大师于赤城山紫云洞旁的一小山洞圆寂，遗体端坐如生，肉身不腐，通体绿色，故称“绿衣尊者”，及后装金供奉，为台山首尊肉身佛像。及至晚唐，又有新罗僧人道育挂单万年寺，以身饲虫，活体结晶舍利；明代驻锡云峰，结草为庵，修种种苦行，供养送终老母，影不出山五十余年的祖灯（镡）大师，与近现代在华顶开悟，誉尊“一身系五宗法脉”的佛界泰斗虚云大和尚，圆寂火化后都有舍利出现。

南宋释居简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开篇载：“舍利凡一善有常者咸有焉。……都人以湖隐方圆叟舍利晶莹而耸观听。”是处的“湖隐方圆叟”，为湖隐、方圆叟的连称，即济公；所谓的“一善有常者”，唐玄奘法师所译的《大乘百法明门论》云：“一信、二精进、三惭、四愧、五无贪、六无嗔、七无痴、八轻安、九不放逸、十行舍、十一不害。”济公的“舍利晶莹而耸观听”，自然与其平生的济世事迹、聪慧才华、显赫世系等扯上联系，进而成为民众百姓在一般的尊敬、崇拜基础上，升华为一种信仰，自然而然也就成为济公传说创作产生的因缘之一。

## 5. 名山的钟灵，文化之孕育

无论何种传说的初创、流布、发展，皆与特定的文化紧密联系。古幽清奇的天台山，紧靠神秘奇特的北纬 30° 线，“高一万八千尺，周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顶对三辰，当牛女之分，上应台宿，光辅紫宸。”（南朝梁陶弘景《真诰》，入编文渊阁《四库全书》）。自东晋玄言诗人孙兴公一曲掷地有声的《天台山赋》唱响而名扬天下，素与江西庐山、广东罗浮山，一起列名与“五岳”并称的“陆上三山”，对应“蓬莱、方丈、瀛洲”海上三山。天台山文化者，掩众美、罗诸长，集天下钟灵于一身。北方的豪迈大气与江南的柔顺细致，在这里结合；以崇尚力量品格、天性自由的海洋文化，与具鱼米之乡特色、才智艺术称著的吴文化，及具勇悍气质、开拓冒险的古老百越文化，在这里交融。

漫漫历史长河中，天台山集日月之精华，纳九州之人瑞，大气包容，兼收并蓄，孕育了无数的辉煌。三皇五帝时代，就有黄帝不远万里，至琼台拜师九元子学道的传说流布；及之西汉，又有茅盈入山除草辟地，东汉三国葛玄天师与其侄孙葛洪追随杖履，晋紫虚元君、南岳仙子魏夫人华存于此炼丹，为中国道教茅山派与葛仙派（灵宝派）、魏仙派的发源圣地之一。同时，天台山又是汉明帝永平五年（63），会稽郡剡县（今绍兴嵊州、新昌）刘晨、阮肇入山采药的遇仙之地，与牛郎织女、天仙配、白蛇传一起，以古之四大人仙相恋爱情传说享誉华夏。在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流中，天台山首先完整地实现了对外来文化的合理吸收，早于三国东吴赤乌初年（238）就建翠屏庵、兴教院、资福院、广化院、广孝院、多福院、演教院等佛寺庵堂。陈太建七年（575），“东方释迦”智者大师（名智顓）率徒入山，创建了第一个中国化佛教天台宗，及后流传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北宋时期，又有邑人张伯端（字平叔，号紫阳，后改用成「用诚」）于此创立中华道教南宗，倡导以内丹为中心的三教合一思想，提出形神俱妙的“性命双修”理论，影响道教发展至今。书圣王羲之、“山谷臣”顾欢、诗仙李白，大儒朱熹、王阳明等也都在天台山留下足迹、著述。尽管南宋建炎四年（1130），高宗赵构敕令天台山国清寺“易教为禅”，直至元明时期逐渐恢复天台宗之祖庭地位<sup>[7]</sup>，期间也是归列禅宗的“江南十刹”之一。

纵观天台山的儒释道三教发展历史，自唐伊始就已趋向圆融，进入民俗化阶段，历代高僧辈出，如李唐时期，有蓬头跣足，不拘形迹，豪放不拘的寒山（文殊菩萨化身）、拾得（普贤菩萨化身）、丰干（阿弥陀佛化身）三高僧隐居于此，皆以诙谐、疯颠之态称著“三贤”，诞生了以寒山、拾得二圣为形象代表的“和合文化”；唐末五代，又有德韶、延寿诸大师于此驻锡，宋时有后来为济公师父的瞎堂慧远大师住持国清寺。近现代，虚云和尚亦于三十一岁那年（1870），入山参融镜法师受教修行，发心劳务，研习台宗教观。故神奇的天台山，自古就以“东土佛国，仙境桃源”“东方的耶鲁撒冷”（现代美国南加州大学李建军教授语）称著于世，自古就有罗汉、颠僧与高僧大德的传说故事流传。

前已述及的天台山佛国的开拓奠基者昙猷大师，东晋兴宁年间（323~365）于石桥山“石梁”坐禅虔修。一日，忽然“横石洞开，梁道平正”。他度过石梁而入洞门，来到一处殿宇宏伟、宝塔瑰奇之地，见香霭飘逸，法音清丽，金鸟回翔于林间、石上，五百梵僧或坐、或卧、或住、或行，游戏习定。他们款待昙猷用过午斋，送回桥东；并告昙猷，再过十年，你也会来这里。瞬间，奇异景象消失，桥头巨石，横堵如初。不久，昙猷去万年山建庵栖居，亦见五百罗汉流连于八峰双涧之间。随之，天台山就不断有“罗汉显圣”的传说流布。隆安三年至义熙八年（399~412），我国首位赴“西天”取经的法显大师，将这一故事入编己之



所撰的《佛国记》（2008·重庆出版社重版），谓：“佛言震旦天台山方广圣寺，五百罗汉居焉。”至唐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法师西行取经返长安，奉太宗皇帝李世民敕命口述，辩机撰著的《大唐西域记》（又称《西域记》，1977·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再度对《佛国记》的“五百罗汉显圣说”作了肯定。

所以，济公传说于天台山初创，并非是一种贸然产生的孤立现象。天台山儒释道文化的相互包容，彼此联系，犹自三教圆融趋向民俗化，地位低贱的民众百姓与寺庙、宫观的下层僧道，关注三教现象日趋繁盛，多角度地激发了不同社会阶层将意识投向济公，各个方面的力量聚合，终使济公传说水到渠成地在南宋之天台得以初创，并在不断的修改、完善中，不断流传、不断发展、不断弘扬。

目前，流传于天台山的济公传说故事数不胜数。大略统计，就有济公出世、济公对课、济公学医、拜师羞学台、祇园寺续题、无石舂、三眼塘、巧治怪病、泼水救寺、三个铜钲、三难吹牛大王、饺饼筒来历、挂羊头卖狗肉、小知府上任、好事好字、祸出东门庵、济公卖布、乌龟桧、破铜钱、济公尊称来由、破芭蕉扇、旧蒲草鞋、济公帽、济公当帽、金盘和枫树头山、牛生麒麟、陆遂求才、棒打寿联飞、拳打死尸、草绳变蛇、难题规劝不肖徒、广济村、审石柱、游走、伏蟹精、盐落酱缸、兄弟葬母、痛改前非、怕痒树、送水瑞霞洞、吹起一头牛、争田沟、翻碗、四两韭、镰刀锯大树、巧编草灰绳、该当何罪、猪掉粪池、梨树饭锹柄、太湖石、心远香、出家当和尚、夜捉飞老鼠、弃新衣、木鱼柄、木鱼山、利济桥、呈诗护松、蟋蟀还魂救小僧、五味粥、竹篮打水、智擒盗宝贼、变牛谢老农、三斗鲤鱼精、济公上吊、计斗恶嫂、杨文祥、捉鬼、施安桥、济公坐屋梁的来历、济公两面像的来历、赤城山上伏蛇妖、慧眼识火神、济公化树、济公化缘、诗动王安抚、怒惩恶棍救少女、济公平潮、一叶知大小、傀系堂、赠柱、护城河来历、背妇孺、铰刀兵、死无葬身之地、巧救剃头匠、题诗骂秦桧、得好休时便好休、鹰吭鸟、显圣救挑夫、令人常爱赤城晖等近百则之多。天台山流布的济公传说，自然而然又对济公为僧时期，及其他地方的济公传说故事创制，作了稳固的基础铺垫与思路上的启发，使得济公传说在不断的流布发展中，逐步增益，走向成熟。

---

#### 【注释】

[1] 济公父亲李景逊隐居天台永宁的年份，尚未见史籍文献有明确的记载，但从当时的宋金战争态势分析，李自靖康二年（1127）后随宋室南迁，一直鞍马劳顿。常理分析，他乃先朝驸马、公主嫡后，与高宗又有外戚亲缘，并出身将门世家，为抗金英雄李洙之子，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且正当壮年，南宋朝廷荫封其“通直郎”一官，与烈士父亲出任知县之品秩同阶，可谓荣誉之极，因之不大可能会在南宋朝廷动荡不安、四面楚歌、政局未稳的情况下，贸然提出辞官隐居请求，离弃朝廷而至天台永宁建府隐居。然而，分析自建炎三年（1129）春，金兵奔袭扬州，宋高宗狼狈渡江，及以后的南逃经历，勉强可称“局面稍为安定”的，也只有以下几个时间段，故推测李茂春于天台永宁村建府隐居的年份大概是：

较早可能为建炎四年（1130）夏，金兵撤离江南，居北扶持册立宋降臣刘豫建国“伪齐”，宋高宗驻跸越州，至绍兴三年（1133）南宋将领李横起兵北伐前的这一时间段。

中则可能是绍兴四年（1134）五月，岳飞出师襄汉，收复六郡；九月，韩世忠诱敌深入，大败金军。金兵北归，刘豫“伪齐”军暂停南侵，至绍兴六年（1136）十月，刘征发三十万军分三路进攻两淮，宋“齐”

战争再次爆发前的这一时间段。

稍晚可能为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金废刘豫“伪齐”政权,宋金分治基本定格,至绍兴十年(1140),南宋北伐抗金战争再次打响前的这一时间段。

至迟可能是在绍兴十年(1140),亦即在南宋抗金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时,宋高宗、秦桧等却下令各路北伐军班师,内心对高宗、秦桧的投降行径不满,故而郁愤辞官,再至天台建府隐居。

[2] 相关史籍文献对济公的出生年份记载,不同说法颇多:

①1193年。明《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载,济公出生“宋光宗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一更时分”。宋光宗三年即南宋绍熙三年,是年的十二月初八,公元已为1193年初。

②1181年。清《新镌绣像鞠头陀济颠全传》谓:济公出生“孝宗七年,腊月八日三更时分”。孝宗七年即南宋淳熙七年,是年的腊月八日,公元已为1181年初。

③约1150年、115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载:“道济(1150?~1209)”,《中国佛学人名辞典》谓:“道济,宋比丘。……以嘉定二年寂,寿六十”,推算济公降生于1150年。《佛光大辞典》《台州地区志》《佛教小百科·历史》等著之记载,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佛学人名辞典》大略相同。

④1149年。明《南屏净慈寺志》谓:“道济,字湖隐,天台李茂春子。母王氏梦吞日光而生,绍兴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也。”绍兴十八年十二月初八,公元已为1149年初。《藏传佛教神明大全》亦谓:“济公和尚,1149年生”。《辞海》《天台县志》等著之记载,与《南屏净慈寺志》大略相同。

⑤1137年。明《西湖游览志余》谓:“济颠者,本名道济。……年七十三岁端坐而逝。”《补续高僧传·二颠师传》,与民国《济师塔院志》引清《康熙杭州府志》《康熙钱塘县志》等著之所载,大略与《西湖游览志余》相同。据南宋释居简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明《南屏净慈寺志》《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佛学人名辞典》等著载济公圆寂1209年推算,则济公出生于1137年。

⑥1133年。清梁同书的《宋道济和尚塔复向碣》载,“和尚名道济,宋绍兴三年降生于台州李氏。”宋绍兴三年,为1133年。“中文百科在线”的简介亦谓,济公降生于“1133年二月初二”。

⑦1134年。民国《济师塔院志》引《明德募济师法象勒石文》,称济公降诞于“绍兴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绍兴三年即1133年,是年的十二月初八,公元已为1134年初。

⑧约1130年。《国清寺志》(1995)载:“道济禅师(约1130~1209)”。

⑨1129年。《辞源》(1991)载:“济颠,公元1129~1202年”。

其它还有称济公为北宋人氏,即南宋末陈德武的《马头调·醉打山门》一剧,有“鲁智深”颂唱的“那济颠僧,五荤都用他全不戒”的曲词出现,据之认为宋江聚众起义始于北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失败于宣和三年(1121)五月,而“鲁”为宋江起义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既有“鲁智深”颂唱济公的曲词入戏,则称济公为北宋人氏;也有谓济公是元代人氏,依据即清褚人获的《坚瓠集·济颠赞》载济公为:“元僧道济”;更有台湾台南的《永康乡志》载,“济公活佛系宋朝天台宗僧济颠,亦云唐末僧济颠。”

鉴于史籍文献对济公的降诞年份表述不一,除个别例如称济公出生于1193年、1181年,即济公的生命年龄仅17岁、29岁,及谓济公为唐末、北宋、元代人氏的,可以直接不予采信的外,其它的皆不能贸然肯定,但也不能随意否定。故在济公的出生年份考证没有关键性突破前,论述济公生年惟以暂作回避,或以“?”替代为妥,至少也应以“某某年?”指代。

[3] 《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版本载小济公的续句之文为:

卜筑溪山,随问盖数椽茅屋。共啸傲明月清风,翠阴笼竹。静坐洗开名利眼,困眠常饱诗书腹。任粗衣淡饭度平生,无拘束。清昼永寻棋局,深夜静弹琴曲。算人情,却似雨翻云覆。到底渊明归去也,依然三径存秋菊。笑卞和未遇楚王时,荆山璞。

[4] 详见王明德《宋明德皇后世系及与济公活佛亲缘新考》(新浪·《明德济公文化研究博客》)。

[5] 北宋嘉祐五年(1060)八月,济公高大伯祖李端懿(高祖李端恣长兄)因暴疾卒于任,拜枢密副使的欧阳修为端懿作《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李公墓志铭》,内称李崇矩封“陇西元靖王”;而南宋词人韩元吉的《南涧甲乙稿·太恭人李氏墓志铭》则谓,李崇矩封“河东王”;《李氏族谱旧序》也载,“崇矩

即崇阳公，洎五世祖都尉公勛之王父也”；但《宋史·李崇矩传》《水坑尾堡李氏族谱》皆无李崇矩的封王记载，诸多文献介绍两宋时期敕封、追封的异姓王，亦无崇矩之名，故存疑待考？

[6] 济公的出家年龄，相关史籍文献说法多种，例有萧天石《济颠禅师大传·序》的“十七说”，释大壑《南屏净慈寺志》、吴之鲸《武林梵志》的“十八说”，释明复《中国佛学人名辞典》的“二十说”、释圣光《虎跑佛祖藏殿志》的“二十一说”、喻长霖《台州府志》的“二十八说”等，故需继续考究，不宜贸然予以结论。

[7] 天台山国清寺的“易教为禅”历史，不同文献的表述差异很大，如许尚枢的《济公文化面面观》（2016·上海古籍出版社）称：“南宋初建炎四年（1130），被高宗下旨‘易教为禅’，由教寺正式变成一座禅寺，不久还成为禅宗的‘五山十刹’中的‘十刹’之一。此后，直到民国20年（1931）恢复天台宗的祖庭地位之前，八百年间，除了元代时约有半个世纪一度‘易禅为教’外，国清寺为禅宗所主导。”而丁天魁主编的《国清寺志》（1995·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则谓：“建炎四年（1130年），诏令‘易教为禅’，国清寺成为禅宗‘江南十刹’之一。……（元）元贞元年（1295年），上天竺台宗高僧性澄（1265~1342年）鉴于国清寺易教为禅后台宗衰微，乃不远数千里奔赴京都，具奏寺之建置兴废，成宗（1295~1307在位）降玺书，恢复国清寺的天台宗祖庭地位，命必弘法师主之。……明初革除元代尊奉喇嘛教的旧制，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诸宗，天台宗得以逐渐恢复发展。……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三月十七日，明神宗特差御马监太监党礼赍大藏经一部于寺供奉，同时赐饭僧内金千两，藏经阁内金四百两，由僧性卫护藏经，并负责建造藏经阁。此时，国清寺振兴，与传灯（1553~1627年）开辟的高明寺幽溪讲堂相呼应。……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耀冶任主（住）持，宗风远播，皈依者不下万人。自宋以来，台宗之盛，无逾此时。……清乾隆以后至民国初期，国清寺基本维持旧局。……民国二十年（1931）……创设天台宗佛学研究社……民国二十一年，天台成立了中国佛教会分会。”

## 二、济公传说的发展

基于济公的声名卓著，济公传说于南宋早期的天台山初创问世，就以强大的生命力辐射全国，并迈出国门，流布世界。形式也由当初的口耳相传，逐步演变为短小精悍与长篇大论相结合的文字叙述，其发展之轨迹，大略可以分为完善与鼎盛二个阶段。

### 1. 济公传说的完善阶段

济公传说的完善阶段，主要以修元（缘）出家，为僧道济，济公圆寂这一时间段的故事叙述为基本内容。

济公于国清寺出家后，因沙弥智清难容，众亲劝婚不断，转至杭州灵隐寺拜投瞎堂慧远禅师，受俱足大戒，成为瞎堂慧远的法嗣弟子。但当济公步入空门后，看到当时的寺庙亦非想象中的“清净”“庄严”之地，封建宗法、全局教化欠缺，规模失控、整体素质衰颓，畸重民俗、文化品位肤浅，僧尼枯居梵宫超度死人，与世俗社会严重脱节等积弊凸现明显，与自己续佛慧命，拯救生民于苦难的宏伟壮志相距甚远。故而愤然疾呼：“人心有佛，不碍真修；而俗眼无珠，必须见像”（入录清天花藏主人《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交织中，禅机促使他作出出走山门、信脚天下，浮沉市井、“疯颠”济世的抉择，主动、自觉承担起祈望呐喊、匡扶正义，打抱不平、抑浊扬清，慈悲济世、普度众生的社会责任。终在阴霾密布的南宋天空，爆响一声惊雷，果于沉寂黑暗的社会“死海”，绽开一片涟漪。正是由于济公这一别有韵味的顿悟与转变，使得走出天台山的李修元（缘），成为一位不耐坐禅诵经，喜好徜徉山水、浮沉市井，戏谑谈笑、饮酒食肉的道济和尚，成为扶危济困、惩贪罚恶，情系黎民、德泽苍生，解民众于倒悬、救百姓于水火的人间活佛。济

公的传说故事，也由少年的初创时期，进入为僧的完善时期。

诚然，济公为僧，住灵隐寺未达六年，即自南宋乾道六年（1170）二月拜瞎堂慧远为师，赐名道济，至淳熙三年（1176）正月瞎堂往生，失去庇护，在办结慧远丧事后出居灵隐。虽“时贵屡以名刹招之，不应”（入录元释熙仲《历朝释氏资鉴》），“游行湖上显神通”（入录明末清初徐人瑞、程瑶，徐道、程毓奇《历代神仙通鉴》）。孤身一人，信脚弘法，及至嘉泰初年（1201），德辉禅师住净慈寺并主丈席，且其贤亦如瞎堂慧远，方才前去投奔，任西序书记僧（虚职），至嘉定二年（1209）五月十四（另说五月十六，也有谓是年八月）圆寂，阇维舍利奉敕塔葬杭州虎跑。

济公为僧的传说故事，与济公信仰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珠联璧合，主要以单个或者多个组合的故事形式，通过书面的文献记载向外传播，大略可以将其归纳、提炼为事迹功德、修持果位、灵异神通三个方面：

**事迹功德方面** 济公为僧，题墨隽永，访遗览胜；河北传法，僧众建塔；业识忙忙，风流则剧；祝发西州，耸动王侯；建寺垒桥，关注生态；以人为本，怜悯众生；瘴恶不阿，击扫奸相；精诗善文，出口珠玉。

**修持果位方面** 在儒济公称圣称贤，敕封护国圣僧、天台大衍华藏无遮正觉大师；在释济公谓罗汉、菩萨、佛；在道济公曰天尊、仙真、祖师。

**灵异神通方面** 有济公的火化蟋蟀现青衣童子，重新藏殿、梦感太后，募化建寺、古井运木，无尾螺、半焦鱼放生，救护黄生、挪移死尸，醉酒贴金、死鸽复生，化钟预言，与寂后上偈、募疏等。

济公传说的完善阶段，记载济公传说故事的史籍文献诸多，大体可以分为：

### ①南宋时期

徐畸的《重游禹山会大智院新修记》（入编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十九），主要叙述淳熙壬寅（1182）至淳熙乙巳（1185）年间，济公驻锡挂单东阳大智禅寺，自己倾囊而出，不足取之于檀施，主持修复大智禅寺的事迹功德。

释居简之《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主要叙述济公为天台临海都尉李文和（即李遵勳）远孙，名道济，曰湖隐，曰方圆叟，受辞于灵隐瞎堂慧远禅师，嘉定二年（1209）五月十四死于净慈，阇维舍利晶莹而耸观听，邦人分之，藏于双岩之下。济公为僧狂而疏，介而洁，着语不刊削，要末尽合准绳，往往超诣，有晋宋名缙逸韵。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天台、雁荡、康庐、潜皖题墨尤隽永。暑寒无完衣，予之，寻付酒家保。寝食无定，勇为老病僧办药石。游族姓家，无故强之不往，与蜀僧祖觉大略相类，觉尤诙谐。觉死，济公求居简予文祭之，曰：“嘻，亦可以祭我”，逮其往也，居简举此以祭，践言也。

贾似道的《促织经》（入编《中国蟋蟀鉴赏指南》，1993·中国商业出版社重版），主要叙述济公火化蟋蟀毕，把灰向湖（西湖）中一丢，一阵清风过处，现出一个青衣童子，合掌当胸，曰：“感谢我师点化，弟子已得超升。”言讫，风息不见。

此外，据明释大壑《南屏净慈寺志》、沈孟粹《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济公圆寂下火与舍利塔葬时，温州江心寺住持全大同长老、杭州灵隐寺住持印铁牛禅师（即宗印禅师，字铁牛）、上天竺寺住持宁棘庵长老，与宣石桥长老（即石桥可宣禅师，嘉定三年〔1210〕出任径山寺住持），分别作送净慈济书记《入龕文》《起龕文》《挂真文》《秉火文》《起骨文》《入塔文》以祭，其中：

全大同的《入龕文》谓，“才过清和昼便长，莲芰芬芳十里香；衲子心空归净土，白莲花下礼慈王。原系东浙高门，却来钱塘挂锡；参透远老葛藤，吞尽赵州荆棘。生前憨憨痴痴，末后奇奇特特。临行四句偈云，今日与君解释。从前大戒不持，六十年来狼藉；囊无挑药之金，东壁打到西壁；再睹旧日家风，依旧水连天碧；到此露出机关，末后好个消息。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识世人，世人俱不识。咦！玲珑八面起清风，大地山河无遁迹。”

印铁牛之《起龕文》曰，“一百光钱挂杖头，前街后巷咨遨游；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休。世居东浙，祝发西州；逆行顺行，凡圣莫测；横说竖说，耸动王侯。天魔为伴侣，佛祖是冤仇；正好逢场作戏，俄然野壑归舟；天堂收不得，地狱岂能留。咦！信少出门行大道，更兼何处不风流。”

宁棘庵的《挂真文》谓，“鹭岭西风八月秋，桂丛香内集真流；上人身赴龙华会，遗下神容记玉楼。一生只贪浊酒，不顾禅师道友；到处恣意风狂，赢得面颜粗丑；眼上安着双眉，鼻下横张大口；终朝撒手痴颠，万事并无一有；休笑这个规模，真乃僧家之首。咦！现在曾过天台，认得济颠面否。”

宣石桥之《乘火文》曰，“济颠济颠，落托多年；呵佛骂祖，唤死如眠。是天台山李驸马之裔，得灵隐寺远瞎堂之禅。以护身符牒为常物，一火还能洞然；以丛林规矩为鄙吝，风狂行遍市廛。迅手写出大道，向人博换酒钱。皮子队里，逆行顺化。散圣门前，掘地讨天。临临终时，坐脱立亡。已纳败阙，末后句中。隔凡成圣，也是搭虔。还他本色草料，方能灭尽狼烟。咦！火光三昧连天碧，狼藉家风四海传。”

宁棘庵的《起骨文》谓，“天台散圣无人识，卧柳眠花恣飘逸；如今脱却臭皮囊，无位真人赤骨律。平生不露锋芒，末后尾巴露出。咦！这个雪骨起风云，一笑出门横玉笛。”

宁棘庵之《入塔文》曰，“冷泉参透瞎堂禅，到处逢人夸唧留。胸藏万卷书，笔扫三千首。放憨在短巷长街，说法向茶前酒后。火烧舍利灵牙，何啻八斛四斗。不撒向月底波心，不殡在山腰谷口。今朝率堵以成，且要还他窠臼。咦！没须锁子两头摇，无缝塔中长保守。”

再则，济公寂逝，法海沉星，天地含悲，众生失怙，草木垂泪，鱼雀哀鸣，破庵祖先、运庵普岩、天童如净、天目文礼诸高僧也分别作偈以纪，其中：

破庵祖先禅师赞济公：“瞎堂之子，附马之后；出处行藏，一向漏逗。是圣是凡莫测，掣颠掣狂稀有；一拳拳碎虚空，惊得须弥倒走<sup>[8]</sup>。”（《续藏经》一辑二编二十六套·《破庵祖先禅师语录》）。

运庵普岩禅师纪济公：“毁不得，赞不得，天台出得个般僧，一似青天轰霹雳。走京城，无处觅，业识忙忙，风流则剧。末后筋斗，背翻煨出，水连天碧。稽首济颠，不识不识。挟路相逢捻鼻头，也是普州人送贼。”（《续藏经》一辑二编二十六套·《运庵普岩禅师语录》）。

天童如净禅师赞济公：“天台山里五百牛，跳出颠狂者一头；赛尽烟花瞞尽眼，尾巴狼籍转风流。”（《续藏经》一辑二编二十九套·《天童如净禅师语录》）。

天目文礼禅师纪济公：“随声逐色恣遨游，只要教人识便休；逻辑得钱何处去，堂堂直上酒家楼。”（《禅宗全书》第九十三册）。

还有，从入录清释际祥《净慈寺志》（2006·杭州出版社重版）的《济颠禅师石刻像图》反映，嘉定辛巳即嘉定十四年（1221），净慈寺已有“余逢辰”所刊的“济颠禅师石刻像”供奉；辑入《天台山济公院志》（2012·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的李东方、王士文之《重建济公院碑记》，与陈日贵的《济佛院》也载，淳佑七年（1247）前后，天台山上清宫道士陆

大伦（籍贯杭州，道号玄机），曾于赤城山瑞霞洞（济公少年读书处）建济公祠，祭祀济公。本世纪初，河北古城正定荣国府西民居还出土了“济公和尚塔铭”，石碑宽45厘米，高60厘米，上书行楷“济公和尚塔铭”六字，落款为“资圣院试经具戒比丘门人讲法华经沙门明泰明谏明坚建”，与“明昌二年二月十五鹿泉张旺刊”七竖行小字。所谓之“明昌”，是乃金章宗完颜璟之年号，明昌二年即南宋绍熙二年（1191），时间刚在济公1176年出居灵隐至1201年往依净慈期间。足见济公当年曾在河北正定一带弘法的事迹不虚，且所居时间也是不短，否则不大可能发生当地僧人为其请建生基（寿塔）之事。

## ②元代时期

释熙仲的《历朝释氏资鉴》曰，湖隐济书记，天台李文和都尉远孙，受灵隐掌记净慈词翰。为一时散艳疏狂，有则付酒家；有以形迹浼师，拘送天府。府尹赵公令供，济公于状系一辞曰：“懒散披缁四十年，多于诗酒有因缘；闲看弥勒光中戏，醉向毗卢顶上眠。撒手便能欺十圣，低头殊不让三贤；茫茫宇宙无人识，只道狂僧扰市廛。”尹览罢，即放之。济公死后上谒云：“脚绷高打兴无穷，拄杖挑云入乱峰；有问山僧何处去，天台南岳旧家风。”时贵屡以名刹招之，不应。

“无竞斋”之《湖隐上人赞》（入录明盛时泰《元牒记》）谓济公：“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破荆棘林，透过金刚圈<sup>[9]</sup>。眉毛厮结，鼻孔撩天，烧了护身符，落纸如云烟，有时结茅晏坐荒山巅，有时长安市上酒家眠。气吞九州，囊无一钱。时节到来，奄如脱蝉，涌出舍利八万四千，赞叹不尽，而说偈言。呜乎！此其所以为济颠者耶。”<sup>[10]</sup>

元叟行端禅师的《跋名公帖》称，“济颠灵迹甚异，泉大道之流也。”（入录《慧文正辩佛日普照元叟行端禅师语录》，入编《续藏经》第二编第二十九套）。所谓之泉大道，是即北宋高僧释谷泉禅师。少聪敏，性耐垢污，大言不逊，流俗憎之。为沙门，仍食肉喝酒。常以杖荷大酒瓢，往来山中。临终说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被气□；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狱。”言讫微笑，泊然蝉蜕。行状与济公相类，阖维舍利不可胜数。

## ③明代时期

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谓，道济，字湖隐，天台李茂春子。母王氏，梦吞日光而生。年十八，就灵隐瞎堂和尚远落发。风狂嗜酒肉，浮沉市井，或与群儿呼洞猿、翻筋斗，游戏而已。寺众讪之，瞎堂云：“佛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遂不敢摈。自是人称济颠。远公示寂，往依净慈德辉为记室。矢口成文，信笔满纸。尝欲重新藏殿，梦感皇太后，临赐帑金。嘉泰四年，夕醉，绕廊喊：“无明发！”众莫悟。俄而火发毁寺，济公乃自为募疏，行化严陵，以袈裟笼罩诸山，木自拔，浮江而出。归报寺众曰：“木至江头矣！”将集众搬运，济公曰：“无庸也。”在香积井中，六丈夫勾之而出。监寺欲酬之钱，辞曰：“我六甲神，岂受汝酬乎？”遂御风而去。濒湖居民食螺，已断尾矣，济公乞放水，活而无尾。九里松酒肆之门，有死人，主人大惧，济公以咒驱其尸，忽奔至岭下而毙。一日骤雨忽至，邑黄生者，趋避寺中，济公预知其当击死，呼匿坐下，衣履之，雷绕坐下不得，遂击道旁古松而已。济公常为人诵经下火，累有果证。至火化蟋蟀，见青衣童上升，诸显异不可殚述。嘉定二年五月十六，忽又喊：“无明发！”寺僧咸惊，谓且复火。而济公乃索笔书偈曰：“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书讫，掷笔而逝。茶毗，舍利如雨，葬虎跑塔中，俗寿六十，僧腊四十有三。

顾清等修纂之《松江府志》（入编《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55号，成文出版

社有限公司重版)曰:“明颠遇济颠,彼此不相识,忽相顾曰:咦。济颠赠之诗曰:青箬笠前天地阔,碧蓑衣底水云宽;不言不语知何事,只把人心不自慢。”

聂心汤、虞淳熙的《万历钱塘县志》(2011·浙江古籍出版社重版)谓,济公“风狂嗜酒肉,与市井浮沉,人称济颠。为人诵经下火,累有果证,或称赞之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盖纪实云。”

道忞之《布水台集·济颠罗汉》(入编《嘉兴大藏经》)曰:“济颠罗汉,布袋定光之亚侣,寒山拾得之同流。翩翩云外,孤鹤泛泛。海中野鸥懒修八定兮,秦封不管馱处四禅兮。汉地难收,只赢得布衫零鹞。臭扇子破犀牛,浪迹湖山南北寺,倒骑驴子上扬州。”

郎瑛的《七修类稿》(2009·上海书店出版社重版)谓:“济颠乃圣僧,宋时累显圣于吾杭湖山间,至今相传之事甚众。有传记一本流于世,又有小石像于净慈罗汉堂。”

黄汝亨之《永兴寺碑记》(入录清《西溪梵隐志》,2006·杭州出版社重版)曰,杭州“西溪名刹,曰永兴寺,……济颠复垒石为安乐桥。不数武,而当水啮处,嵌崎欲堕,乃夏涨秋灌,势甚冲决,而岿然独存,真圣迹也。”

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2012·东方出版社重版)谓,济颠本名道济,风狂不饬细行,饮酒食肉,与市井浮沉,人以为颠也,故称。始出家灵隐寺,寺僧厌之,逐居净慈寺。为人诵经下火,累有果证,年七十三岁端坐而逝。人有所为之赞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耶今寺中尚塑其像。

陈仁锡之《无梦园初集》(明崇祯六年「1633」刻本复印本)曰,济颠师,天台人,父李茂春为宋勋戚,拜春坊赞善,隐于天台。出家灵隐后居净慈,逆行顺行,言行巨测,其济物利生,神通感应事迹至多,乃天台五百应真之流也。灭后数日,有二行脚僧遇师于六和塔,复附书。书后有颂:“错一着,悔把茶瓢当酒杓,无端孤负六桥花,三春红紫教萧索。一从暂出玉门关,万里胡尘过眼看。谁道东风怨杨柳,至今沙暖水无寒;单于冒顿平相识,不枉生还又此番。”逆行顺行,言行巨测。其济物利生,神通感应,事迹甚多。寂后又有二行脚僧遇师六和塔。有颂:“看着,错认策篱是木杓。昨夜三更月正西,麒麟撼断黄金索。幼年曾到雁门关,老少分明醉眼看。忆昔面前当一箭,至今犹是骨毛寒。只因面目无人识,又往天台走一番。”

张岱的《西湖梦寻》(2004·北京出版社重版)谓:“孝宗时,一僧募缘修殿,日脍酒肉而返,寺僧问其所募钱几何?曰:“尽饱腹中矣。”募化三年,簿上布施金钱,一一开载明白。一日,大喊街头曰:“吾造殿矣。”复置酒肴,大醉市中,握喉大呕,撒地皆成黄金,众缘自是毕集,而寺遂落成。僧名济颠,识者曰:“是即永明后身。”

释明河之《补续高僧传·二颠师传》(《高僧传合集》,2011·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曰,济颠者,名道济;明颠者,名惠明。二师示迹同时而各郡,然皆以素风颠,人因称济颠、明颠。济颠之颠为尤甚,饮酒食肉,与市井浮沉;喜打筋斗,不着裤,形骸露人,姍笑自视;夷然出家灵隐寺,寺僧无不唾骂。逐之,居净慈寺,为人诵经、下火得酒食,不待召而赴。吟诗曰:“何须林景胜潇湘,只愿西湖化为酒。和身卧倒西湖边,一浪来时吞一口。”息人之诤,救人之死,皆为之于戏谑谈笑间。神出鬼没,人莫能测,年七十三示化。

吴之鲸的《武林梵志》(2006·杭州出版社重版)谓,宋道济,台州李氏子。年十八赴考,因过灵隐,适瞎堂远公开席,期间济以宿缘求度,遂为沙门。而举止脱略,与小乘执相诸僧忤,乃讪其犯斋及不循律仪过,远批云:“法门广大,岂不能容一颠僧?”意以“颠”

含“真”义，而远亦似知之，惟庸众之终不释然也。时德辉禅师住持净慈，与瞎堂为法伯仲，一见而深器之。一夕，济颠乘醉亟称“无明法，呀呀呀”，众莫之悟，而大火竟作，殿宇忽成灰烬矣，辉随其火化，遗偈于砖，有“百十万劫假非假”等语，独济颠预知其几焉。火后，济颠自为疏，感太后为檀及神运楠梓，以复古刹。其神异等事，具如传记。于坐化说偈之碑并其身骨，俱存本寺。

徐象梅之《两浙名贤录》（2012·浙江古籍出版社重版）曰，济公乃“母梦罗汉入室而生。风狂嗜酒肉，与市井浮沉，人称济颠。为人诵经下火，累有果证。或赞之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涌出舍利四万八千，盖纪实云。”

释传灯的《天台山方外志》（天台山国清讲寺印本）谓，济颠禅师，天台人。父李茂春，高宗李驸马之后，拜春坊赞善，隐于天台。母王氏，梦吞日光生师。年甫十八，二亲继丧，投杭州灵隐寺出家，后居净慈。逆行顺行，言行叵测。其济物利生，神通感应，事迹至多，乃天台五百应真之流也。灭寂后数日，有二行脚僧遇师于六和塔，复附书归，书后有颂云：“看不见，错认箬篱是木杓；昨夜三更月正西，麒麟撼断黄金索。幼年曾到雁门关，老去分明醉眼看；忆昔面前当一箭，至今犹自骨毛寒。只因面目无人识，又往天台走一番。”其平生出言大都类此。

#### ④清代时期

清初，有徐道、程毓奇在明徐人瑞、程瑶初稿基础上续成的《历代神仙通鉴》（又名《三教同原录》《历代神仙演义》等，1995·辽宁古籍出版社重版）刊行，是书将济公与道教南宗五祖白玉蟾同节合传，谓：赞善大夫李华之子，自幼颖悟，喜观释典，二亲去世，弃家学佛，从台州至杭州灵隐寺拜远瞎堂为师，法名道济。是僧悟彻本来，佯狂混世，饮酒食肉，诗词信口有深意，市肆与之酒食，获利倍常。寺僧因其疯颠，无不厌贱，呼为济颠。远公圆寂，道济即弃灵隐，游行湖上显神通，或疗宦室危灾，或救灾红楼重疾，无语不灵，有邪皆正；后归净慈寺为书记。曾于梦中显化谢太上皇后，重修大殿；向四安山募木，运至本寺井中冒起。有以葷酒知之罪者，则吐所食之物，悉飞走去。年至六十，忽不食葷酒，平素朝臣有与诗酒盘桓者，俱不信，复置酒招之，烹鲜为饌，济云“可将去放生”，遂悉倾于水中，虽焦灼断尾，无不鼓鳍悠然，众益敬信。秋八月示寂坐化，举龕焚化，得舍利无数，敕赐建塔虎跑。明日有禅客附书与净慈主僧云：昨于途中遇济书记，令寄来者；曾言蒙古暴虐，佛国被残。今返台州，令一佛子惩之。主僧得书，愈惊其神。

李德耀、黄执中的康熙《天台县志》（2012·方志出版社重版）谓：“济颠，邑人，父李茂春，高宗李驸马之后，隐于天台。母王氏，梦吞日光，生师。年甫十八，亲丧，投杭州灵隐寺出家，居净慈。逆行顺行，言行叵测。其济物利生、神通感应事迹甚多，载《济颠语录》。天台五百应真之流也。”

雍正《浙江通志》（2001·中华书局出版社重版）曰：“道济，字湖隐，天台李茂春子，母王氏，梦吞日光而生。年十八，就灵隐瞎堂远落发，风狂嗜酒肉，寺僧讪之。瞎云：佛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自是人称济颠。远寂，往依净慈德辉为记室。尝欲重新藏殿，梦感皇太后，临赐帑金。嘉泰四年，火发毁寺。济乃自为募疏，行化严陵，以袈裟笼罩诸山，山木自拔，浮江而出。报寺众云，山木在香积井中。六丈夫勾之而出，监寺者欲酬之钱，辞云：我六甲神，岂受汝钱乎！遂御风去。濒湖居民，螺已断尾矣，济乞放水，活而无尾。嘉定二年逝，葬虎跑塔中。”



康熙始修道光成书的《大清一统志》（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谓：“道济，居净慈寺。火发寺毁，济行化严陵，以袈裟笼罩诸山，山木尽拔，浮江而出，报寺众曰：‘木在香积井中。’六丈夫勾之而出，盖六甲神也。”

孙治初辑徐增重修之《灵隐寺志》（2006·杭州出版社重版）曰：“济颠禅师，名道济，台州李氏子，初参瞎堂远，知非凡器，然饮酒食肉，有若风狂。监寺至不能容，呈之瞎堂，批云，‘法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耶？’遂不敢言。及远公既寂，出居净慈寺。济累显神通，奇异多端，具见本传。”

释际祥的《净慈寺志》谓，道济，字湖隐，天台李茂春子。母王氏，梦吞日光而生，绍兴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也。年十八，就灵隐瞎堂远落发。风狂嗜酒肉，浮沉市井。寺众讪之，瞎堂：“佛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遂不敢摈，自是人称颠僧。远寂，往依净慈德辉为记室。矢口成文，信笔满纸。尝欲重新藏殿，梦感皇太后临赐帑金。嘉泰四年，夕醉，绕廊喊“无明发”，众莫悟，俄火发，毁寺。济公乃自为募疏，行化严陵，以袈裟笼罩诸山，山木自拔，浮江而出。报寺众云：“木至江头矣！”将集工搬运，济公曰：“毋庸也。”在香积井中，六丈夫勾之而出。监寺欲酬之钱，辞曰：“我六甲神，岂受汝酬乎！”遂御风而去。滨湖居民食螺，已断尾矣，济公乞放水中，活而无尾。九里松酒肆之门有死人，主人大惧。济公以咒驱其尸，忽自奔岭下而毙。一日骤雨忽至，邑黄生者，趋避寺中，济公预知其当击死，呼匿座下，衣覆之，迅雷绕座下不得，遂击道旁古松而止。济公常为人诵经、下火，累有果证。至火化蟋蟀，见青衣童上升，诸显异不可殚述。嘉定二年五月十六日，忽又喊“无明发”，寺僧咸惊，谓且复有火。而济公乃索笔书偈曰：“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掷笔逝，茶毗舍利如雨，葬虎跑塔中。寿六十，腊四十二。时有行脚二僧，遇济公六和塔下，授书一封，鞋一双，倩寄住持崧和尚。崧启视大骇：“济终时无鞋，此老僧与济鞋，茶毗矣，而独不坏耶？”明日，复有钱塘邑役自天台回，又寄崧诗云：“月帆飞过浙江东，回首楼台沙漠中；传与诸山诗酒客，休将有限恨无穷。……拄杖挑云入乱峰，欲识老僧行履处，天台南岳旧家风。”盖五百应真之流云。有《镌峰语录》十二行世。

聂先之《续指月录》（2005·巴蜀书社重版）曰：“临安灵隐济颠道济禅师，浙江天台人，宋高宗李昉马之后。父茂春，官春坊赞善；母王氏，梦吞日光而生。年甫十八，二亲俱丧。投灵隐瞎堂远公出家，得其密印，后居净慈。放旷不羁，言行叵测，淫坊酒肆，不避讥嫌，时号为济颠。临终作偈曰：六十年来狼籍，东壁打倒西壁；于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入灭后数日，有僧遇于六和塔下。复附书归，后有颂曰：看着，错认箴篙是木勺。昨夜三更月正西，麒麟撼断黄金索；幼年曾到雁门关，老去分明醉眼看。忆昔面前当一箭，至今犹自骨毛寒；祇因面目无人识，又往天台走一番。”

吴本泰的《西溪梵隐志》（2006·杭州出版社重版）谓，永兴寺“济颠垒石为桥。尝至秋，百谷之所啮，而圣迹岿然。”

释自融、性磊之《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万续藏》第一三七册、《禅宗全书》第十八册）曰，湖隐济颠书记，出浙东天台李氏贵族，名道济。母梦吞日而孕，娩时红光烛室。国清本禅师，以为法中之宝，摩顶而讖之。年十八，走灵隐，见瞎堂远公，远即为济斩发。未逾年，神悟绝伦，远为印可。然济性狂简，出入僧堂，每大言忤众。众以济犯规，白远。远曰：禅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耶。自后常出冷泉亭，与少年扑跤，或狂歌酒肆，或去呼猿

洞，引猿同翻觔斗，或携葷酒，污看经处，主事复白远。远惟以颠僧护之，是以呼为济颠云。远公歿，济之颠酒愈甚，寺不容住，遂挂搭净慈。净慈德辉长老，奇济行履，以书记延之，然终不能忍酒。净慈之众，亦短济于辉前，辉之曲护亦如瞎堂。书记常私游十六听朝官之门，毛陈二太尉，日以香醪馈之，人不敢非。书记醉则赋诗千百言，言超意表，识者尚之。一晚醉卧十里松寺，主令人扶归。愁睡厨下，初夜分忽起绕廊，狂呼火发，众以为颠。中夜罗汉堂琉璃火，延幡脚寺毁。辉公乃留偈，承光化去。书记遂请嵩少林主方丈，嵩之贤书记亦如辉公。书记则曲设灵机，而梦感朝廷，不二载，万础千楹，顿还旧观。又以两廊影壁未就，欲达临安新任王安抚而成之。嵩止曰，不可。吾闻王公微时，常投斋僧寺，业被寺僧所卖。王公怒，题寺壁曰：遇客头如鳖，逢斋项似鹅。今凡见僧皆恨，汝干之可得耶？众亦阻之，书记笑而。径投府前，值王公升堂，书记则探头引望，王公大怒，拟笞之。书记曰：吾乃净慈书记济颠僧也。有段因缘，惟阁下能省，特来计较耳。公亦微闻济颠诗酒之名，意稍解。书记遂以王公昔年题壁事，造妙语讽之。王公大笑，留济公，宿内衙。公徐以影壁意扣之，王公遂捐钞三千贯，以忏前非。济公之演化无碍，约类如此。至若释结弭灾，游戏三昧，异迹饶剩，不胜述也。一日入城访旧，与张提点，饮酒赋诗，归便卧疾。嵩下安乐堂问公，公抚榻谢曰，惭愧。乃请嵩为沈万法披剃。万法为人诚重，事公有年。公随命万法，报诸诗酒故檀，即沐浴跣趺书偈，瞑目而逝。太尉朝官俱赴净慈，诸山宿德毕集会，送者千万人。至虎跑寺前，茶毗，获无数舍利。回至净慈寺前，有二行脚僧，谒嵩曰：某甲适从六和塔过，遇济公，寄书一缄、僧鞋一双。嵩大惊曰：济公终时，我以此鞋，易其敝履。对众启缄，其辞恳切，计二百零九言。纸余又附颂曰：看着不着，错认箴篙是木杓。昨夜三更月正西，麒麟撼断黄金索。幼年曾到雁门关，老少分明醉眼看。忆昔面前当一箭，至今犹是骨毛寒。只因面目无人识，又往天台走一番。又旬余，有钱塘差使，过天台山下，会济公，复寄来诗二首。又后五十年，有范村人，送木料于净慈，言近属济公所化。赞曰：济公彻枢旨于瞎堂言下，遂以格外玄机。溷俗同尘，或嘲风弄月，发明佛祖心宗。时不恠，以颠僧目之。幸也，及示化天下，始同称公。为不可测人，岂非末后实效光明之被于万物也。博矣，于戏鉴公生平，若非贤圣应世，求不巧尽拙，生亦不可得也。

别庵性统的《续灯正统》（入编《万续藏》）谓：“杭州府净慈济颠道济禅师，出家灵隐，性不稽。尝与市井浮沉，喜打筋斗，不着裤，形媠露，人姗笑，自视夷然。与明颠同时，师为尤甚饮酒，居常为寺僧唾骂笞逐，走居净慈。为人诵经下火，得酒食便赴。有诗曰：‘何须林景胜潇湘，只愿西湖化为酒；和身卧倒西湖边，一浪来时吞一口。’时从市，喜息人之诤，救人之死，戏谑笑谈，神出鬼没，人罕有能测之者，年七十三而歿。”心圆拈别、火莲集梓的《揜黑豆集》之叙述，基本与《续灯正统》相同。

晦山戒显之《济颠本传叙》（清《灵隐寺志》，2006·杭州出版社重版）曰：济颠，本天台罗汉，示迹尘中，出家灵隐，继迁净慈，踪迹最为奇特。菩萨住于生死，不为污行，而济颠竟为污行者，何耶？良以既证果人，欲度执相凡夫，不得不隐圣现劣故也。因中、果地两种行事，迥不相同。果地中人，示为污行，便显神通，貌混嚙夫，旋彰灵异，决不与痴暗愚夫同一颠倒而迷惑也。今以因中人冒果地相，不过狮虫狐种，败坏僧仪而已，何足为正人所齿录哉！近世有等魔禅，口说宗教，妄餐酒肉，以为吾学济颠也。此虽可学，而济颠来踪去迹，种种奇特能学否耶？济颠示梦太后，口吐金佛，乃至触境逢缘，现种种神通三昧，能学否耶？济颠锦绣蟠胸，出口珠玉，尽大地儒释，皆让一头地，能学否耶？此不能学，而徒

学其餐酒食肉一种，真泥蛇学龙，必至全身败露，识法者惧矣。济颠行实，杭地向有小说，语虽近俚，事事皆实。

梁同书的《宋道济和尚塔复向碣》（清《续修武林寺志》，2006·杭州出版社重版）谓，和尚名道济，宋绍兴三年，降生于台州李氏。出家，初参瞎堂远公，不为禅律所缚，遂以颠传。往来于灵鹫、慧日两峰间者，且六十年。圆寂于嘉定二年五月十六日。南山定慧禅寺，和尚茶毗所也。即藏骨于其西，为阅堵坡。岁月既久，草交石泐。大清乾隆元年，善男子邱文晋、善女人王氏，钦师之行谊，重加修治，误改塔扉旧向，识者惜焉。越二十余年，南屏住持明中，插草倡缘，得京师潭柘院主琮璋为之募资，复定庚山甲向，遵古兆也。嘱佛弟子梁同书书年月于碣。同书惟：常住不坏，是谓法身；五通十力，是谓报身；石塔无缝，藏此色身；后事因缘，无非化身；常寂光中，无相无身；游戏三昧，现自在身。颠师颠师，圆满十身。自今以后，尽未来际，又添却一重公案矣！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立。

陈文述之《颐道堂诗选》（道光苏州刻本复印本）曰：“济祖墓塔在大慈山定慧岩下，久已迷失。乾隆中梁芑林相国购得其地，将营宅兆发土得浮图，考其年月，证以净慈寺志，知为公墓。因加修葺，相国子山舟太史（即梁同书）并为立碑。今年春妙香同人以谒岳祠至湖上，访得之，议为重修。”

陆次云的《湖壖杂记》（入编民国时期龙威秘书《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谓：“灵隐罗汉堂，法像稍小于净慈而完好过之。净慈塑济颠于中，灵隐塑风僧于中。按秦桧遇风僧于冷泉亭事，不载志乘，予于故书见之，亦非无因之说。”

梁章钜之《浪迹续谈》（1981·中华书局出版社重版）曰：“扫秦戏场有扫秦之疯僧，即济颠，俗以为地藏王现身。……知此戏不尽属于虚也。”

褚人获的《坚瓠集·济颠赞》（2006·浙江人民出版社重版）谓：“元僧道济，风狂不饬细行，饮酒食肉，与市井浮沈，人咸以济颠称之。始出家灵隐寺，僧厌之。为人诵经，累有果证。年七十三，端坐而逝。人为赞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开荆棘林，透过金刚圈。眉毛厮结，鼻孔撩天。烧了护身符，落纸如云烟。有时结茅宴坐荒土颠，有时长安市上酒家眠。气吞九州，囊无一钱。时节到来，奄如脱蝉，勇出舍利八万四千。称叹不尽，而说偈言。呜呼！此所以为济颠。”

永觉元贤禅师之《济颠祖师道影赞》（入录《永觉元贤禅师广录》，入编《万续藏》）曰：“不依本份，七倒八颠，搅浑世界，欺地瞒天。任渠翻尽窠臼，何曾出这纠缠。逃返天台难隐拙，虚名犹自至今传。”

陶元藻的《泊鸥山房集》（四库之外古籍·别集类）谓：“济公大乘禅，肉食心自素。”

舒位之《瓶水斋诗集》（2009·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曰：“济公一生醉如鳖，死作灵山去来佛。济公不生酒不清，济公不死佛不灭。醒中三昧，醉中春酒字，南山大法门。山前失却瓢壶帚，三十七代无儿孙。颠师大演西来法，酒竿打起门前刹。三千魔女醉来呵，五百僧人醒来喝。一家衣钵挂南屏，提出千年老酒瓶。旁边署个醍醐字，可似楞严十卷经。酒为功德水，能浇烦恼薪。阿难不吃酒，呼作驴入群。目莲不吃酒，终古沙虫一细民。伽罗龙好儿女，要湖要海杯中取。香醪布作大慈云，犒饮吹成法华雨。只劝阿颠饮，不劝阿颠止。文殊不出女儿定，何况酪酏醉男子。但恐冈明没眼，老鬼瞎勘破机关。奚人死人劝阿颠止，阿颠口不开，一杯复一杯。弥勒何时来打，穿洞底盛糟具，脱下娘生当酒材，东家吃酒西家醉，如此针锋少人对。依是天官大酒人，一甌送上龙华会。”

王永彬的《颂济公活佛》（入编《围炉夜话》，2008·中华书局出版社重版）谓：“带发疯僧自性弥陀，弃蒲团穿肠总酒肉；游戏人间善结有缘，善恶祸福苍生造化。”

日波多野太郎家藏之《马如飞时调·济颠僧》（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书局出版社石印本）曰：“济颠和尚假装疯，赤足光头垢面容。戒酒除荤全不惯，参禅悟道枉劳功。钵盂可贮汪洋水，斗笠能遮万岭松。孩子猿猴常喜谑，闻来伏虎与降龙。逢人试看翻筋斗，世事哈哈一笑中。一脚踢翻东去水，双拳打倒北高峰。醉后吐金装佛像，不费人间半点工。舌上生莲参佛旨，井中运木显神通。百碎千零破纳袄，浑忘春夏与秋冬。会向烟花醒妓女，□知色字本来空。太后面前无忌惮，路逢孝子退雷公。人间笑我痴和尚，我笑人间颠倒中。要说西湖灵隐寺，尚留活佛去来踪。方知佛法妙无穷。”

罗惇齋的《拳变余闻·义和拳开坛请神咒语》（入编民国《满清野史》丛书）曰：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义和拳称神拳，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庚子四五月间，津民传习殆遍，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皆言来洋人。

此外，清释际祥的《净慈寺志》还载，济公著有《镌峰语录》十卷、《法舟语录》二卷；天台名贤陈钟祺的《天台山文化史》（2013·浙江古籍出版社重版），亦称济公著有《镌峰语录》二卷、《法舟语录》二卷、《法舟和尚剩语》一卷。甚为遗憾的是，这几部书目前皆无踪迹可考。

## 2. 济公传说的鼎盛阶段

济公传说的鼎盛传播阶段，大略可以明中下叶的《济颠语录》（《济颠罗汉净慈显圣记》）的刊行，及清时增益的《醉菩提》《济颠全传》《济公传》《评演济公传》等系列济公僧传问世为标志，延续民国，及至现代为时间段。

### ①《济颠语录》

为早期的纪传体济公题材小说，地位重要，也是后世济公小说创作的基础范本。故事大略叙述，五百罗汉之一应真的济公，出生台州府天台县李茂春家，取名修元（缘），成人至杭州灵隐寺出家为僧，师父瞎堂慧远赐法号道济。一生慈悲济世、无量度人，但行为放浪不羁，世人称之“济颠”，后驻锡净慈寺，化缘修葺灾毁寺院，病重圆寂，阇维舍利塔葬虎跑等生平事迹。

现存世的《济颠语录》系列，主要有以下几种版本构成：

**明隆庆刻本** 即明隆庆三年（1569）四香高斋平石监刊本，题“仁和沈孟样叙述”，书名有《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与《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二种，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国内尚未见有原本发现。

至于沈孟样到底为何许人氏，及《济颠语录》的成书年代？虽有诸多学者倾向沈为明代杭州人氏，并以四香高斋平石监刊本所载的隆庆三年（1569）为成书时间，但无确切的文献史料可以资证。因为，自宋及明，浙江、四川、湖南、江苏、云南等省都有仁和地名，或曰县、或曰镇、或曰村，故不能贸然武断《济颠语录》的“仁和沈孟样”之“仁和”，即是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由钱江县改称，为今之杭州前身的仁和县。再则，从“仁和沈孟样”之后的“叙述”二字，推测沈极有可能为说书艺人。而流行于民间的说唱伎艺“陶真”，起

源于北宋时期。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书的田汝成撰著的《西湖游览志余》明确载，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其俗殆与杭，无异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显见在1569年四香高斋平石监的《济颠语录》问世前，杭州一带就有盲人“陶真”说唱济公的底本存在，进而联系明杨士奇、马愉、曹鼐等正统六年（1441）官修国藏的《文渊阁书目》，与晁瑛、晁东吴父子嘉靖（1522~1566）中辑编的《宝文堂书目》，其内分别有《济颠语录》一部一册（卷十七·寒字号第一厨书目·佛书），与《红倩难济颠》（子杂类）之载，虽二书的传本目前尚未发现，无法判定到底是他人述写济公，还是济公自著？但从其所载的书名分析，不无可能是与“陶真”说唱济公的脚本有关。再考《文渊阁书目》，是乃以洪武元年（1368），明北伐军攻入元大都（今北京），大将军徐达尽收元内阁所藏的宋、金、元三朝典籍为基础辑编，因之也不能排除在《文渊阁书目》成书前，《济颠语录》本来就存在于宋金元的典籍之中，成为《文渊阁书目》的辑编底本，或为“陶真”说唱济公的流传脚本。所以，仅凭四香高斋平石监的《济颠语录》刊本，要证明沈孟祥为明代杭州人氏，及是书成于明隆庆三年（1569），客观证据尚是不足。

**明天启刻本** 即明天启年间（1621~1627）姑苏冯梦龙辑编的《三教偶拈·济颠罗汉净慈显圣记》。但学者魏全胜考证，《济颠罗汉净慈显圣记》的成书时间，应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之后。《显圣记》现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国内尚未见有原本发现。比较隆庆本《济颠语录》，天启刻本改动较大，对隆庆本的粗略简陋处，皆加以修订、补缀，并作繁冗删减、合并，前后文气更加贯通、简洁利落。

**明崇祯刻本** 为明崇祯年间（1627~1644）刊行之版本，原书卷首残缺一页，故无书名和作者姓名。1958年，文学家路工以明隆庆刻本之《济颠语录》补足书名，将其入编《明清平话小说选》，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付印出版；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将是本收入路工、谭天合编的《古本平话小说集》，并据清乾隆本补足首页，定书名为《济颠语录》。比较隆庆本，崇祯本除有个别异文外，余基本与隆庆刻本相同。

**清乾隆刻本** 为清乾隆年间（1739~1799）杭州云林寺（灵隐寺）刊行之刻本，书名题《济颠语录》，国家图书馆（前身为北京图书馆），与著名文史学家黄永年有是书收藏。

## ②《醉菩提》

从相关文献的记载可知，清初就有“天花藏主人”编著的二十回本《醉菩提》出现，别名为《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济公全传》《济公传》《济颠大师玩世奇迹》《新镌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皆大欢喜》《度世金绳》等，并有乾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的刻本多种。《醉菩提》开章回济公小说之先河，上承沈孟祥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下启郭小亭的《评演济公传》，影响很大。且在乾隆十九年（1754）前就已流传东瀛，入录大庭修辑编的《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收藏于东洋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大阪府立图书馆、东北大学图书馆，英国博物院也有是书收藏。日本还于宝历九年（1759）翻译出版了《通俗醉菩提》（京都书肆西村平八刊行），文化五年（1808，即清嘉庆十三年）刊行了山东京传托名一休禅师改写的《本朝醉菩提》。国内发现较早的《醉菩提》，为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金闾书叶堂刊本，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天津、大连图书馆等皆有收藏。

天花藏主人，号萸秋散人、荻岸散人、夷狄散人、素政堂主人等，真实姓名不详。有学

者认为，是即浙江嘉兴之徐震（字秋涛，号烟水散人），约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在世，善著通俗小说，传世甚多；也有学者认为，是即清初苏州书坊素政堂之主人，为苏州人氏，或为寓居苏州之学者。

印光大师品评《醉菩提》曰：“济公传有几种，唯醉菩提最好。近有流通者，云有八本，多后人敷衍之文。醉菩提之若文若义均好，所叙之事，乃当日实事。世人不知所以然，不是妄学，便是妄毁；妄学则决定要堕地狱，妄毁则是以凡夫之知见，测度神通圣人，亦属罪过，比之学者，尚轻之多多矣。见其不可思议处，当生敬信。见其饮酒食肉处，绝不肯学，则得益不受损矣，祈洞察是幸”（入录《印光大师文钞·复庞契贞书》，1990·福建莆田广化寺印行本）。在《南屏宗乘颂》（入录《济师塔院志》，1939·广陵书社出版社），大师又谓：“醉菩提、醉菩提，无智之人莫逐队；若是错认定盘星，万劫泥犁常沈坠。愿学者，善简择，顺心逆迹为上策；倘无真正择法眼，决定受损不受益。”。

现存《醉菩提》系列，主要由以下二种版本构成：

一是题署“西湖墨浪子偶拈”之繁本；

二是题署“天花藏主人编次”之简本。

繁、简本的不同点主要有六：

一是繁本无桃花庵主人序，简本有；

二是繁本有天花藏主人序，简本无；

三是在分回上有四处错前错后之别；

四是繁本每回正文前皆有一诗作为引子，简本除第一回外，余皆无；

五是繁本正文夹杂的诗赋、偈文、曲词、联语等，约比简本多四十余处；

六是繁本约八万多字，简本则不足六万，相差两万余。

此外，在《醉菩提》系列中，还有题张大复撰，周巩平校点的《醉菩提》（入编《鸾镜记 醉菩提》，1996·中华书局出版社重版），及署“古吴墨浪子搜辑”，成书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的《西湖佳话·南屏醉迹》。近年，又有清末广东东佛镇三元堂刻袖珍本《新刻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发现。

### ③《济颠全传》

清康熙年间，坊间就有《济颠全传》流传，并有朱印绣像二十四幅装帧。是书共三十六则，不分卷，别名有《新镌绣像济颠大师全传》《新镌绣像鞠头陀济颠全传》等，署名香婴居士编著，存世数量很少。目前已发现，《济颠全传》系列主要有以下几种版本构成：

**北京藏本** 国家图书馆收藏，题“西墅道人参定”“鞠头陀新本”“西湖香婴居士重编”“鸳水紫髯道人评阅”，有心发主人贵州独山莫棠（字楚孙，又楚生，晚清大儒、官广东韶州知府）所作跋语，前图后赞，每则之后有总评。

**大连藏本** 大连图书馆收藏，内有香婴居士戊申年“小引”一篇，其余与北京藏本大略相同。

**社院残本**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收藏。

考香婴居士即王梦吉，字长龄，清顺治十八年（1661）前后在世，杭州人，余不详。

学界一般认为，《济颠全传》与《济颠语录》文字接近，有一种前后承袭关系，唯前所写的高宗、孝宗事，与济公园寂后的轶闻有所不同；而高宗、孝宗事，采自明末崇祯年间武林（旧时杭州的别称）周清原（别署济川子）的短篇平话小说集《西湖二集》，文字基本相

同；但学者胡胜先生的《济公小说的版本演变》，则从书题重编用意、名称贴近、内容相近等方面分析，认为《济颠全传》，既非全同于《济颠语录》，亦非全同于《醉菩提》，而是在《醉菩提》的基础之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重创之作。

如果说从《济颠语录》到《醉菩提》，济公的形象尚能基本保持一致；而自《济颠全传》开始，济公的形象已由原来的狂放不羁，转变为处处以道德劝诫为先，以整饬风化为任之状态。比较而言，《济颠语录》和《醉菩提》似乎受传统力量的影响要大一些，但就文字的雅驯，结构的别致，《济颠全传》又胜《济颠语录》《醉菩提》一筹。

#### ④《济公传》

清乾隆九年（1744），吴门（古苏州的别称）仁寿堂刻印《济公传》十二卷，署“乾隆九年季春金陵旅寓枫亭王宣撰”，题“西湖渔樵主人编”，卷首有序，是书现藏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国内尚未发现原本。学者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介绍，该刻本内容与《济颠语录》相同，唯分为十二卷各立标题而已，与二十回本《醉菩提》关系不大；但学者胡胜先生认为，该书是《醉菩提》的压缩改编本，与孙的观点不甚统一。也有学者认为，是版本的《济公传》内容有了较多的创新发展，即已掺和了不少的公案传说，如其中的“转蠢成灵替虫将军下火”一节，明显就是后来路人皆知的“济公斗蟋蟀”故事。

考王宣，字枫亭，号渔樵主人，钱塘（今杭州）人，生平、生卒不详，清乾隆初年（1736）旅居金陵（今南京）。

#### ⑤《评演济公传》

为济公传说故事的集大成之作，清郭小亭编著。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十二年（1906），宣统元年（1909）由中原书局、煮字山房、章福记书局、江左书林、有益斋、校经山房等，以《评演济公传》（十二卷，一百二十回）刊行；继之刊行《评演后部济公传》（十二卷，一百二十回），与前传媲美合璧。至后，续书不断，葛啸侬、坑余生等续至一千七百五十五回，580万字，浙江古籍（分卷12册）、吉林文史（分卷16册）等四家出版社分别予以重版印行。

由于《评演济公传》（前后传）之续书不断，篇幅大大超过原著，加之出版单位诸多等情，书名变化频繁，主要有《评演济公传》《济公全传》《济公活佛全传》《绣像评演济公活佛传》，与《济公传初集》《济公前传》《初集济公活佛传》《济公活佛初二三集》《〈济公活佛全传〉之〈初集〉》，及《评演后部济公传》《续济公传》《济公后传》《四续济公传》《四十续济公传》《济公传二集》《〈济公活佛全传〉之〈二集〉》，与《二集济公活佛传》等。

《评演济公传》通过大量生动有趣的传说故事，对济公亦庸亦圣、亦俗亦佛、亦凡亦仙的形象有着生动的描写，读之妙趣横生，回味无穷。济公善掐会算，未卜先知，法力无边，神通广大；他慈悲为怀，治病救人，曾使盲者复明、哑者能言、死者回生；他嫉恶如仇，惩恶扬善，庇护弱小，路见不平，出手相助；他铲除邪道，镇压恶势，保护地方，维持佛法；他充满智慧，经纶满腹，沉浮市井，诙谐戏谑。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济公的智慧、慈悲、正义的优秀品格与责任担当。同时，《评演济公传》系列，又把济公塑造成一个不看经、不坐禅的狂僧、颠僧，特出表现为不守戒律，喝酒吃肉，整天“醉里乾坤，壶中日月”，但从中又能清晰地感悟，济公追求的是一种“纯任自然、无修无证、随缘放旷、任性逍遥”的心灵自由，他的“颠狂”行状，实非精神状态的疯疯傻傻，而是一种天然本性与本具佛性的自然、真实

流露；济公的信口狂歌，表面似乎消极，一切皆空，恰恰又能从这种看似消极之中，道出他的出世入世，乐观处世，积极进取的人生真谛。《评演济公传》系列，是济公小说创始以来，篇幅最长、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并深受民众百姓好评的一部经典佳作，故事生动有趣，语言文字通俗，结构安排、人物塑造、思想表达都别具特色，独树一帜。通过《评演济公传》的塑造，济公也由佯狂入世、除暴抑强、扶危济困的神僧侠侣，衍化为集众美于一身的文韬武略、护国佑民、忠义双全的“人间活佛”。

此外，据晦山戒显禅师的《济颠本传序》，清代早期还有戒显禅师门人璩堂“删其俚俗”汇编而成的《济颠本传》一书，这也是戒显禅师所以辑撰《济颠本传序》的因缘所在；孙治初辑徐增重修之《灵隐寺志》亦有类似的“济累显神通，奇异多端，具见本传”之载。甚为遗憾的是，璩堂所著的《济颠本传》与《灵隐寺志》所载的“本传”，至今未见有传本发现。近年又悉，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也有《足本济公全传》（二百八十回，世界书局，题清王梦吉编著），与《绣像绘图通俗小说·济公活佛》（二百八十回，香港长兴书局）收藏，推测可能是据郭小亭《评演济公传》翻印之异本？详待考。

民国初年，江苏无锡杨钟钰，据舞台演出的《济公活佛》，将其改编为《济公活佛真传》，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社出版。解放前后，不同版本的济公小说到处流传，没有付印的脚本数量更是惊人，如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文化编辑室，现存一部济公故事的评书记录底本，估计当有上千万字，尚未整理出版。至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内地再没有刊行济公僧传系列。直至1983年，有关部门才准许花城出版社，据桐乡乌镇敬元潘恒收藏的二百八十回本《济公全传》，删去后三十八回，予以少量印刷，内部发行，仅供研究通俗小说和民间文学的学者参考。随“文化大革命”结束，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并济公登上舞台、银幕、荧屏，据各种旧版本重新排印的济公僧传四处刊发。诚然，其中不乏也有少数脚本完全是说书艺人的即兴发挥，没有经过文人的订正润饰，相对而言，功底较浅，文字粗糙，前后雷同现象普遍，尤其是早先北方的说书艺人，因不熟悉江南，以及杭州、天台等地的地理、风俗，也不了解南宋社会之政体与宗教背景，句语信口开河，不当在所难免；不过，期间出版的较为优秀的济公僧传作品为数仍是不少，大略统计就有：

陈玮君的《济公外传》（1987·浙江文艺出版社），止戈的《济公的传说》（1987·浙江文艺出版社），杨志民、郭天恩的《济公后传》（1987·中国戏曲出版社），浙江科技出版社的《济公故事系列》（1990），蔡庆生主编的《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1991·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济公故事，天台民间文学集成编辑部辑编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天台卷》（1992）的济公故事，陈东友的《济公系列小说》（1992·辽宁教育出版社），赖永海的《济公和尚》（1993·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徐建华、宋仲琤的《中国佛话》（1994·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济公故事，许尚枢的《天台山济公活佛》（1997·国际文化出版社）、《济公文化面面观》（2016·上海古籍出版社），杭州文化局辑编的《西湖民间故事》（2000·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济公故事，庸非、赵征的《济公传奇》（2000·海燕出版社），洪无的《太空颠狂·济公禅师大传》（2003·时代文艺出版社），孙雅菊的《济公故事系列》（2003·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孙幼军的《小济公传》（2004·春风文艺出版社，原名《仙篮奇剑传》），曹志天、赵达枢的《济公传说·济公童年少年故事》（2007·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刘魁立、柯玲的《济公传说》（2008·中国社会出版社），杨建新主编，余云安、许周纳辑编的《济公传说》（2009·浙江摄影出版社），徐立新、俞应祥的《济公传说》（2009·北



岳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山海经故事丛书·济公的传说》（2009），罗伟国的《话说济公》（2011·上海书店出版社），孙明辉主编的《天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济公传说》（2015·中国社会出版社），赵霞、张芳的《精彩故事360·济公的故事》（2012·天地出版社），吴越的《济公全传》（汉典古籍网），神界村人的《梦话济公》（起点中文网），明德的《明德济公研究》（2015·天台济公故居管理委员会刊行）、《济公与济公故居志》（2016·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济公禅师度世妙法经释义》（2018·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的济公故事，以及《民间文学》等期刊，与各省（市、县、区）民间文学故事集成等的济公故事登载。

宝岛台湾，也有不少济公僧传作品问世，其中以《济颠大师大传》（萧湘君辑录，萧天石与沙门广定、儒士郑灿审订）、台中圣贤堂的鸾书济公《济公地狱游记》（1979·圣贤杂志社）、《济公天堂游记》（1981·圣贤杂志社），与台中重生堂的鸾书《原灵园游记》《莲花佛国游记》的济公故事影响较大。

正是济公传说的长篇短论连著不衰，不同版本频繁流布，济公形象历久弥新，与民众百姓对济公的尊隆、景仰、崇拜日益递增。无怪乎，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在其《人生的盛宴》（2009·江苏文艺出版社）中如是予以肯定：“受中国民众所爱戴的最伟大的疯和尚无疑是济颠和尚，又名济公，他是一部通俗演义的主人公，这部演义越续越长，其篇幅至今约比《堂吉诃德》（全书约82.60万字）多了三倍，看来似乎没有完结。”

#### 【注释】

[8] 虚空，即什么也不存在的空间，但心能感觉，粉碎后可进入另外一个空间。须弥，即须弥山（梵语Sumeru），又译苏迷嘘、苏迷卢山、弥楼山等，位于一小世界之中心，称诸山之王，四方为四大部洲，即东胜神州、西牛贺洲、南瞻部洲（地球）、北俱庐洲。须弥又具“妙高”“妙光”“善积”等意，故有时也将须弥山译为“妙高山”“妙光山”等。一小世界位于大海之中，以一日月所照区域为范围。一千个一小世界称一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称一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称一大千世界，三千个大千世界为一佛所辖世界。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与三千大千世界，是为佛祖释迦牟尼的宇宙、时空观的基本内涵。

[9] 荆棘林，即佛道两教认为，人生在世，时时刻刻都像处于荆棘丛林之中，处处暗藏危险诱惑，痛苦绕身；只有不动妄心，不存妄想，才能将其“打破”，从而使自己的行动无偏无颇，有效地规避风险、抵制诱惑。金刚圈，又名金刚琢，为二教之法器。禅宗讲顿悟，对手机锋无答，就用金刚圈击其脑袋，故而素有“秉拂、上堂，铁酸馅、金刚圈，塞断咽喉，拽脱鼻孔”之说；道家则称金钢圈为太上老君的随身法器之一，也是老君化身老子西出函谷关所带的防身之物，可以变化，水火不侵，能击万物，套取各种法宝，妙用无穷。

[10] 明时入录盛时泰《元牋记》的“无竞斋”之《湖隐上人赞》，清释际祥的《净慈寺志》有《按》曰：“元牋载《湖隐上人赞》，旧在净慈寺，为济颠作，不署名。今观石刻有无竞斋、宣献世家二印，而不著姓名，当俟考定。”

### 三、济公传说的影响

济公传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社会意识形态反映，凝结着民众百姓的精神渴望与

价值追求，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里，对人类文明提升，社会前进发展的各个方面影响巨大。

### 1. 对济公信仰的影响

信仰是人的心灵与信念的集中体现，是人的情感因素与价值目标的指向追求，也是一种对自然、事物，人物、鬼神，宗教、民俗，科学、迷信，或者政治（主义）、观点（主张）等的尊崇、景仰与崇拜、皈依，并从内心把它确定为精神支柱、学习榜样、行动指南、行为准则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现象。济公传说以民族的文化意识、思维方式，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慈悲济世、无我利他、彰善瘴恶、扬弃创新的圣僧形象。从济公由凡人到罗汉（仙真）、菩萨（圣僧）、活佛（天尊）这一渐进累积的过程可见，济公传说自始就与济公信仰交织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影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得济公信仰在地域空间上，从天台山延伸大陆内地，传播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拓展世界各地；在教派种类上，从传统的释道二教，发展至历史上的中国济生会、梵天极乐宗、理教、义和团、皈一道、一贯道、同善社、天德教、德教等教派，与近现代的一贯道、德教、理教、天德教、轩辕教、天帝教、康济会、圆玄学院、东井圆佛会等教派，并成为准世界性的大教，鼎足于人类的宗教信仰之林。

缘何济公传说对济公信仰的影响如此巨大，并得传法弟子、信徒信众的如此虔诚志信？析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济公的形象近人。自济公传说诞生以来，通过历代的口耳相传，与史志、灯录（仙谱）、语录（诗偈）、小说（笔记）等的描述、渲染，济公的破帽、破扇、破鞋、垢衲衣，似丐似氓，赞誉不喜、闻谤不嗔，抑恶扬善、扶危济困，救苦救难、济世度人的平民化形象深入人心。济公集活佛、仙真、圣贤于一身的形象确立，在于他既具《水浒传》梁山好汉的英雄气概！却没有行者武松那样的“礼数”，又不同花和尚鲁智深那样的“鲁莽”，也不具《西游记》唐僧那样的“正经”，更不像《杨家将》“五郎”那样的“俗累”，同时又揉合了唐代寒山、拾得、丰干三贤的蓬头垢面，赤足褴衫，吃残羹冷饭，树间壁上题诗，讽喻时弊之形态，还蕴含五代延寿禅师“执劳供众、都忘身宰，衣不缁纈、食不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的怪诞神迹，给人以三教圆融，莫测高深之感，诚为广大传法弟子、信徒信众所敬爱、接受，由此从人们的内心奠定了济公信仰的宗教基础，诚如岳麓书社编辑文正义先生的《解读济颠》（2003·《闽南佛学》第2辑）所云：

自南宋迄于清季，从署名宋沈孟祥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到清代郭小亭的《评演济公传》，济颠留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不再是当年的禅僧道济了，揉合了儒释二教的基本理念，倾入了人民群众的理想情感，也是神异传闻和小说创作的结合体。他既神圣奇异、主持正义，又平常住世、颠狂诙谐，不像黑面包拯那样一脸凛然，更富有一种人情味与亲和感，其形象不是分婉于一朝一夕，而是不断地被人们再塑全身，逐渐地完善其故事，丰满其性格，突现其主题。……得到了人民的崇敬、喜爱，成为了他们感情的寄托，希望的化身。

二是济公的精神通俗。济公于三教圆融修持实践中创立的“慈悲济世、无我利他、彰善瘴恶、扬弃创新”精神，与“禅非坐禅、心明性见，颠狂顽世、真乃禅本，无欲以刚、民生为怀，以德劝善、正法诛恶，混俗同尘、酒不醉性，般若性空、随缘任运”佛学思想，通过济公传说的一桩桩、一个个的故事展现，集中聚焦于人类的生产生活、生老病死，通俗易懂、简单明了，使得处于不同时空环境与不同政治社会制度下的传法弟子、信徒信众，能够从朴素、现实的道理中，领悟济公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与智慧传承，知悉洞晓希望在明天，乐土在

脚下，从而摆脱功名利禄、富贵荣华的羁绊，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这正是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无法比拟，也是世人所以尊隆济公、景仰济公、崇拜济公，济公传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缘所在。

三是济公的事迹感人。济公平凡出众，品格高尚，一生慈悲济世、普度众生。他的事迹功德与灵异神通，通过济公传说的渲染、烘托，哲理更为丰富、逻辑更为清晰、条理更为分明，领会更为通俗，向民众百姓形象地展现了人性之真、人性之善、人性之美，尤其是他的“万里寻声救苦，当行则行”（济公寂后《寄净慈寺长老书》，入录沈孟样《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天花藏主人《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使得传法弟子、信徒信众从一个个活生生的传说故事中，产生了心灵上的震撼与感悟。明聂心汤、虞淳熙的《万历钱塘县志》，吴之鲸之《武林梵志》、徐象梅的《两浙名贤录》，与清晦山戒显的《济颠本传叙》也一再肯定，济公的事迹功德“具如传记”“盖纪实云”“语虽近俚，事事皆实”，近现代印光大师亦认为，“所叙之事，乃当日实事。”俗语云，好酒也得吆喝，美女亦需梳妆。济公传说对济公扶危救困、排忧解难神异事迹的传递，使得济公形象日显完美，进而更为广泛地得到民众百姓的尊之敬之、歌之颂之、效之行之，并成为一种必然的内心作用力反映，影响他人、感染他人，自然而然也就促进了济公信仰的不断发展。所以，济公传说对济公信仰的作用，不可小觑、不可低估。

## 2. 对文化艺术之影响

文化艺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家庭、一个自身，于一定时期的思想理念、行为习惯等实践活动的一种形象塑造，为人类把握自己、把握自然、把握世界，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感性与理性、情感与认识、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反映。济公传说诞生以来，在书法、绘画，雕塑、建筑，舞蹈、曲艺，戏剧、影视诸领域的影响深远。

①书法、绘画方面。宋释居简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载，济公“信脚半天下，……天台、雁荡、康庐、潜皖，题墨尤隽永。”足见济公的书法造诣颇深，福建漳浦梁山下“清泉岩”佛寺石刻林，有明智山和尚描摹镌刻济公手书的《心经》摩崖，全文计150字。书体超凡脱俗，狂放不羁，字中生字，怪中生怪，有的似蛟龙遨游，变幻无穷，有的如挂空藤蔓，错落有“姿”，十三行中竟有六行出现超乎寻常的竖笔长拖，最长超过二米，打破传统的书法格局，历为书法研究学者所注重，长期以来临摹不断。

最早济公画像的产生时间，虽目前很难稽考，但据沈孟样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天花藏主人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所谓，济公当世的某一日，出门闲走，遇一画师扯着他道：“我昨日一时高兴，偶画了一幅喜神在此，你可细看看像哪个？”济公看后大笑，“丑头怪面，倒像我的嘴脸，我又无钱送你，为何替我画了出来？”画师道：“我感你做人好，故白替你画了，但是你需要自家题几句在上面方好看。”济公答曰：“这个容易。”遂提笔写道：“面黄如蜡，骨瘦如柴；这般模样，只好投斋也。也有些儿诧异，谈禅不用安排。”“远看不是，近看不像，费尽许多功夫，画出这般模样。眉如扫帚，一张大口，不会非言，只会吃酒，看看白头，常常赤脚。有色无心，有染无着。醉眠不管江海波，浑身褴褛害风魔。桃花柳叶无心恋，月白风清笑与歌。倒骑驴子归天岭，钓月耕云自琢磨。”这可能是有关济公画像的最早记载。稍后，则是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余逢辰所刊的《济颠禅师石刻像》（嘉庆丁巳「1797」朱文藻摹，入录清释际祥《净慈寺志》）。清乾隆壬子（1792年），著名书画家钱泳在京师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见到是寺方丈所画的《济颠像》，认为颇具画

圣吴道子技法，与方丈交流后成为莫逆之交（钱泳《履园丛话·书画》，2012·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及至后来创作的，大多都受济公传说的影响，风格迥异，艺术特点绚丽多彩。如清末四川释竹禅九十八岁所作的济公像，脸庞丰满，俯首微笑，一副慈悲睿智、关怀众生疾苦的佛相，因之被《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选作“道济”条目的插图，成为一定意义上的济公“标准像”。虚云大师重辑《佛祖道影》（2016·中华书局重版）之《五十世济颠道济禅师像》，慈眉善目，方耳大口，八字胡子，手执芭蕉扇，神情飘洒脱俗。民国二十一年（1932），誉尊近代“菩萨”的王一亭游普陀山所绘，赠龛提庵刻植于山门南侧石室“净土堂”的南屏佛祖（济公）像，阔笔写意，笔墨酣畅，气势雄阔，但又不离实之本色。2011年11月竣工，由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书画鉴赏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海钟团队，创作于灵隐寺济公殿的十八幅大型壁画，幅高3.16米，宽近3米，连在一起总长足50米，内容有：济公父亲李茂春行善施粥，国清寺求子，降龙罗汉佛像坠落；济公降生，乡邻道喜；少年济公，不喜闲玩，好习佛经；济公灵隐寺剃度出家，法号道济；济公施智救寻死农夫，帮他赎回女儿；灵鹫飞来；戏弄恶僧广亮；火烧大悲楼；济公化缘重修大悲楼；灵隐寺飞来峰；秦桧强拆大悲楼，寺僧遭难；济公大闹相府，寺僧获救，重修大悲楼；净慈寺古井运木；八魔炼济颠；济公圆寂；济公再现六和塔；济公重回国清寺；降龙罗汉回归石梁五百等。可谓集济公一生圣迹、神通、功德于一殿展示，乃济公绘画之中的精品巨作，誉称殿中墙上的“济公传奇”。刘锡永、黄大华的连环画《济公斗蟋蟀》（刘画1956年·上海新艺术出版社；黄画2009年·中国文化出版社），与2000年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上海书店联合出版的彩色漫画连环画《济公传奇》，及200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济公的传说》，与2013年郑勤砚、魏亚西的绘本《民间传说·济公》（21世纪出版社），2018年9月康华、蔡峰的连环画《济公传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问世就受到少年儿童的热捧。在济公画艺的创作中，范曾、王金泰、刘庸、戴云辉、王德亮、马哲、艾晓临、潘之、金如槐、李沈斌、陈曾豹的济公画，或寥寥数笔，或长卷写意，或水墨淡彩，各擅胜场，颇为传神。2001年8月，大连市俄罗斯街还出现一位全身古铜色的“济公活佛”，开创济公形象人体彩绘之先河。

作为四大平面印刷收藏品的烟标（烟卡）、火花（火柴盒贴画）、邮票（明信片）、酒标，济公形象、济公传说故事素来为生产商、发行商所钟情青睐，并为消费者所喜爱。迄今已发现，民国时期及后，中国德隆烟公司、中国永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龙口华升烟公司、天津正昌烟草公司、山西德记烟公司、广西柳州卷烟厂、昆仑烟草公司、华品烟公司、杭州卷烟厂等，皆有济公僧传的烟标、烟卡发行；其中，华品烟公司、杭州卷烟厂发行的《济公传》《济公故事》烟卡，不同的济公图像都有100来种之多，几乎将著名的济公传说故事作了囊括。1985年游本昌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济公》播出后，常德卷烟厂，发行了《济公》烟标，浙江邮票公司出版了《中国人民邮政明信片·济公》（12张）。早年，日本的浮士绘（江户时代「1603~1867」兴起的风俗画、版画）火花就有济公的图像出现。誉称“中国火花收藏第一家”之樊瑀，他与王晓岚合著的《中国火柴老贴画·解放前》（2011·河北美术出版社），也有济公图像的火花收录。1980~1990年，上海、天津、南京、长沙、汕头等地相继也有济公图像、济公诗词的火花发行，其中1988年南京轻工产品设计室诸辛耕设计，南京火柴厂发行的《济公传》火花，全套100张，首枚为济公手摇破扇的半身像，余99枚皆系“火烧大悲楼”“大闹秦相府”“济公斗蟋蟀”“巧断垂金扇”“醉打万珍

楼”“怒打铁面佛”“计惩花太岁”“重修净慈寺”等超微型传说故事，并配少量的文字说明，为图像起点睛作用，艺术地展现了一个扶危济困、好打不平，息人之争、救人之死的活佛形象，颇具收藏价值。济公酒标民国时期就已出现，较早有广东万福堂“卫生酒”的济公酒标，继之有河南地方国营南召酒厂的“济公乐”酒标、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酒厂的“济公酒”酒标。济公故里天台，红石梁集团济公家酒坊有限公司、道济酒业有限公司，以天台山红曲酒工艺酿制面市的“济公家酒”“道济家酒”“济公家酿”，更是任君欣赏、任君品尝、任君收藏。2015年，济公家酒坊列台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同时也为国家文物局的“指南针计划”项目落户基地之一。济公自己所赋的“醉傲风颠卒未休，杖头明月冠南州”（入录南宋初编、明清增益的《禅宗杂毒海》）诗句，也为他的酒缘禅心增添了浪漫色彩和无穷魅力。

②在雕塑、建筑方面。最为接近真人济公的天然雕像，可谓南宋释居简《北磻集·释笠岩记》所载的，“嘉定二年（1209）春……余登赤城绝顶，浣洗肠井，智浚之，则甘泉源原有乳色，瞰书记岩，临焚槁池，憩释笠岩，周览江山，徘徊不忍去，感昔人嘻难殄瘁之所成就，而光明卓伟如此。”即于济公圆寂之前，居简禅师登天台赤城山时，发现一块颇似济公面容的岩石，称之为“书记岩”。1547年前后成书的明郎英《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亦载，其时的杭州净慈寺罗汉堂已有济公佛像供奉。万历十五年（1587），山东济南长清灵岩寺千佛殿出现“济颠和尚”罗汉彩塑；至清，灵隐寺罗汉堂也供奉济公。山西稷山马村青龙寺明代末期出土的一尊三彩济公坐像，头戴紫色僧帽，身穿绿色僧袍，脸部兼具悲、喜、谐三种表情。苏州西园寺罗汉堂清代创作的济公雕像，脸部一半作笑，一半作哭，以一副滑稽、幽默的表相面对人生；天台赤城山济公院一尊济公像，脸部表情更为生动，从左看“春风满面”，从右看“愁眉苦脸”，正面看“喜嗔各半”，充分体现了济公“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哪里有不平，那里就有我”的秉性特征。五台山显通寺的陶瓷济公像，面带微笑，颈挂黑色佛珠，两手分执僧鞋、破扇，襟袖不整，一副形骸放浪、无拘无束的表情；普化寺的悬塑济公像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啼笑皆非。著名表演艺术家、电影《济公》主演游本昌收藏的竹雕济公，通高36.5厘米，上部圆雕济公像开怀大笑，下部则是整竹雕成的大酒瓮，可谓匠心独具；高公博的济公百态，储立之、虞金顺的醉济公陶塑、雕塑，也是春兰秋菊，各有千秋。河北徐水古酒、四川邛崃济公酒，酒瓶皆以济公形象造型，亦是颇有创意。台湾一贯道神威天台山道场的四面济公圣像，慈悲喜舍，眷顾四方；高雄旗山凤山寺，1967年开光的济公像，罗汉造型，右手持扇，左手握酒壶，为全岛最高；嘉义南恩寺的济公像，戴一副墨镜，以挡西晒，为外宣的一大亮点；台南南化乡还有一尊双面济公像，与天台赤城山的三相济公像类似，妙趣横生；更为奇特的是，台东北部宜兰一寺庙供奉的济公像，其随身法器不但有太阳镜、大哥大（手机）、手表，且还配有一把乌兹冲锋枪，可谓摩登之极，金发碧眼的洋人见之，也竖起拇指，连连称Modern.Modern。

济公形象与建筑设计互为融合。2004年重光的天台济公故居，在城区赭溪南岸不很宽敞的济公李府遗址上，再现南宋封建仕宦府邸布局的“三进九明堂”。故居东面的陇西园，富济公表相。跨园门而入，葫芦放生池，一泓碧水，涟漪荡漾。池中“钓月亭”、颈处“耕云桥”，皆以济公自题画像中的“倒骑驴子归天岭，钓月耕云自琢磨”之诗句命名，频展济公视功名利禄如云烟水月，禅意浓浓。主体建筑“济佛殿”，两侧山墙与门窗裙板，分别采用济公传说故事的砖、木浮雕镶嵌装饰。假山“降龙亭”，寓意济公降龙罗汉转世，法力无

边；倚角“醉仙楼”，顶置济公酒葫芦，金光闪闪，隐喻济公喜酒行侠，匡扶正义，抑恶扬善。2005年3月，获浙江台州“建设工程括苍杯金奖（优质工程）”。

天台赤城山济公西院为中国工程院齐康院士之设计力作，建筑风格奇特，依势造房，频展济公个性、形象，主要由破袈裟、破帽、酒葫芦、破鞋、破扇等一系列象形建筑小品组成，游廊相接，构思奇特。“袈裟台”依山就势建造，柱高13米，从基础直透屋顶，结构酷似破袈裟，四面透风，宛若褴褛飘然，有超凡脱俗之感，屋顶的根根椽条斜插土中，隐喻济公魂归故里，精神永恒；“破帽”屋顶与岩壁间挂有一串环状佛珠，勾勒出一顶济公帽轮廓，主院形似济公的破帽子，名“八盖阁”，隐喻济公法力覆盖四面八方，阁内栏杆连椅，可供游人小憩；“葫芦斋”整个建筑形状似一个横放的葫芦，别有一番情趣；“破鞋”建筑，状如济公的一只破芒鞋；山门四面敞开，顶上藤蔓缠络，野趣盎然；“破扇”为接待室，雅室数间，结构前宽后窄，形若济公的破扇子，寓意深深。1993年获全国“建筑师杯”优秀奖，1996年被评为浙江省风景名胜优秀建筑。与济公西院比肩而立的济公东院，建筑采天庭院式，青瓦坡顶，粉墙交替，古朴、典雅、亲切，同时又有一种寻幽访胜的神秘感。如果说济公西院的造型似一位行脚、云游的颠僧，则济公东院更像一位端坐、小憩的禅师，佛理禅意浓浓。

③在舞蹈、曲艺方面。约产生在清乾隆年间，流行浙江舟山定海、普陀一带的跳灶舞（又名跳灶会），为海岛渔民喜庆丰收时表演的一种舞蹈，后来发展为农历腊月廿三祭灶的一种仪式，以示送旧迎新，祈求消灾免祸。因其舞姿动作逗趣，酷似跳蚤，民间戏称其为跳蚤舞（跳蚤会）。民国十一年（1922），定海白泉教书先生章孝善，将传说的“济公斗火神”故事融入其中。火神身穿红绿花袄，一手握花伞，一手提香篮，一闪右一闪左躲着“济公”前进，“济公”着僧衣僧帽，腰系草绳，手握破扇，一闪左一闪右阻挡火神行进，构成“驱赶火患，祈求太平”之吉祥意境。新中国成立初，跳灶舞由双人舞改编为群舞，配上“舟山锣鼓”，以高跷形式展示，成为一种节奏明快，舞步粗犷，诙谐逗趣，充满喜剧氛围的滩头舞蹈；1953年，章孝善弟子何福志将其搬上舞台，1955年2月获浙江首届民间古典音乐舞蹈观摩大会大奖，入编《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1990·中国舞蹈出版社）。2006年，列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现普陀展茅等地仍有它的身影延续。

武义柳城畲族的《花轿迎宾·济公救新娘》一出，两顶花轿，假人抬、真人坐，进退摇摆自如，动静相间，声形并茂，为民众百姓所喜闻乐见。温州鳌江，每当收获季节，都要举行“迎龙”民俗活动，中间伴有《济公跳升平》舞蹈。河北昌黎秧歌《抢亲》，也是根据济公传说，艺术表现济公打抱不平，戏弄恶少，拯救民女的故事。贵州苗族的水鼓舞，近年也融入济公传说内容，欢乐色彩更为浓郁，2006年列贵州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济公曲艺，是以济公传说为题材，通过说、唱、演、评、噱、学等演艺，表现济公的艺术形象。清代伊始，就有“三臣五亮十八奎”名嘴讲《济公传》。民国早期，自著名评话演员范玉山自编长篇评话《济公》起，曲艺舞台相继出现了评话《济公》范（玉山）、虞（文伯）、沈（笑梅）、陈（浩然）四大家。范玉山模仿苏州西园寺罗汉堂的济公形象起角色，大小眼睛、高低眉毛、歪嘴、半只面笑、半只面哭，诙谐风趣，常常引起听众的捧腹大笑，且说演随机应变，撒得开，收得拢，每回书都有“肉里噱”（以人物行动、情节本身抓取笑料的一种方式、方法），人称“活济公”。虞文伯仿照无锡“泥人张”的济公造型，舌头往上翻卷，一手敲鼓，一手击钹，滑稽可爱，他丹田充沛，不但有洪亮的阔音，而且还有独

特的尖音，一声“掌心雷”，脆而响，声震梁椽，素有“滑稽济公”之誉。沈笑梅塑造的济公，是一个喜欢杯中之物的大舌头吃醉济公，他语言俏皮，以面风、眼神、手面表演吃醉济公另有一功，听众称他为“醉济公”。陈浩然十六岁起说济公，那时还是童声时期，他抓住这个特点，用小嗓子发音起济公角色，既天真又幽默，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人称“小济公”。当代评书艺人辽阳施星夔采集济公逸闻传说，说起书来出神入化、曲尽其妙，也有“活济公”之誉，他的济公《大闹秦相府》，收入《中国评书精华·神怪卷》（1991·春风文艺出版社）；杭州王超堂播讲的评话《济公传》，亦是深受欢迎。流行于浙江温州及毗邻地区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温州鼓词”（过去艺人多为盲人，故又称“瞽词”或“盲词”），济公传说故事历来为其主要的演出剧目之一；2006年5月，温州鼓词与天台的济公传说，一道经国务院批准，列首批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④在戏剧、影视方面。济公形象的深入人心，与济公戏剧、影视中的乐曲传唱不能分开。早于南宋时期，著名作家、诗人陈德武的《马头调·醉打山门》（入编《白雪遗音》，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社重版），就有“鲁智深……我出家来这五台，吃的是甚么斋，西天的活佛今何在？那济颠僧，五荤都用他全不戒”的曲词入戏。虽说是段文字把济公的生平向前作了挪移，使其成为与梁山好汉同期的北宋人物，但作为一种反映民众百姓愿望与祈求的戏剧济公传说表演，却也感觉自然。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只要一提起济公，耳边就会响起游本昌主演《济公》，由张鸿喜词、金复载曲、何纪光演唱的“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哪里有不平哪有我”的主题曲。歌词紧扣济公的形象特点，突出表现济公的“彰善瘅恶”精神，男女老幼反复传唱，红尘方外皆认成功。再如游本昌《济公游记》的童音《心平歌》《心与莲花随》《心净自成佛》，张默《济公新传》的《快快乐笑笑王侯》《观自在看花》，陈浩民《济公活佛》的《快乐颂》等，皆佛理芬芳、禅意浓郁，平添神异色彩，充满诗情画意。

元明之际，孔学诗以“疯僧扫秦”为内容的《东窗事犯》，与周礼的《东窗记》剧目问世。故事大略叙述：南宋岳飞率岳家军在朱仙镇抗击金兵，朝廷却颁诏班师，回朝后被秦桧等扣以“莫须有”之罪名杀害。一日，桧至灵隐寺进香，济公以地藏菩萨转世化身风魔和尚叶守一（也作“叶守益”）<sup>[11]</sup>，揭露了秦桧、王氏这对恶夫毒妇，东窗下密谋陷害岳飞父子之事，并以地帚扫秦，痛斥他违天理、丧天良，逆民心、犯众怒，终究要遭报应。桧哑口无言，派虞侯何宗立捉叶。哪知人去楼空，留诗几句。桧再命何去东南第一山追缉，何在阴司见桧披发戴枷，由鬼吏押着走来，东窗事发。何宗立回转阳世，讲起秦桧在阴司受报之事，大快人心。其中之《满庭芳》曲词，更是流传广泛，曰：

南渡功臣，中兴良将，平金奋志驱兵。太师秦桧主和议，奸周朝廷，伪诏班师。东窗下与夫人设计，诬陷岳飞父子，屈死非刑，更堪怜堕井银瓶。那秦丞相被冤魂迷弄，心疑忌，往灵隐寺斋僧，遇叶守一从头点化，报应甚分明。方显忠良谗佞，千古谩评论。

嗣后，姚牧良在《东窗事犯》《东窗记》的基础上，将其改编为《精忠记》，剧本的思想性得到全面加强，更为贴切地表达了民众百姓的愿望。有资料统计，京剧、川剧、苏剧、汉剧、徽剧、秦腔、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桂剧等都有此剧目，足见其于当时的影响之大、传播之广。嘉靖二十六年（1547），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也载，“陶真”其俗殆于杭，无异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明末清初，吴郡张大复新创《醉菩提》一剧，以济公传说为题材，塑造了一个不饬细行、饮

酒食肉、市井浮沉，匡扶正义、抱打不平的“颠僧”“侠僧”形象。同治六年（1867）前后，随京剧戏班进入上海戏园表演，由济公僧传改编的《赵家楼》《火烧大悲楼》《马家湖》《古天山》《双头案》《白水湖》《慈云观》《八卦炉》《八魔炼济颠》等折子戏，风靡十里洋场，其后发展为连台本戏《济公佳话》。光绪三年（1877）、六年（1880），又有盈桂轩的《济公传》献演沪上，与天仙茶园的《济颠拿早魃》《济公僧戏耍知县》二戏演出。民国初，上海新舞台编演的十八本《济公活佛》，由丑角夏月珊饰演济公，诙谐幽默，配上机关布景和幻灯魔术，舞台效果更为强烈；天津新民大戏院，也有海派名角刘汉臣、高三奎、琴雪芳等演出1~9集《济公活佛》。上世纪30~40年代，上海老闸戏院上演七十集《济公传》连台戏，“三公老生”筱芳锦出演济公，唱腔挺拔清越，表演亦庄亦谐，谓极一时之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于北平创办“鸣春社”，亦曾为月余演出连台本戏《济公传》。

1981年，上海昆剧团据济公传说故事，新编了《济公三戏花太岁》一剧，于是年3月5日献演沪上劳动剧场，由此揭开内地济公信仰再度得以恢复的序幕。剧情分《问尸》《拾赃》《救贞》《初戏》《再戏》《三戏》六出，演恶霸花太岁诈取兴隆绸店店主陆应藩钱财，害其性命，又栽赃于陆婿高国泰；济公洞察命案，作法纸人如生，伴随陆女淑贞，几番几次加以保护。最后，在余杭县大堂，揭露并惩罚了互相勾结的花太岁、知县及其狗腿，陆应藩复活，高国泰释放与陆淑贞团圆。此外，在济公戏剧中，游本昌的小品《济公办学》、河南平顶山宝丰的魔术剧《济公》、湖北仙桃沔阳的花鼓戏《济公追踪》等，也是深受民众百姓的欢迎喜爱。

宝岛台湾，清代流行自泉州传入的布袋戏《济公传》，接有皮影济公戏。上世纪下叶，济公电视布袋戏风行。罗兰的《济公传》，以当代诗歌剧形式，将传统艺术与现代手法完美结合，全新地演绎了济公的艺术形象。明华园1983年上演的歌舞《济公传之雪狐情》，至今演出场数超千，为是园脍炙人口的重头戏码之一，多项获奖；1990年，是剧参加北京“十一届亚运艺术节”会演，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在新加坡，也有武侠古装剧《济公活佛》演出。

民众百姓对济公的尊隆、景仰与崇拜，及相关济公戏剧的先行，带动了济公影视事业的发展。自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开心影片公司发行《济公活佛》（四集，导演汪优游、主演徐卓呆）伊始，近百年来，影视界的“济公热”可谓高潮迭起，此起彼伏，从未止息，播映济公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主要有：

伊秋水主演的《济公活佛》（1939）、《济公活佛》（1949），陈倩如主演的《济公传》（1939），尤光照主演的《济公活佛》（1948），秦小犁主演的《天魔女三戏济颠》（1950），石燕子主演的《济公三气华云龙》（1950），梁醒波主演的《济公新传》（1954），洪波主演的《济公传》（1954），上官清华主演的《真假济公》（1955），小波主演的《济公活佛》（1957），梅绮主演的《济公火烧琵琶精》（1958），庠斗主演的《济公活佛》（1963），新马师曾主演的《济公活佛》（1964）、《摩登济公》（1965）、《真假济公》（1965）、《济公捉妖》（1965）、《济公大闹公堂》（1965）、《济公斗八仙》（1966），陈宝芳主演的《济公大闹公堂》（1965）、《济公怒斩白骨精》（1965），蒋光超主演的《真假济公》（1969）、《济公活佛》（1969），野峰主演的《乌龙济公》（1978）、《佛跳墙》（1977），凌峰主演的《大小济公》（1982），李国修主演的《新济公活佛》（1982）、金骅主演的《万家生佛》（1971~1972），岳阳主演的《济公活佛》（1975）、《降龙罗汉》（1984），许不了主演的《降龙罗汉》（1984），林国雄主演的《济公》（1986）、《济公活佛》（1986），



龙冠武、小彬彬主演的《糊涂神仙》（1986），石英、陈子强、澎恰恰主演的《大小济公》（1987），郑平君、佩佩主演的《快乐神仙》（1988），吕凉主演的《济公》（1988），赖慧中主演的《大小济公》（1989），游本昌主演的《济公》（1985）、《济公活佛》（1989）、《济公游记》（1998）、《济公·古刹风云》（2009）、《济公·茶亦有道》（2010）、《济公游十方》（2012），顾宝明、游安顺主演的《济公新传》（1991），周星驰主演的《降龙罗汉与济颠》（1993）、《济公》（1993），周明增主演的《济公》（1995），谢韶光主演的《活佛济公》（1997），周明增、林佑星主演的《济公活佛》（1997），梁荣忠主演的《济公》（1997），麦嘉主演的《济公传奇》（2000），张默、张澜澜、韩雨芹主演的《济公新传》（2005），龙绍华主演的《济公》（2006），韩东岳、韩文青主演的《济公新传》（2008），陈浩民主演的《活佛济公》（2009）、《活佛济公·2》（2010）、《活佛济公·3》（2013），霍正奇主演的《济公十八嫁》（2011），郑元畅主演《济公之人皇鼎》（2015），郭德纲主演《济公传》（2016）等。

在济公影视系列中，还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剪纸片《济公斗蟋蟀》（1959），妙趣横生，赢得少年儿童的满堂喝彩。盛世龙吟（前身为杭州奇想动画工作室）2003年制作的三维动画《济公·飞来峰》，社会反响良好，2004年获全国CG动画大奖；2005年推出的3D动画《济公》，艺术地展现了神通广大、云游天下的济公，诙谐嬉笑面对众生，一把破扇除暴安民，惩治仗势欺人恶霸，戳穿骗子假仁假义，与妖精斗法，与坏人斗智，匡扶正义，替天行道，一双冷眼看透世态炎凉，一副热肠扫除人间不平，由人赞，凭人笑，随人骂，任人嘲，逍遥自在无挂碍，亦颠亦狂亦俗流的为僧形象，颇受少年儿童的青睐、喜爱。2016年6月中下旬，天台济公故里与央视动画联合打造的动漫《小济公》（52集），于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播出，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收视率不断飙升，先后获第三届中国文化艺术“最佳动漫作品”奖，国产动画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二等奖”，浙江省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实现天台历史零的突破。

大略估计，时下两岸四地正热播的济公影视至少也在十五部以上，足见济公传说所传递的济公故事，已经成为影视事业发展的重要根基与源泉所在。

### 3. 对旅游民俗的影响

旅游是出于提高文化素养、扩大知识范围之需要，以实现某种愿望为目的，暂时至异地游览、观光，休闲、消遣，或者开展商务、宗教、体育、互助、交流等的一种综合性社会活动。中国列名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殷周之际就有旅游活动开展，老子李耳、孔子仲尼，高僧法显、玄奘，与郑和、徐霞客等，皆为赫赫有名的大旅行家。尤是大成至圣，一生游历丰富，主张以游览、游学、游仕为形式，注重文化、自然、健康之旅，倡导在游中问学、授学，求仕、入仕，生情、怡情，悟道、传道，从而既增长己之学识、见识，又实现己的理想、抱负，因之被后世尊奉为辨识旅游与“佚游”的传统经典哲理标准。

济公一生，“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入录释居简《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续佛慧命、弘法布道足迹遍及浙江雁荡（温州·台州）、东阳、西溪（杭州），与江西、安徽、朱泾（上海）、河南、河北，新疆、陕西、四川、宁夏（甘肃）、山西等地，及相应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可能到过福建。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充分证明，济公传说对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巨大。

海南澄迈的济公山，原名石栏岭（山猪岭），自1993年8月发现一巨石的模样，“歪

破的毡帽、高耸的鼻梁、笑眯的眼睛、滑稽的嘴巴、颠荡的身态”，酷似济公活佛而易名，并经当时的广东省地质大队勘测论证，农垦总局批准，立项开发济公山旅游，现已发展为具有大小景点 50 多个，景区面积达 25 平方公里的旅游度假区。湖南邵阳的济公岩景区，亦因一石形态诚如济公，结合济公曾于此修炼，常于一洞内水宫濯足，留下济公岩、济公庙、济公亭，与豪珠岩、僧鞋亭、架梁亭、破帽亭、蒲扇坳等景观、遗迹的传说故事开发。天台济公故居、赤城山济公院，东阳横店大智禅寺，杭州灵隐寺、净慈寺，衢州开化铁佛寺，台湾高雄的一贯道神威天台山道场、凤山寺，嘉义龙隐寺等济公寺庙，也因活佛之名成为旅游观光的首选场所，香火鼎盛。已经为国家 5A 级风景旅游区的天台，乘势以济公的智慧、担当，正义、神奇，诙谐、幽默，打出“济公故里——东土灵山·仙景桃源”之宣传口号，并经上级台湾事务办公室批准，每年举办“中华济公文化节”，通过“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平台，与国际济公祭祀活动的开展，充分展示天台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悠久之历史文化，全面推进区域旅游不断向纵深发展，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济公与民众百姓亲密无间的鲜明个性及其形象特征，尤其是其知民心、拯民命、解民困、排民忧、保民安、娱民乐，感谢恩人、原谅仇人、帮助苦人、救济穷人、调伏狂人、启迪愚人、感化恶人、鼓励善人、警策懒人、醒觉迷人，既出世又入世的“人间佛教”理念，不但涵盖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且对整个社会民风习俗的改进、改良，也具很大的感染力、影响力，成为民众百姓的一种共同精神理想与幸福追求。

①名号衍生。如济公故里天台的木鱼山和利济桥，讲的就是小西门外，始丰、赭溪两条溪流绕城，交通十分不便，民众纷纷上书，请求县衙牵头组织修桥铺路，谁知杜知县对百姓的要求充耳不闻，一心算计霸占国清寺的金木鱼，结果被济公用破蕉扇扇进溪沟，金木鱼变成了“木鱼山”，挡住恶水，并将杜知县压在底下，木鱼柄随水漂流到小西门外，变成了一座弯月弓桥，百姓遂称之为“利济桥”。

杭州灵隐寺前的飞来峰，是讲四川峨眉山，有一座会飞的山峰。济公掐指算来，某日中午这座奇异的山峰，就要飞到杭州灵隐寺前面的村庄上来，届时将要压死很多人。于是，济公五更天起床，进村挨家挨户劝说大家赶紧收拾衣着细软逃生，不料没有一个人相信。眼看中午临近，奇异山峰就要飞来，济公见一户人家娶媳妇的花轿刚到，急中生智，赶忙推开众人，把刚出轿的新娘子往肩上一背，就往村外飞跑。和尚抢新娘了！和尚抢新娘了！这下把全村的人都给惊动了，不管四邻九舍、亲戚朋友，还是男女老少，全都追了出来。济公这才放下新娘，大气喘喘往地上一坐，人们也刚好追到他的跟前，一声“轰隆隆”的巨响，飞来的山峰刚好压在他们的村庄之上。

衢州开化铁佛寺的故事，讲的是一对蛇妖变成人形混进肖山岭寺庙当和尚，正经不念，专干谋财害命勾当。一天，他们假装到徐塘高韩村化缘，看到那里人寿年丰，民风淳朴，顿起害人之念，从身上捉了几只跳蚤丢进水沟，口中念念有词，顿时变成血吸虫寄生钉螺，再乘人下水时，钻进人的身体。不多时，该村的男女劳力都染上血吸虫病（俗称“大肚病”），家家唉声叹气，苦于求医无门。两蛇妖乘机放话：“大肚成畚箕，神仙也难医；用我祖传方，才能病根除。”许多患者为了解除痛苦，只好跑到肖山岭来求。可这两个家伙黑了心肠，要价极高，一纸处方需银几十两，除了少数财主，民众百姓哪能承受得起？大祸临头，无钱硬撑。死的死，迁的迁，人兴财旺的高韩村很快败落下来，由上千烟灶剩下二三十户。济公听闻这个消息，气得七窍冒烟，专程赶至开化，亲自找这对残害百姓的妖孽算账。那天一早，

济公单枪匹马跑来叫阵，蛇妖只好被动应战，双方就在肖山岭背斗起法来。蛇妖吞云吐雾，搅得天昏地暗，济公抖动破袈裟，一个风卷残云，天地顿然清朗；蛇妖摇动尾巴，引起飞鸟走石，济公轻摇破扇，一个晴空霹雳，就把沙石扫落一旁。蛇妖的雕虫小技，哪抵得上济公的无边佛法。不下几个回合，妖孽便原形败露、真相示现。济公一手一条将蛇抓起来，往悬崖上狠狠一甩，妖孽自然也就呜呼哀哉了；接下，济公再略施小技，从破袈裟里抓出几只大虱子，告诉民众把它放到有血吸虫寄生钉螺的地方，一物降一物，大肚病自然也就减轻、消逝了。当地百姓为纪念济公慈悲惩恶，就把济公斗法的形象铸成铁佛，镇守山门，又把寺庙更名为铁佛寺。

现代社会，以济公，或以济公俗名修缘、法号道济命名衍生的公司、厂家、商店更是数不胜数，如广东济公保健食品有限公司、潮州济公食品有限公司、东莞修缘饰品有限公司，杭州修缘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北京道济测绘有限公司，台湾修缘钢铁有限公司、香港道济化妆品有限公司，天台济公家酒坊有限公司、道济酒业有限公司等，及前已述说的火花、烟标、酒标，与济公山旅游度假区、济公岩景区等，无不说明济公、济公文化、济公传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下，皆具增进社会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价值效能。

②美食传承。外地人来天台济公故里作客，一提起“饺饼筒”，无不啧啧称奇。一张薄薄的面饼皮，卷进各种荤素菜肴，敷油稍烤，色香味俱佳，既可主食又可下酒，传说就是永宁李府预约的客人未到，济公将剩菜包卷在面饼皮中创制。南宋绍兴年间，进士林洪的食谱《山家清供》（入录《中华饮食物语》之《食之语》分册，2004·云南人民出版社重版），在“煨金煮玉”美食的制作说明中，专门辑录了济公《笋疏》的“拖油盘中煨黄金，和米锅中煮白玉”妙句。无锡酱排骨，色泽酱红、咸中带甜、酥烂浓香，传说其秘制方法，是乃济公对熟猪头肉店店主屡次施舍熟猪头肉的回赠。还有，天台的济公八大碗、杭州虎跑的“济公宴”，以及流传至今的修缘蒸糕、济公雪团、济公狗肉面、济公一品鲜、济公罗汉斋等美食，不乏也与济公传说的流布、影响联系密切。

再有，济公喜酒喜肉亦喜茶。孙树培导演，游本昌、徐福来主演的电视剧《济公·茶亦有道》，讲述的就是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的斗茶大会上，上届茶王陆天一遭师弟钱万年陷害，被薙夺参赛资格，气愤不过，抑郁而终。其子陆清远承父遗志，在济公的相助下，揭穿县官和钱万年勾结，陷害陆天一的丑事，并使陆清远顺利当上了茶司马。同时，济公故里自古就为名茶之乡。早于东汉、三国年间，尊玉帝通明宫天神，位列四大天师之一、道教灵宝派祖师的葛玄就于天台山植茶，因山高四季常有浓雾缭绕，故以“云雾茶”名之。当年智者大师撰述佛典经仪，必先以云雾茶供佛，隋炀帝杨广江都患疾，也以云雾茶疗治。然，好茶亦需好水配。天台山山重天外，水复石台，或幽静阴柔，千丈见底，潺潺注人心田，或峡溪湍急，猛浪若奔，励人勇往直前。唐“方三拜”千公游台山，由衷对台山之水发出“直是银河分派落，兼闻碎滴在天台”（全诗名《石门瀑布》，入编《方千诗集》《全唐诗》）之气吞山河啸吟，茶圣陆羽亲定紫凝南峰瀑为“天下第十七泉”。唐贞元二十年(804)，入山求法的日僧最澄，回国时带去云雾茶茶籽，种植比睿山，人称“日吉茶园”；太和二年(828)，朝鲜半岛新罗遣唐使金大廉，亦于台山请得云雾茶茶籽，归种于三神山之一的智异山。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日僧千光法师荣西二度入山求法，连连称云雾茶为“佛天雨露”“帝苑仙浆”，为养生之“仙药”，益寿之“妙方”，回国种于脊振山、福寺山，并传制作技艺，奠定了东瀛茶道基础，尊为扶桑“茶圣”。流传至今的济公佛茶，为台山云雾

茶的一种，产自五百罗汉道场石梁方广寺周边高山，紧结挺秀、绿润显豪、汤色杏绿、清澈明亮、香馥若兰，品之饮之、可感可悟，佛度众生、茶蕴万象，水光山影、自然相生。

③教人节俭。不少济公传说在长期的流传中，已经成为后人的口头禅。如南宋嘉泰四年重修净慈寺时，因连日天降大雨，檀越所施斋粮意外运输延误，虽送粮民工正乘天气放晴，急急担来，无奈远水难救近火，数百工匠与百余寺僧晚斋无米下锅，急得住持崧长老团团打转。济公不慌不忙，从怀里取出一个小袋，往千人锅中倒进七粒米，加上八担水，盖上锅盖，念上一句“唵……嘛呢叭咪吽”，偌大千人锅竟然全锅粥熟，让全体工匠、寺僧饱餐一顿，杭州民众百姓因之称节俭为“七粒米，八担水”。

④辞汇增益。随济公传说故事的流传，不少句语发展成为反映民众生活经验，或者表达百姓愿望，形象简练，既带文言色彩，又具口语气息、通俗趣味、交流便捷、广泛流行的定型语种——俗语（也称常言、俗语）。如“念弥陀，捣蟹酱”，讲的就是济公行走溪畔，见一只大螃蟹横行霸道，追食小鱼、虾米，恨极就将其逮住，一面口念弥陀，一面用石块将其捣成蟹酱，撒入水中，让那些平日受欺的小鱼、虾米，美美食用，解读就为“惩恶即是扬善”。郭小亭《评演济公传》描述济公回台时所抒发之“兔走荒台，狐行败叶，俱是当年歌舞之地；露冷黄花，烟迷剩草，亦系旧日征战之场”的感慨，恰似一幅深秋衰落的图画，暗示着乡村败落的实情实景，故而成为后人叹怀世事无常，所屡屡引用的妙句佳语。东阳也有“一家不知一家事，和尚不晓大智寺”，寓意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源出济公信脚弘法途中，发现有这么一座古寺坍塌衰败而发的叹息。民众百姓更是从济公的近民、亲民、爱民的形象中，期望当政为官，“为民办事像济公，忠诚可靠像关公，公道正派像包公”。济公富有个性化的言行、穿戴，事迹、功德，也被民众百姓归纳提炼、总结发展为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形象难忘的歇后语，诸如：

- 济公趴梁 —— 没位置；
- 济公嫖妓 —— 晒火箱；<sup>[12]</sup>
- 济公装束 —— 衣冠不整；
- 济公走路 —— 疯疯颠颠；
- 济公治病 —— 主动上门；
- 济公救苦 —— 寻声而行；
- 济公破蕉扇 —— 神通广大；
- 济公酒葫芦 —— 法力无边；
- 自杀遇济公 —— 想死死不了；
- 济公过日子 —— 只讲吃不讲穿；
- 济公吃酒肉 —— 不管清规戒律；
- 济公当和尚 —— 口不念经嘴要吃荤；
- 济公显神通 —— 唵……嘛呢叭咪吽。

#### 4. 对民间医学之影响

《大英百科全书》谓：“一个宗教领袖除非能治病，否则很难成功。”意即无论何种形态的宗教信仰，倘若他的领袖人物不懂医学，则是教便很难在人类社会生存；非常明确认为，各种宗教形态都应具备从事医疗救助和指导病患康复的技能，尤在施行祈愿祝福、驱魔祛邪和洁净仪式时开展这种活动。济公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早于南宋时期，就有释居简《湖隐

方圆叟舍利铭·济颠》的“勇为老病僧办药石”记载；上世纪下叶，又以道家名医入编日本东京吉元医院院长吉元昭治的《道教与不老长寿医学》（杨宇翻译，1992·成都出版社）。江苏无锡道院壬遁手录的《坐功秘要·济佛静坐篇》，以扫除妄念，凝神固气为炼养法门，圆融佛道两家于一炉，互证互参，将劝人行善与疾病治疗有机结合，诚具修持炼养特色，为传法弟子、信徒信众和疾病患者所欢迎。台湾圣德杂志社刊行的《圣德治病秘方》，内辑传为济公留下的单方、验方多种。香港康济会同人惯以“济公乱方”治病，实践中也颇具疗效。这可能也是前述林语堂先生赞评济公，“是生活于一个魔术、医药、恶作剧和醉酒的世界里”，为中国“最伟大的疯和尚”之因缘所在。

赵达枢收集于天台济公故里的《济公学医》（入编《济公传说——济公童年少年故事》，2007·天马出版有限公司）故事亦谓，当年永宁济公李府的斜对面，住着一位祖祖辈辈行医的郎中齐渝，颇有名气。小济公看到齐郎中医术高超，十分羡慕，来到齐家，要求收他为徒。齐郎中知道小济公为对门李茂春员外的少爷，再三推辞，不肯收留，并告小济公，郎中是“下九流”，把行医说得分文不值，地位低贱非常。可是，不管齐郎中怎样贬低行医，小济公还是“缠”着非学不可。齐郎中拗不过小济公，只得瞒着李员外，偷偷教小济公医术。小济公勤奋好学，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进步很快。父亲李茂春获悉此事，不但没有反对，并且鼓励他要学就得学好。从此，小济公跟着齐郎中，采访四方，遍尝百草，那些药作用什么，如何配伍，都是了若指掌。天台山亦有传说，伴随济公一生的酒葫芦，是乃小济公在琼台悬崖峭壁采集仙草吊兰（又名吊兰花、铁皮石斛）时，遇上仙九元子所赠。后来，济公离开天台，至杭州灵隐寺剃度为僧，因之也就有了“勇为老病僧办药石”，与辗转市井、乡间，为民众百姓治病的事迹流传。

鉴于济公在民间医药行业的巨大成就与深远影响，现代诸多医疗机构、制药行业乐以济公名号作为招牌，如1985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于北京的妇婴专科医院，1917年与安定医院合并，正式更名为“道济医院”（今北京第六医院），福州、广州、珠海等地也有道济医院、道济中风医院、济公药堂设立，诸多中成药亦是以济公名号作为商品药名，如济公止痛散、济公凉茶、济公百草丹、济公开胃丹、济公喉宝真佛手、济公化石丸等皆是，无论有意无意，都是印证了《大英百科全书》之所谓，并且也从另一侧面，道出了济公之所以受广大民众百姓尊隆、景仰、崇拜的因缘之一。

#### 【注释】

[11] 元代伊始流传于杭州一带市井、坊间的疯僧叶守一地帚扫秦（秦桧）故事，事经清广西、江苏巡抚梁章钜的《浪迹续谈》、江阴知县陆次云的《湖壖杂记》、褚人获的《坚瓠集》，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释巨赞的《灵隐小志》（1947·杭州灵隐寺印本）、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徐宏图的《济公戏曲贯古今》（原刊中国济公网）等著考证，该历史事件真实存在。其中，《浪迹续谈》明确载：“扫秦之疯僧，即济颠。”《济公戏曲贯古今》亦结论，“秦桧与妻王氏谋于东窗，事将发，桧赴灵隐寺烧香，途遇颠僧济公，为其点明隐情，并用扫帚击之。”

[12] 沈孟祥之《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载，一日济公与沈五官等饮酒，济公醉，五官便拉扯济公到新街妓院，虔婆叫了两个女儿来，五官令大姐与济公同睡，自己则与二姐睡去。大姐推济公入房，济公连说罪过、罪过，便起身开门欲走，又怕被巡夜查问，见春台畔的大火箱有些热，便扒上去睡，大姐也就

自个睡了。待朝天门钟响，济公看天色将明，即题一绝予沈五官：“暂假夫妻一宿眠，禅心淫欲不相连。昨宵姑顺君台意，多与虔婆五贯钱。”写毕，即开大门径直而去。

#### 四、济公传说之特点

济公传说经八百多年的聚散演变、扬弃升华，故事内容不断丰富。民众百姓从平庸流俗的济公身上，形象通俗地感悟到敦厚深邃的慈悲博爱、平等和谐、公正公平的人文精神折射，使得济公传说的传奇力、亲和力、凝聚力不断提升，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并在不断的传播中，不断修改、不断发展，循环往复，增益递进，使得济公的出世入世、践行“人间佛教”，慈悲济世度人的价值理念，与民众百姓的精神寄托、思维理想、愿望祈求，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诚然，济公传说塑造的济公又是平凡的，平凡到最最底层的平头百姓，个个都可对他品头评足，生生死死、荣荣辱辱，悲悲喜喜、恩恩怨怨，其实他的在西之灵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他没有丝毫介意，赞誉不喜、闻谤不嗔，戏谑谈笑、丹心依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下，我行我素，继续适时适地适人发出悲壮慷慨，或者昂扬激越的乐章，不断引领人类文明、社会道德向上提升、向前迈进。这大概就是济公传说、济公人物所具有的普世性与人民性的本质特征所在，亦为不衰流布过程中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客观反映与内涵体现。

一是济公是“真、善、美”的化身。济公生于天台、长于天台，长期受“自强不息、崇尚气节，勇于闯荡、敢于冒险，粗犷狂野、机智灵活”的天山硬气熏染，狂而疏，介而洁，着语不刊削，要末尽合准绳，往往超诣；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寝食无定，墨尤隽永，并勇为老病僧办药石。从中不乏可见，济公之颠，实为一种无证无修的任性逍遥，“颠”出了人性的本来面目，“颠”出了人性的大真，甚为前期禅宗的“道由心悟”，与后期禅宗的“本自天然”禅法之完美无缺的辩证统一，亦即济公之颠，既强调“直指心源、顿悟见性”，又主张“纯任自然、随缘任运”，故“有晋宋名缙逸韵”。正是济公之颠、济公之行，皆是从事物的因缘关系上不懈着力，所以“要末尽合准绳”。使得民众百姓清楚知道，或者明了领会，性空乃来世，极乐在人间，为人应在尊重客观、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满腔热情地参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济公言行一致、表里无别，为僧一生，生命不止，济世不息，以己之率先垂范，救民众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心中充满着“慈”，装填着“悲”，这就是大慈大悲，概而括之即为人性之大“善”；再则，济公襟怀坦荡，笑傲江湖，既出世又入世，难忍得忍，难行则行，只在乎别人的离苦得乐，而从不介意自己的得失誉毁，东壁打到西壁，依旧水连天碧，一身垢衲衣，一柄破蕉扇，一个酒葫芦，一双破芒鞋陪伴终生，活也潇洒，死也潇洒，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sup>[13]</sup>修一切善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sup>[14]</sup>，达到般若智慧的真境界，无愧“无我利他”圣僧，无愧民众楷模、百姓表率，无愧禅宗大德、传世“活佛”，无愧儒之大圣、道之仙真，故可赞之为人性之大“美”。民众百姓尊隆济公、景仰济公、崇拜济公，实质是尊隆、景仰、崇拜济公的处世哲理、高尚情操与无量功德，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或是永远的将来，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需求、需要。

二是济公为民众百姓的精神寄托。济公传说通过巧妙的艺术手法，把济公从一个“幼生宦室，长习儒风”（济公《自供》）、“状貌清奇，神智超绝”（民国《虎跑佛祖藏殿志》）、

“美姿容，性聪慧”（比丘明复《中国佛学人名词典》）、“白面书生模样，文生公子打扮”（清郭小亭《评演济公传》）的没落豪门阔少，逐渐塑造成为一个非俗非僧，非凡非仙，面黄似腊，骨瘦如柴，眉如扫帚，一张大口，身上穿一领破直裰，脚下着一双破僧鞋，赤条条露双腿，胸挂念珠、腰别葫芦、手执破扇的颠僧道济，内在无不体现对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南宋不公社会的一种嘲讽、鞭挞与抗争，进而又以济公的坎坷传奇人生、奇异修持行状，震撼民众百姓的本具佛性、清净本性，对济公产生融合、亲近，继之以济公的慈悲情怀、超凡学识，与事迹神通、无量功德，通过济公精神、济公佛学思想的归纳提炼与弘扬传播，并把它引申为爱国、自强，民本、诚信，守法、和合，勤俭、好施诸内容，再把民众百姓的感悟，提升为一种尊隆、景仰、崇拜，济公也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成为人们的偶像，成为民众百姓追求慈悲博爱、平等和谐，公正公平的一种精神寄托，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一种真诚祈盼与身心依靠。

其三，济公负载不同的文化符号。封建社会与现代社会民众百姓愿望的最大变化，在于从封建社会的叛逆、反抗言行，转向现代社会的公平、公正祈求；不过，由于封建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思维、生活方式差异，必然也对济公传说的文化意义取舍，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亦即封建社会祀奉济公为偶像，重于解决温饱、争取人身权利，现代社会树济公为旗帜，重在明了人生价值，提高民众百姓的公共道德水准，并以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为主要内容。济公的事迹神通、济世功德，通过济公传说的衍化，情节更为突兀浪漫、绚丽多彩，使得济公的形象更显全面、高大，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象征，成为激励民众百姓积极进取的一种自觉行动，同时也推及济公登极人类的宗教殿堂受祭香火，并随济公信仰影响的再传播、再扩大，发展为今日的准世界性大教，与济公传说相互交替、绽放不息、魅力永恒。

诚然，从具体的角度而言，济公传说自南宋时代不衰流布至今，这与济公的人物真实、本土原生，灵异神通、圆融佛道，形象多元、神奇浪漫，佯狂疯颠、道行其实，想象奇特、哲理深邃，诙谐幽默、妙语如珠诸特点，也是不能分开。

### 1. 人物真实、本土原生

济公传说发源于济公出生、成长地天台，成熟于修业、圆寂地杭州，并由两地两中心彼此照应，辐射全国，影响整个海内外。济公人物的真实存在，前已述说的宋释居简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元释熙仲的《历朝释氏资鉴》、明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清孔阳公的《李氏族谱旧序》、花润生的《李氏族谱源流序》，并《李嘉猷公支谱》《水坑尾堡李氏族谱》等著，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济公传说的本土原生，是谓所涉的故事，人物真有其人，地名真有其地，内容基础真实，其中虽不乏有一定的拔高神化等情节，但由于贴近人性、贴近人心、贴近生活，故无明显的牵强堆砌痕迹。近年的济公文化研究成果亦显示，济公传说多以济公降诞、童年生活、少年立志、佛门皈依、济世为公、无我利他、匡扶正义、抑恶扬善、救苦救难、普度众生，及民俗风物等为基本内容。稍有区别的是，天台、新昌、嵊州、诸暨、东阳、金华、衢州、乍浦、舟山一带，是以济公的降诞出家、扶危济困、劝善修寺、戏佞降魔、镇妖除怪等的流传相对广泛，杭州、昌化、安吉、嘉兴、平湖、雁荡，与苏州、无锡、衡阳、昌乐一带，则以相府、衙门、山川、里巷、寺庙、民情风物等的流传相对集中，涉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了民众百姓的爱恨情愁、喜怒哀乐，同时也折射着民众百姓自身的叛逆与反抗影子，是为民众百姓自身生产生活的一种真实写照，所以为民众百姓

所乐意传播，并奉之、学之、效之、行之。至于济公传说在民众百姓的传承、发展过程中，人们出于对济公的尊隆、景仰、崇拜，不时对济公事迹和传奇经历，进行嫁接拼凑，融入了丰富多彩的民情风俗等内容，以致把一些本来由民众百姓共同发明创作的技艺，也附会到济公身上，如前述的天台饺饼筒、肉丸糊麦饼、五味粥，及济公一品鲜、济公罗汉斋、济公狗肉面，与无锡酱排骨的创制技艺等，这既是民众百姓的一种心愿寄托与情感表达，也是民间传说创制、发展中的一种带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 2. 灵异神通，圆融佛道

灵异，是人类对未知神秘现象的一种统称，亦即某种现象的确存在，或者事实发生了，但现有的科学知识尚不能说明，或者解释不通的情况。“神通”本为道家用语，《庄子》（又名《南华经》，2007·中华书局出版社重版）的《内篇·人间世》曰：“夫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传至西域、印度后，为佛家所采用。《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大正藏第三十五册）谓：“作用自在无碍，谓之通。佛、神仙、菩萨、外道之所得者也，即通力、神通等是也。”佛门素有“六神通”之说，即如意通（又名神境通、神足通），有了如意通的人，凡事都能随心所欲；天眼通，是指修得与色界天人同等的眼根，有了天眼通的人，不论远近内外、白昼黑夜，都能看得见；天耳通，是指修得与色界天人同等的耳根，有了天耳通的人，一切声音都可听到；他心通，是指能够知道他人的一切心想，有了他心通的人，便不愁遭受他人的暗算；宿命通，是指能够知晓自己，或者其它众生在六道（分三善道、三恶道，三善道即天道、人道、罗汉道，三恶道为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之中的各种情况，有了宿命通的人，过去前生之事，都能回忆，了若指掌；漏尽通，是指断尽见惑（迷于推度三世道理）、思惑（迷于现在事理烦恼），不受三界生死，而得漏尽神通之力。佛门以慧为体，认为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修得六神通，亦即如意、天眼、天耳、他心、宿命五通可以通过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修持而得，漏尽通则只有圣者，如罗汉、菩萨、佛可以修得。

道家也有六神通之说。一谓目通，能彻视洞达，坐见十方，天上地下，无有障蔽，六合（东、西、南、北与上、下）内外，鬼神人物，幽显大小，莫不了然分明，如视掌中；二曰耳通，能洞听天上地下，四面八方，一切音声，无不悉闻，人天禽兽，喧飞蠢动，一切众声晓了分明；三谓鼻通，能晓百和宝香，分辨气数浓薄差失、纤毫必记，四方上下，异域绝境，香臭之气，闻如面前；四曰舌通，万品众物，合为一食，经舌悉知种类，分别其味；五谓身通，能飞行上下，履冰涉水，经山触石，无望碍，分形散体，千变万化，形长充于八极，短入于毫微；六曰心通，迥一切法，皆悉空净。道家提倡“道法自然”，认为只要有慧根都可修持六通，且具体方法不一，众生皆可入道。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祖与诸大声闻弟子的神通行为，在相关经典中屡见不鲜。如梁代慧皎、唐代道宣、宋代赞宁、明代如惺分别所编的《高僧传》，皆有历代圣僧的神异神通介绍；李昉等辑编，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的《太平广记》（1961·中华书局出版社重版），也有神行、分身、预鉴、尸解、驻颜、死而不亡、解梦、神力、祈雨、灭火、送子、治病和念咒等灵异神通记载；明成祖朱棣的御制《神僧传》（永乐十五年「1417」内府刊本复印本），收录了竺摩腾、竺法、佛图澄等二百零八神僧的神通感应事迹。当代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大堪布（藏传佛教中主持授戒者的称号，相当于汉传佛教寺院中的方丈、住持）索达吉的《佛教科学论》（1999·中华书局出版社）也谓，佛教的说



法尽管与现代科学不大相同，但它同样可以解释诸如日蚀、月蚀、地动、潮汐、寒暑、昼夜等现象，佛经所讲的须弥山有些众生不一定能看到，但有很多高僧大德，如无垢光尊者（1308~1363，藏传佛教大师）就曾亲眼见到过。

再从前已论述的济公传说的完善、鼎盛二个发展阶段可知，济公济世中所示现的灵异神通，大略有寂后上偈、募疏，火化蟋蟀现青衣童子，重新藏殿、梦感太后，募化建寺、古井运木，无尾螺、半焦鱼放生，救护黄生、挪移死尸，醉酒贴金、死鸽复生，化钟预言等。其中的募化建寺、古井运木故事，则为典型的佛道圆融表现。以袈裟笼罩诸山，山木自拔，浮江而出，是乃佛教神通之施展，而请六甲神，即甲子神王文卿、甲戌神展子江、甲申神扈文长、甲午神卫上（韦玉）卿、甲辰神孟非卿，甲寅神明文章于香积井拔之而出，工毕御清风而去，明显又是道家的神通展现。在天台山，还有济公寂后魂归故里，亦曾屡屡显圣，救护贩卖私盐脚夫免遭盐兵抓捕的故事流传，这与禅宗初祖达摩 150 高龄圆寂后，有北魏使臣在葱岭遇见祖师只履西还故国的传说故事，可谓相互媲美。吾辈凡夫，当生敬信，端不可无乱揣度，诋毁活佛、诽谤天尊。

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就是佛门虽对伴修行成就增长的灵异神通持肯定态度，但诸乘诸宗素来没有把它作为终极目标予以追求，认为神通不敌业力、道德、真理。佛祖释迦牟尼更是告诫、勉励弟子要重慈悲、重道德、重喜舍，切不可贪图神通、依赖神通，或者刻意追求神通，更不允许弟子于世间如意展现神通。宾头卢罗汉因显神通于世，佛祖不允许其入于涅槃，而为末法之人作福田，唐隐峰禅师亦因在世间显神通后，虑成惑众，自行于金刚窟前倒立而化就是列证。1988 年 7 月，佛学家南怀瑾为周勋男叙印《普庵禅师咒及记传》撰写的序言也明确指出：

神通不是道，得道者未必皆有神通。道为形而上而超然於心物内外，亦通入於内外心物之总体也。神通者，不离於遍心物内外之表；故道为根本，神而通之则为外用者。迷於外用而不知归元，则离道益日远矣。是故古之得道者，未必皆为神通，即或有之，设以神通示现而使世人惑乱於神通而为道者，过莫大焉。故佛之遗教，大小乘之戒范，绝不言以神通为教化者；即此之故，益恐善世之正教而惑乱於神通，有失其正法眼藏也。

从上可见，中华佛教秉承释祖心法，不以标奇立异的神通为修持目标。诚然，济公志行高远，尊隆佛祖，崇敬天尊，在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南宋社会，以“疯颠”隐掩神通，济世度人，可谓一石二鸟，既合理规避了佛祖的法旨规定，又达续佛慧命、弘扬正法、普度众生之目的。这就是近现代印光大师《文钞》所品说的，“凡佛、菩萨现身，若示同凡夫，唯以道德教化人，绝不显神通；若显神通，便不能在世间住，唯现作颠狂者则显无妨”的深刻韵意之所在。

### 3. 形象多元、神奇浪漫

现代作家陈玮君云：“在世界上有一个中国，中国有一个天台，天台有一个小北门，小北门出了一位济公。这人可怪呢，说他是个和尚吧，可他却饮酒、吃肉、不参禅、不念经；说他是个罗汉吧，他又有父有母，姓李名修缘。浙江天台永宁村石墙头，乃济公故居，旁有济佛院，院里仍塑有济公像。要说他是一个凡人吧，可他一摸天灵盖，头上立即现出佛光、金光、灵光，金光缭绕，瑞气万条，身高丈六，头如麦斗，脸似蟹壳，成为一位活灵灵的降龙罗汉。他能掐会算，善知过去未来，还会施展法术。他扶危济困、拯救无辜，斗贪官，杀恶霸，甚至提出诛恶人即是善念的观点，倒是一位伸张正义、善恶分明的义士”（入编曹志

天、赵达枢《济公传说——济公童年少年故事·前言》）。

基于济公之“济”、济公之“颠”、济公之“狂”，及其仁俗兼容、乐善好施，不拘一格、形象多元，济公传说的故事叙述，自始就以释道儒三教的圆融和合，作为内在的贯穿联接脉络。

①尊隆济公为佛。济公生活的南宋时代，由于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封建统治原因，当时的佛教寺庙与僧尼，大多抱着一种超然脱俗的出世姿态，以摆脱朝廷与衙门的控制，谋求自身思想与行动的自由，因之不可避免地酿成了出世与入世的严重脱节，促得济公以特独曲折的出走山门、信脚天下，浮沉市井、“疯颠”济世的方式、方法，从佛门积弊的源头，与封建统治制度展开顽强的叛逆抗争，进而达到普度众生之济世目的。尽管济公的做法，未为当时的佛门所一致认同，但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六祖《坛经》，入编《大正藏》第四十八册）。济公的既出世又入世理念，及其践行人间佛教，弘扬大乘佛法的事迹功德，首先得到了民众百姓的普遍赞誉和明确肯定，自然而然推及济公在佛门地位的逐步攀升，最终把济公神化为罗汉应真、弥勒转世、观音化身、地藏再现，列位禅宗第五十世佛祖，临济杨岐派第六世祖、南岳世系第十六祖，民众百姓更是尊济公为“人间佛教”的伟大先行者与忠诚实践者。当年“逐”居济公的杭州灵隐寺，事后也是敞开山门，恭迎济公法驾回鸾。这里面，无不与济公传说的神奇影响力，与民众百姓对济公的真诚尊隆、景仰与崇拜，密切联系，因果相关。

②誉称济公为仙。作为济公传说创始地的天台山，为全国道教洞天福地的最多之地。十大洞天中，天台山居其三，有“委羽山洞”（第二洞天）、“赤城山玉京洞”（第六洞天）、“括苍洞”（第十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中，天台山占其二，有盖竹洞（第十九洞天，或谓长耀宝光之天）、“金庭洞”（第二十七洞天，或谓金庭崇妙天）；七十二福地中，天台山拥其七，有“东仙源福地”（第四）、“西仙源福地”（第五）、“玉榴山福地”（第七）、“清屿山福地”（第八）“灵墟福地”（第十四）、“天姥山福地”（第十六）、“司马悔山福地”（第六十）。还有驰名整个海内外，列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晨、阮肇遇仙之地“桃源”。所以者乎，“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情之壮丽矣”（东晋孙绰《天台山赋》，入编1995年《天台县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诗仙青莲居士李太白“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全诗名《琼台》，明时入录潘城编辑的《天台胜迹录》，2013·浙江古籍出版社重版）。济公年少功读十大洞天之一的赤城山，自幼即受道家的仙风薰沐。他自己撰作的《游洞霄宫》一诗，与《真像沈提点求赞》亦谓：“云根立仙馆，胜处非人谋。入门气象雄，金碧欺两眸。弹棋古松下，啼鸟声相酬。羽衣读黄庭，内景宜自修。蓬莱隔弱水，九转即可求。……方期过东洞，红日惊西投。徘徊出山去，空使猿鹤愁”（元时入录孟宗宝《洞霄诗集》）。“醉眠不管江海波，浑身蓝缕害风魔；桃花柳叶无心恋，月白风清笑与歌。倒骑驴子归天岭，钓月耕云自琢磨”（明时入录释大壑《南屏净慈寺志》）。从中皆能看出济公对神仙境地的依恋、向往。至元，“无竞斋”的《湖隐上人赞》，更是直截了当以“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破荆棘林，透过金刚圈”作比喻，指称济公亦佛亦仙亦圣，圆融三教，心如止水，敌胜惊群，大彻大悟。

至于济公的道门修持功底到底多深？清崂山白云洞道长王全启的《道乡集》（民国二十二年「1933」道人玄中子朱文彬辑校成书），载有一段济公关于道家内修理论的论述，从中

略可见其一斑：

帘帷光透普天春，识得真时要用心；莫怪老僧都说尽，从来佛度有缘人。人人都说道在眼前，究竟眼前是个什么？生等日谈玄理，想有所心得，试详细以对。噫，回光返照是下手工夫，不是道。而道在目前，回光返照在气穴，气穴在眼下，非在目前。要知在眼前的是个什么？即纯阳所说温温铅鼎，光透帘帷，此光非在眼前乎？故修道之士一遇此光发现，即知是真种出炉。当此时，吾之元神凝归气穴，神返气自回，再加以息息归根，与元神元气相依相恋，呼吸既与神气合一，始为真呼吸，有此真呼吸，口鼻呼吸自断矣。此是天机，莫忽略看过。

从上可知，济公既熟知佛门的经典理论，又精通道家的内丹修炼，圆融同修之功底，可谓达炉火纯青之境界，诚如其浪漫《自供》（入编沈孟梓之《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所云：“自威音王<sup>[16]</sup>已前，神通三昧；至传灯佛<sup>[16]</sup>下世，语戏辨才。……十洲三岛<sup>[17]</sup>恣意遨游，四海五湖无些拘束。”道家《诸真宝诰》亦称济公，“功高东土，果证西天，灵由罗汉而进菩提。修空五蕴，断尽六根僧中称圣；玄功绝伦，道自先天而传后世。弃李门之富贵，卫宋室之江山。道伏天魔外道，禅参玉版金刚。百衲袈裟清风满袖，双拖草履道气盈身。抱慈悲而济困，行方便而扶危，神州大地留圣迹，天台山上话禅机。挥鸾阐教，普度群灵，法轮常转，广布慈云。大悲大愿，至仁至德，妙法度世，古佛天尊。”明代创立的佛道双修，隐世之派——梵天极乐宗，历尊济公为“上清天祖师”，地位仅次“太清天祖师”老子、“玉青天祖师”李淳风。江苏如皋灵威观、句容茅山道观、苏州玄妙观等也尊济公为“度世天尊”，北京龙庆峡神仙院则祀济公为“下八洞神仙”（余七仙为罗祖「即罗清，字梦鸿，也作蔚群」、张骞、鲁班、刘伶、杜康、和合、刘海），明末清初的《历代神仙通鉴》，也是将济公与道教南宗五祖白玉蟾同节合传。福建尤溪倒排山圣僧亭，济公与“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的玉皇大帝同处一室。20世纪三十年代发源于广东潮阳地区，及后传播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弘扬世界各地的德教，则尊济公为玉帝钦授“玉清外相”。

③祀奉济公为圣。济公身在空门，心系红尘，徜徉山水，浮沉市井，干预世俗。他彰善瘴恶、息人之诤、救人之死，他智斗奸相、“疯僧”扫秦、嘲弄贪官、惩治污吏，他慈悲助人、乐善好施、百折不挠、至死不渝。在济公身上，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情怀，与儒家的仁爱、民本思想得到完美的统一。正由于此，民众百姓把他演化为头顶三光、行侠仗义，能替官府断狱，能帮朝廷平叛的“大侠”“青天”“圣僧”。清郭小亭的《评演济公传》谓，南宋皇帝曾敕封济公为“护国散禅师”“天台大衍华藏无遮正觉大师”，钦赐济公“疯颠劝善，以酒度人，普度群迷，教化众生”十六字。台湾台东一座孔庙，里面也有济公配祀。1209年济公圆寂，庵维舍利是乃奉敕归葬虎跑。入录民国十年（1921）的《虎跑佛祖藏殿志》（2007·杭州出版社重版），宣统二年（1910）傅宗馥、张之鼎所撰的《创建紫金罗汉阿那尊者宋敕护国圣僧藏殿佛楼记》，标题称济公为救命“护国圣僧”。我国北方一些地方，还奉济公为冰、砖、煤炭等行业的“窖神”。

鉴于济公在释道儒三教之形象多元，三教共尊济公为“大慈大悲 大圣大仁 紫金罗汉 阿那尊者 神功广济先师 南屏正宗启教弘化佛祖 龙华会上大圆通妙如来 三元赞化天尊”（《南屏佛祖救生度化宝忏》，清同治七年「1868」重版，入编王见川、林万传的《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1999·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再次重版），长达四十八字。显然，其中的“大慈大悲 紫金罗汉 阿那尊者 神功广济先师 南屏正宗启教弘化佛祖 龙华会上大圆通妙

如来”为佛教之尊隆，“三元赞化天尊”为道教之誉称，“大圣大仁”则为儒家之奉祀。

所以，从文化层面剖析，济公传说对济公的多元形象塑造，非常突出地体现了呻吟于丧权辱国、黑白颠到的赵氏小朝统治下的民众百姓，为北伐中原、收复河山，抗争压迫、祈盼自由，希冀九州生气，圣贤豪杰、侠客义士鼎力，并幻想借助超社会、超人类的力量改变这一痛苦现状的一种精神刻划，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济公一生续佛慧命，践行人间佛教，倡导宗教要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积极为活人服务的理念，及其扶危济困、乐善好施、抑恶扬善、急公好义、爱人如己、和乐处世、道济天下的实际行动，这与佛教的自我解脱，道家的因任自然，儒家的忠君爱民主旨也是融会贯通、密切联系，因之得到了民众百姓和释道儒三教的一致赞赏和普遍认同。济公传说的创作，正是紧紧抓住这一脉络，故而形象鲜明，贴近生活，神奇浪漫，勉人励志。

#### 4. 佯狂假颠，道行其实

济公不像其他高僧高道大德那样，或以开宗立派传世，或以注释经论称著，为僧狂而疎、介而洁，以大戒不持、鄙陋清规、戏谑谈笑、喝酒食肉、颠狂济世而闻名于整个世俗社会，与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南北朝齐梁时的宝志禅师等具有某些个性上的类似。济公的不加检点、不受约束的放浪不羁外表，与他的心灵之美，形成强烈的反衬、对比，给人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回顾济公生活的南宋时代，赵氏小朝奴颜婢膝，不惜以毁弃黄钟、屠杀忠良，泱泱大汉、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向通古斯女真降辈称“侄”的丧权辱国条件，换来了行在临安的一时宁静、一度繁华，多少人在“西湖歌舞几时休，……直把杭州作汴州”的“醉”景中浑浑噩噩生存，而惟济公独醒。诚然，众生已醉，我若未醉，如何又在醉里度他？所以者云，济公的饮酒食肉、戏谑疯颠，是乃以“醉”度“醉”，既未犯戒，更非破戒。佛经有云，释迦牟尼在世时，曾让舍利子、目犍连度化王宫的人，但都未获成功；后来，佛祖派文殊菩萨前往，菩萨在王宫，跟他们一起吃喝玩乐，最终把他们都给度化了。文殊菩萨之“行”与济公之“颠”，前后相承，方式相近，皆为普度众生的经典之作。对此，现代著名高僧净空法师亦有开示云：

中国人大都晓得古时候有个济公长老，行持不守戒律，也不守清规。《高僧传》里确实有记载，那是阿罗汉应化而来，不是凡人。济公长老不洗澡、不剃头，一身穿得破破烂烂，他吃狗肉、喝烧酒，他为什么示现这种相？其实这是菩萨的示现，他是来帮助人开悟的。济公长老所度的那些对象，是我们一般规规矩矩持戒、讲经、念佛的人所度不了的那些众生。济公长老心地清净，功德无量，不为烦恼缠绕，他有这个本事。济公长老没有拘束，他样样放得下、样样不执着、样样不计较，但是他的心地清净，决定不迷惑、不颠倒。虽然放荡形骸，你仔细去观察，他样样如法，没有一样与佛法不相应。济公长老那个种种示现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礼仪众生，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深解义趣，他是真正的圣者。

正是济公济世度人的声名在外，早于宋时，就有居简、祖先、普岩、如净禅师等赞誉济公“有晋宋名缙逸韵”“一拳拳碎虚空，惊得须弥倒走”“业识忙忙，风流则剧”“赛尽烟花瞞尽眼，尾巴狼藉转风流”，也有全大同长老、印铁牛禅师，宣石桥、宁棘庵长老称颂济公“参透远老葛藤”“横说竖说，耸动王侯”“得灵隐寺远瞻堂之禅”“胸藏万卷书，笔扫三千首。”元“无竞斋”亦品评济公“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明田汝成、吴之鲸则谓济公“风狂不饬细行，……为人诵经下火，累有果证，……息人之诤，救人之死，皆为之于戏谑

谈笑间。神出鬼没，人莫能测。”“颠含真义，而远（瞎堂慧远）亦似知之，惟庸众之终不释然也。”清晦山戒显、聂先，释自融、性磊，与释明复等高僧大德亦肯定济公，“锦绣蟠胸，出口珠玉，尽大地儒释，皆让一头地”，得瞎堂慧远“密印（秘传）”“神悟绝伦”“澈悟本来”。中社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杂志社的黄夏年教授，在“2008 澳门济公成道八百周年国际济公文化节学术论坛”上交流的《济公是中国的英雄》一文，则称济公“狂中有疯、怪中有才、直中有义、灵中有果”；民间文学专家吕洪年的《济公形象的特征及其文化意义》（《东南文化——天台山文化专号》·1998 增刊），亦对济公之颠狂作了如是的评述：

从艺术典型上说，它有多方面的作用：一是作为旧秩序的破坏者，不平事的救赎者，旧统治的反抗者，其颠狂的性格，正是自身安全的保护色。不论他是真颠还是佯狂。这种性格为他的来去自由，进出方便，敢作敢为打下了一个基础。二是颠狂也是一种斗争与反抗的形式。在无法动摇旧统治的黑暗现实中，采取颠狂者的特殊手段，可以大泄民愤，大快人心。例如传说中火烧大悲楼，欲置济公于死地，济公竟一泡尿，撒了放火者一脑袋，把火浇灭。有学者认为这种对屙尿特别感兴趣的行为，是一种恶作剧。对此，我们暂不论。试想在旧势力十分强大，难以动它半根毫毛的状况下，这种手段，似乎也不无意义。三是济公的颠狂也是其神性的一种表现形态。他貌似肉体凡胎，实际却是一种“活活的知觉罗汉”。只要用手一拍天灵盖，便可透出佛光、灵光，威慑一切妖孽。其颠狂，正是他与常人的不同之处。他随心所欲，消形遁迹，未卜先知，不受时空所限，也非凡人所能及。

从上可见，济公的戏谑谈笑、喝酒食肉之疯颠行状，实乃济公续佛慧命，慈悲济世，普度众生的一种时代需要，进而感悟民众百姓，转化为对南宋赵氏小朝的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公正失衡的封建统治的一种抗争、一种破坏，及对苛严琐屑、固执守旧、墨守成规、不切实际的佛门戒律的一种鞭挞、抨击，甚为寓行道于疯颠之中的一种绝顶高明的智慧展现，是乃“菩萨行于非道，通达于佛道”（维摩诘居士的《维摩诘经·佛道品》，2010·中华书局出版社重版）的一种巧妙手段。

### 5. 想象奇特、哲理深邃

济公传说故事的曲折情节与奇特想象互为表里，很多偶然的巧合，往往成为事件转变的契机，从而使故事急转直下，波澜起伏。诸如《楮溪赶鬼救童》，先讲小济公与村童在楮溪岩坑潭游泳、嬉水，好不惬意。不料身边的小伙伴突然失踪，人们正焦急万分时，小济公一个“水底钻”扎进潭底，“水鬼”见了“罗汉”，赶忙丢开村童，于潭底岩隙间躲藏起来。大家正为村童获救而庆幸时，小济公突然又一跃钻入潭里，并且好长时间不见上来，吓得其他村童急往李府报讯，待王夫人匆匆赶到潭边，却见小济公已经站在岸上，笑嘻嘻地告诉母亲说：“没事了，没事了！”原来他在救上村童后，再次扎入潭中，已经把隐藏于潭底的水鬼赶到酆都阎王爷那儿去了。可谓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小济公的智勇双全由此得到了淋漓尽致表现。

《济公妙对赢秦桧》，是讲秦大奸相请济公为他儿子看病，济公要他酒肉招待。酒过三巡，桧自以为进士及第才学超人，要济公对句。济公问：“赌什么呢？”桧道：“一百两银子。”于是，二人斗将起来。

秦桧说：幽斋；济公对：茅庐。

秦桧又道：开窗；济公再答：闭户。

秦桧接说：读书；济公又对：写字。

秦桧曰，我本是一句话：幽斋开窗读书。济公谓，我也是一句话：茅庐闭户写字。一来一往，对答如流，秦桧难不住济公，先输一百两银子。但他不服，还要再赌，济公应允。

秦桧诡诈一笑，出上联：西卒是个醉，目垂是个睡，李太白怀抱酒坛躺山坡，不晓他是醉还是睡。济公略一思索，对下联：月长是个胀，月半是个胖，秦夫人怀抱大肚逛庭院，不晓她是胀还是胖。秦桧听了，连连摇头：“你这疯颠和尚，这个不算！”不等济公答话，又出一联：佛祖解绒绦，捆和尚绑颠僧。济公随口对道：天子抖玉锁，拿佞臣擒奸相。一来一去，对得秦桧黔驴技穷、面红耳赤，只好又输一百两银子给济公。

《孙子娶祖母》一则，讲济公率徒行脚，一日见一户人家娶新娘，大宴宾朋。济公看后连连说怪，并自言自语曰：“孙子娶祖母、儿吃父亲肉；畜牲为宾朋、人在锅里煮。”徒儿不解，问之何以？济公谓：“此乃天机，不可再泄；徒儿诚心修持，它日定当自悟。”原来济公慧眼看到前世今生，即新郎祖母过世后，因为眷恋孙子请求投胎新娘一家，这辈子再来照顾孙子，所以也就有了孙子娶祖母之说；上世作恶多端的新郎父亲今世投胎为猪，让儿子给宰杀吃了，所以也就有了儿吃父亲肉之说；上世的畜牲因改恶从善，今世转而为入，并成为新郎一家的亲朋好友，上世的恶人今世沦为畜牲，正在大厨的烹调下，落锅蒸煮，所以也就有了畜牲为宾朋、人在锅里煮之说。通过这一传说故事的叙述，济公把佛道二教的六道轮回、善恶报应理念，通俗形象地展现于民众百姓之前，旨在教育世人自觉把己之命运与自身的善恶联系一起，乐于从善、畏惧作恶，并成为一种自觉意识，约束己之所言所行，进而与人类的天赋善性、公共道德相吻合、相一致。

《地狱游记》更为形象地讲述，济公引导杨生魂魄，游览、巡访地狱十殿，与罪魂对案谈话，说明因果报应真实不虚，人身死亡，灵魂不灭。凡欺心昧理，作奸犯科，死后灵魂亦将受罚，堕入地狱，受种种苦报和轮回磋磨，斯时呼救无门，勿怨仙佛无情。《天堂游记》则谓，今值末法，众生欲炽，纷堕苦海，济公重显神通，乘愿现身，再引杨生魂魄游览天庭，拜会诸神，聆听说法，饱览天界风光，使天下众生知晓“地狱之苦”“天堂之乐”也，从而棒喝世人，惊心猛省，尊道扬善，使得释者成佛，道者成仙，儒者成圣，人人登上天梯，直上青云圣域，同享逍遥之乐。

在释道儒形象的总体框架下，济公传说又把济公塑造成，一面是难耐坐禅、不喜念经，不守戒律、徜徉山水，浮沉市井、嗜酒食肉，颠狂不羁、衣衫褴褛，形骸放浪、呵佛骂祖，情急露阴、地位卑贱，戏谑谈笑、横遭非议的一介“颠僧”“狂僧”；另一面却是满腹经纶、才思横溢，赞誉不喜、闻谤不嗔，独步神州、力挫中原，匡扶正义、打抱不平、惩贪除霸、无私无畏，备受民众百姓尊隆、敬仰、崇拜的圣僧、活佛。正是由于济公形象的“色彩”对比强烈，三教手法贯通，给人以莫测高深之感，故济公传说的故事叙述，交代有头有尾，波澜迭起，不露破绽，明写暗写，顺写倒写，侧写旁写，来龙去脉，出没闪烁，读来目不暇接，清晰可辨，老而弥坚，在无数的民间文学中一枝独秀、风骚独领，这也是济公的艺术典型无可替换，一直活跃于人们的心目中的因缘所在。

## 6. 诙谐幽默、妙语如珠

济公精诗词、善文翰，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作品颇具自己的语言风格。济公传说在相关的故事叙述中，引载济公的妙语佳句，个性明快，着墨不多，但对事件的刻画却相当成功，非常接近人们日常生活与思维心理，读起来传神流畅、优美动听、通俗易懂。如清天花藏主人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引载济公《付沈万法》的“来时无挂碍，去时无挂碍；若要

我衣钵，两个光卵袋”偈语，与平常济公的诙谐戏谑、嘻嘻哈哈形象珠联璧合，但品之、读之，又觉自然亲切，朴素靓丽，禅意浓浓，而无一点嬉戏、下作之感，令人耳目一新。

《拜师羞学台》故事，讲的是小济公随七松先生迎接来天台督学的学台大人，因小济公只是把头稍微低下没有下跪。于是，学台就把小济公比作一株高粱，有意进行挖苦，摇头晃脑吟出“芦粟勾头接何客？”的上联，要小济公对出下联，就在小济公恼怒将其比作高粱勾头火起的一愣间，以为小济公对不上来，张开阔嘴哈哈大笑时，小济公灵机对出“石榴开口笑那人？”之下联，亦把学台扬扬得意之脸比作一个圆滑的石榴，羞得学台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情急之中，学台见小济公穿着一件绿色夹袄，又出“出水蛤蟆穿绿袄”的上联进行讽刺，小济公哪肯认输，见学台穿红袍官服，高声应对“落汤白蟹着红袍”予以回敬，引起围观人群轰堂大笑。学台只得打碎门牙咽下肚，连忙吩咐鸣锣开道，赶紧开溜的故事。

《棒打寿联飞》讲的是万知县以“做寿”为名，借机敛财，对没有送礼的百姓擅加税役。济公写了“大老爷做生，银也要，金也要，珠宝也要，红白一把抓，不分南北；小的们该死，麦没收，谷没收，豆儿没收，青黄两不接，送啥东西？”的寿联送上，把万知县气得差点昏了过去，喝令衙役将济公拖出寿堂，责打五十大板。就在衙役扯拉济公时，嘲弄贪官收礼敛财、擅加税役的对联，竟似蝴蝶一样，越飞越多，飞满整个天空，羞得万知县无地自容、惭愧不堪。

《乌龟桧》故事，是讲济公获悉岳飞风波亭被害，悲痛欲绝，假意至相府称颂秦桧。桧大喜，忙呼人设宴招待，济公酒兴，有意夹带天台方言吟诗一首予桧：

大人清高宋天地（歹人称高送天地），  
平安盛世彰河山（病鸭正是葬河山）；  
不是我帅抗贼人（不是岳帅抗贼人），  
东西南北哪完整？

秦桧听了得意万分，连为济公斟酒三巡。这件事很快在临江城传开，民众百姓听后，连夸济公骂得好，骂得痛快。短短几语，就把济公戏谑谈笑、匡扶正义的形象描绘得惟妙惟肖。尽管此传说故事的创作，在济公年龄的潜在表露上略有瑕疵，但由于主旨在于发泄民众百姓对奸佞秦桧的憎恨，长期的流传中，几乎没有任何人提出挑剔、异议。

济公的诗作，更是情感浓缩、语言凝练、旋律优美、回味无穷。例如，他所作的《西湖景物诗》谓：

首一（入录释大壑《南屏净慈寺志》）  
几度西湖独上船，篙师识我不论钱；  
一声啼鸟破幽寂，正是山横落照边。  
首二（入录沈孟样《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  
湖上春光已破悭，湖边杨柳拂雕阑；  
算来不用一文买，输与山僧闲往还。  
首三（入录释大壑《南屏净慈寺志》）  
出岸桃花红锦英，夹堤杨柳绿丝轻；  
遥看白鹭窥鱼处，冲破平湖一点青。  
首四（入录沈孟样《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  
五月西湖凉似秋，新荷吐蕊暗香浮；

明年花落人何在？把酒问花花点头。

上述四诗，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杭州西湖的景物。黄昏西湖，夕阳余晖，峦光水色，轻波荡漾，小船篙师，啼鸟破幽，山横落照；早春西湖，韶光破惝，绿丝扶阑，桃红出岸，红英锦簇，白鹭窥鱼，飞驰激湍，动静交融；五月西湖，新荷吐蕊，暗香浮动，触境生禅，把酒问花，坦然乐观，洒脱自在。将西湖之美与人性之禅淋漓尽致地展现于字里行间，表达了人类来自自然，又必然回归自然，故要珍惜自然、爱护自然的哲理领悟。正由于此，国学大师南怀瑾的《禅宗与道家》（2005·复旦大学出版社），对济公的四诗甚是赞赏，称“若以诗境而论诗格，他与宋代四大家的范成大、陆放翁相较，并无逊色。如以禅学的境界论诗，几乎无一句、无一字而非禅境，假使对于禅的见地与工夫，没有几十年的深刻造诣，实在不容易分别出它的所指。”

另如济公的《饮酒》（入录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二颠师传》）一诗：

何须林景胜潇湘，只愿西湖化为酒；

和身卧倒西湖边，一浪来时吞一口。

西湖作盅，湖水为酒，以浪喻喝，以卧代坐，何等的大气磅礴，何等的浪漫夸张，甚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至于济公一生到底述写了多少文翰诗作，虽终不得其详。但是，从前已述说的清《净慈寺志》《天台山文化史》的记载可知，济公或著有《镌峰语录》十卷、《法舟语录》二卷，或著有《镌峰语录》二卷、《法舟语录》二卷、《法舟和尚剩语》一卷。甚为遗憾的是，这几部书的传本目前皆无踪迹可考。曾枣庄、刘琳辑编的《全宋文》（2006·上海辞书出版社）收录济公文章 16 篇，北大古文献研究所辑编的《全宋诗》（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收录济公诗作 52 首；明德编著的《济公与济公故居志》，收录济公文翰 47 篇、诗作 83 首。拜读济公的文翰、诗作，给人发自内心的感悟，就是立意高雅、说理周密、主旨鲜明、对仗工整、内涵丰厚，字字珠玑、句句玉律、掷地有声。从济公的文翰、诗作中，能够接收到他主张众生平等，关注伦理道德，冀求净化人心、祥和社会的强烈愿望，能够感受济公贴近民众百姓，亲切平和、芬芳浓郁的生活气息，能够使人折腰信服，当年净慈寺之所以能够灾毁复建，劫后重光，与他的绝妙疏文所起的作用皆是不能分开，且在一定意义上也催化了济公传说的诞生，与日后的发展兴盛。所以，清晦山戒显的《济颠本传叙》谓济公，“锦绣蟠胸，出口珠玉，尽大地儒释，皆让一头地。”近现代著名佛家居士范古农的《济颠僧传序》亦品评济公诗文：“机锋语语相关，富有曹溪禅风意味，甚为精彩绝伦，实为不同凡响的佛家语录，发人深省，阅读之后，令人回味无穷！”

#### 【释义】

[13] 佛经云，佛、菩萨有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四相。无我相就是心无我利，顺心而想而为，利他而不顾己，感他苦为我苦，感他乐为我乐，众生即我，我即众生，故曰无我相；无人相就是对一切众生无分别心，平等对待，一视同仁，无人它之别相，故曰无人相；无众生相就是修心顺心而为，不刻意枉为妄想，明觉真理，佛光普照，心实为开，不自甘堕落，追求无上菩提，故曰无众生相；无寿相就是心开无



限，不知为岁，日日精进，智慧无边，道法无边，修行无停、无限、无瓶颈，故曰无寿相。得此四相即为佛、菩萨，不得则为凡夫俗子。

[14]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系自梵语翻译而来，意为无上正等正觉，即最高的智慧觉悟；其中阿耨多罗为“无上”之意（阿为无，耨多罗为上），三藐为“上而正”之意，三菩提为“普遍的智慧和觉悟”。

[15] 济公《自供》一文中的“威音王”，近代藏书家、书目专家丁福保辑编的《佛学大词典》（1922·上海医学书局出版社）有谓，威音王，梵名 Bhisdotblw. magarjitasvarar&amacron. ja，法华经常不轻品曰，往古昔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劫名离衰，国号大成。

[16] 济公《自供》一文中的“传灯佛”，具体指称何人？济公文化研究中，尚未发现有学者涉足探讨，笔者倾向是指禅门六祖慧能大师，主要理由为：一是济公与六祖同为佛教禅门法嗣；二是佛教禅宗在六祖前可谓若存若亡，而自六祖伊始兴盛，并为后世一切佛法的重要源流，与六祖重开如来知见、顿悟上乘，真传、弘扬佛之心印不能分开；三是六祖真传弘扬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顿教法门，在“会昌法难”（840~846）之后，事实居佛教的主流地位，甚至可以代表整个的佛法；四是佛教从梵文所译的经典，向来存在文字或者思想上的隔膜，莫不受六祖的彻悟思想影响，得到完全的体贴消化，进而才将其所蕴之真髓深深印入国人的心坎，流演于后世；五是佛教禅宗在唐后宋初，极盛一时，贤首、天台等诸宗诸派的复兴，亦仰赖六祖之理念，得禅宗的帮助。故称六祖为“传灯佛”，名意尤为吻合。

[17] 济公《自供》一文中的“十洲三岛”，谓道家所称的与陆地极其遥远的大海宇宙空间之中，有人迹罕至的三岛、十洲，长满可使人不死的仙草灵芝，唯神仙们则在岛上、洲中风姿清灵，逍遥自在。三岛的原型为三神山，十洲位列其中，具体为上岛三洲，即蓬莱、方丈、瀛洲；中岛三洲，即芙蓉、阆苑、瑶池；下岛三洲，即赤城、玄关、桃源；三岛之间又有紫府州，为东华大帝君（即东王公，名“金蝉氏”，号木公）别理统传灵官职位，较量群仙功之地。自地仙而至神仙，神仙而至天仙，天仙而转真圣，入虚无洞天，皆需至是州听命东王公安排。至宋，张君房辑编的《云笈七签》（2003·中华书局出版社重版）定三岛为昆仑、方丈、蓬莱丘；及明，朱权辑编的《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入编《万历续道藏》）定瀛、玄、长、流、元、生、祖、炎、凤麟、聚窟为十洲。

## 五、济公传说的价值

济公传说作为一种反映、传播民众百姓喜怒哀乐、爱恨情愁，与精神寄托、理想愿望的民间文学，它与文人文学的不同点在于，文人文学是学者个人的创作成果体现，济公传说却是民众百姓的集体智慧结晶，比较文人文学更具民族、地域的文化特性，为文人文学发展的基础，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水源泉。济公传说之所以自南宋初创并不衰流布至今，影响及于整个世界，是乃济公的济世事迹，与赵氏小朝统治之特殊时代，及济公李氏的家族文化，与底蕴深厚的天台山文化相互交织、聚合作用的结果。济公首先是人，是生而知之者，他的大知大觉和慈悲功德，促使民众百姓以共同的心理思维，逐渐把他神化为活佛、仙真、圣贤。所以，从尊隆、景仰、崇拜济公的熠熠烛光、袅袅香烟中，领悟济公传说传递的精华所在，领悟当年李修元（缘）弃百万家财而不顾，毅然出家空门，走上寻求宇宙人生真谛，济世救民的漫漫般若之路，进而树立自己的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不受或者少受名利枷锁的羁绊，摆脱或者减少患得患失的忧愁烦恼，恢复己之本具佛性与清净本性，启悟生命之本来源由，师法自然、天人合一，服务社会、造福人类，是可谓济公传说的当代价值所在。

诚然，现代社会，政治民主、法制健全，民众百姓生活安定。时下的环境，包括国情、世情与社情、民情等，较济公生活的丧权辱国、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南宋时代，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故机械照套、照搬济公的“颠狂”模式济世，则肯定是不合时宜，也无

法行通。济公之所以受人尊隆、受人景仰、受人崇拜，关键在于他是以出家人的身份积极入世，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参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至今仍具无可置疑的表率、榜样作用。再则，作为济公传说精髓体现的济公精神、佛学思想，经八百多年的聚散演变、增益充实和扬弃升华，其内涵、外延已经涉足人类宗教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其中的圆融和合、和平共处、公正公平、和谐发展，切实解决人生实际问题，积极为活人服务等理念，甚为现代宗教的发展方向。

### 1. 济公传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济公传说注重生命自觉和智慧启迪，对人类社会的道德提升，心灵净化，身心舒解，情操陶冶，秩序创建，以及摒弃战争、和谐共存等的影响深远。漫长的历史岁月，它超越时空、文化的藩篱，辗转流布于大陆内地、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焕发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光华，无时无刻提醒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生存要求、行为模式和应负责任。终极目标是教人认识、开发自我的本具佛性与芸芸众生的清净本性，不以侵犯他人的生命、钱财、身体、名誉等要求，做好自己的修持德目，从而认识生命的真正价值，建立人文环境全面优化的社会状态。因之，济公传说能够引领人们的思想，倡导人性的慈悲，规范人们的行为，使民众百姓在善与恶、荣与耻、生与死之间作出正确的判断与抉择。济公的言行、事迹、功德启示，为人必须对自己的“所欲”与“不能欲”，要有所选择、有所放弃，切切不可影响他人的“所欲”与“不能欲”，尤其不能损害他人的生存与发展，自觉以慈悲理念济度苍生、繁荣苍生。济公传说集圆融和合、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等方面内容于其中，能够使人抑制七情六欲，规控怨念情愁，克服心浮气躁的本性弱点，回归理智、清静状态，做到尊法守法、明礼诚信，以德立身、廉洁修身，改革创新、敢为人先，团结友善、宽容谦让，不懈奋斗、勤俭自强。诚然，尊隆、景仰、崇拜济公的落脚点在于学习济公、效法济公，亦即为人处世，既要以强制外在的国家政策法律约束自己，遵章守纪，依法而行，更为重要的在于自觉重视身心言行的操持，生起大悲，广度有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从而激发整个民族、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团结互助，伦理有度的气象氛围，建立起健康有序的和谐人际关系，鼓励、感召民众百姓，从现实人生出发，从自身当下做起，以“慈悲济世、普度众生”的理念改良社会，促使人类向更高层次的“理想天国”不断迈进，这与建设打造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强国，弘扬符合社会实际的先进文化，切实解决当前文化发展与国民素质不相适应等问题，无论是从内涵上看，还是从外延上讲，都是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 2. 济公传说是释道儒三教圆融修持的经典范例

济公的释道儒多元形象，与济公自小受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天台山文化熏陶不能分开。纵观天台山文化的历史发展，几乎都是在碰撞、冲突与交流、争论的基础上，吸收对方的有益成分，以丰富自己、完善自己，最后走向圆融和合的文化形态，创造性、融合性和开放性，是乃其中的精髓所在。天台山文化以中华佛教天台宗的诞生、中国道教南宗的创立，与宋明儒学在天台兴盛为形象标志；同时，也随唐代的寒山、拾得长期隐居天台山，所创制的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风格独特、清新通俗的诗作在社会各界的广泛流传，并远播欧美，人们从中读出蕴藏其内的人地和合、人际和合、身心和合，及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大同的哲理内涵，及修身自强、崇节尚义、刚正硬气之铮铮风骨，进而奉它为“天台山和合文化”，以主导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及至清代，雍正帝敕封寒山、拾得为“和

合二圣”，天台山和合文化因之与龙图腾文化、三祖（黄帝、炎帝、蚩尤）文化并列，一起成为中华和合文化的发祥源头，亦成为天台山文化的另一别称。济公一生，出世入世，三教同修，皆成正果，亦俗亦佛，亦凡亦仙，亦庸亦圣，是为天台山文化、天台山和合文化的形象代表。济公的言行举止，无不与提倡血亲人伦、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核心为“仁”的儒家文化相互融合；无不与道家的“仙道贵生（鲜明特色）、清静寡欲（行为标准）、自然无为（生活态度）、柔弱不争（自我修养）、返璞归真（理想状态）、天人合一（文化主体）、天道承负（善恶报应）、性命双修（修炼要诀）”教义融会贯通。故在三教的圆融和合发展中，济公传说既是一种经典范例，又是一种精髓结晶，更是一种潜在活力，它从天台山文化、天台山和合文化资源中吸纳提炼的修身、齐家、处世、从政、治学智慧，既可凝聚人心、振奋精神，形成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激发民众百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守良好的道德规范，以圆融的智慧生存、以和合的理念处世，在各行各业中发挥模范表率作用，也可以文化人，提升人的思想境界，足以培育造就福智双全、人格高尚、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并具牺牲奉献精神、开拓创新胆略，坚韧不拔毅力，以利乐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圣贤豪杰、仁德君子，感召引领民众百姓，以慈悲的理念，务实的心态，坚定的信念，不懈的修持，积极的事功，捐弃前嫌，认祖归宗，实现祖国统一，并为此作出积极的贡献。所以，传承济公传说，不但可以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促进人类向上，文明进步，更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学习济公，续公慧命，服务社会、回报社会，和平相处、和谐发展。诚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指，“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而是要推陈出新、温故知新，认识传统，并以传统为基础建设新的中国文化。

### 3. 济公传说为社会道德、人格品质的引领、指向

现代社会无处不充满功利、充满竞争，不少人在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诱惑下，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养尊处优，或东扯西拽、掩南遮北、你争我夺中荒芜了精神田园，迷失了人生的航向；也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人们的生活压力增加，情绪不安，且会遇到种种的不如意之事和桩桩的坎坷挫折等，诸如命运之有别，机遇之不一，人与人不能互比、不能平等？诸如天灾人祸，本人或者亲朋好友的疾病、痛苦、死亡等，与目前人口的老年化趋势，老年抚养率上升，长者认知活动能力衰退，或长期患疾，还有单亲家庭愈来愈多，问题儿童大量产生，与年轻一代观念新颖，喜欢过两人世界，不愿照顾父母，甚至不愿培育下一代，每因意见争执，或利害冲突，时常翻脸无情，婚姻触礁、家庭破碎、子女前途毁弃、社会秩序破坏，以及当下私利泛滥，人情冷漠，良知泯灭，老人摔倒无人扶、两岁女童车撞倒地奄奄一息，十八路人见死不救，等等、等等。尤其需要济公传说推崇、弘扬的济公精神、济公佛学思想予以感化、教化、净化，倡导慈悲为怀，扶危济困，乐助他人，回报社会，服务民众，用自己的真诚付出，担当起为人的社会责任，并在体验自己幸福人生的同时，不忘周边仍生活于困顿的人们，推动整个社会救助，给弱势群体以实际的利益，唱响人间大爱，营造行善氛围，使之成为一种趋势、潮流，帮助人们消除恐惧，疏解普遍存在的心理危机，从而起到心灵抚慰、稳定情绪，求得心身之平衡。

诚然，相对国家、社会而言，家庭乃细胞组织，责任之开始，夫妇为家庭的骨干，人伦之启航。家庭的和谐与否，与社会和谐息息相关，父母、夫妇、子女都有责任。济公精神、佛学思想，能够引领人们带头负起佛化、道化家庭的责任，以八正道<sup>[18]</sup>作为共同遵守的德

目，做到思想纯正，伦理高尚，行为端正，无不良嗜好，尽力防止灵魂深处产生邪念，使身口意三业向善靠近，自行化他，为国家、社会、人民作出贡献。真正明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惟立身行道，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才能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人道尽，则天道自成。故济公传说对安定社会秩序，消弥潜在乱源、化解社会矛盾于萌芽状态，促进社会风淳俗美，挽回世道人心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远超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感召。

#### 4. 济公传说为是非曲直、善恶美丑的考量标尺

当下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贵贱反差强烈，阶级、阶层对立明显，有钱人雇工剥削，贫弱者打工挨宰；财阀可以站到别人的头上，用别人的屈辱换取自己的尊荣，用别人的痛苦换取自己的享乐，用别人窄难容身的空间，换取自己富丽堂皇的华屋豪宅。还有，官员道德沦丧、贪污腐败前赴后继，已是一大公害，名人（明星）移居国外（境外）成为时尚，数典忘祖、偷税漏税视之本事，搞科学的不如唱唱歌的，干实业的不如耍嘴皮的；全球顶尖的80位富豪拥有世界财富的一半左右，内地约10%的家庭拥有国内财富的87%，畸形的分配模式加剧了人们心态的不平衡，诱发了天性平等基因的宠宠欲动。济公传说高屋建瓴，引领民众百姓以佛家的明心见性，道家的修心炼性，儒家的存心养性，与佛家的和气、道家的清气、儒家的正气，修持炼养自己的内心世界、思想境地，对不平、不公现象实行包容、忍耐、克制。同时，也不时规劝、告诫人们，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乐于助人的好人，也有无恶不作的坏人；有天才，也有虚度年华的庸才；有忠诚，也有奸诈；有挚热永固的亲情、友情，也有“狗面生毛”，翻脸不认人的绝情、无情；有执着，也有放弃；有光明的现在和未来，也有一时的沮丧和失意；有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穷人，也有西装革履、大腹便便的禽兽；有处世狡诈阴险，不择手段之“曲”，也有雷厉风行，率真不讳之“直”。谁是谁非？谁忠谁奸？谁善谁恶？谁美谁丑？白日青天，朗朗乾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济公传说推崇、弘扬的济公精神、济公佛学思想的另一面，就是适时适地对“小人”、奸佞、权贵，地痞、恶棍、禽兽，不时发出当头棒喝，促使其惊心猛省、静夜忏悔，改恶从善、清白无污，合道则进、非道则退，庶免死后堕落幽冥，受阴差恶鬼之凌辱惩罚；如不思悔改，则诚如清福州俟村老人林则徐的《十无益》格言所谓，“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祀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为不端，读书无益；作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为富不仁，积聚无益；巧取人财，布施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淫逸骄奢，仕途无益。”不时引领民众百姓擦亮眼睛，与恶人坏事、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并依法、依律予以无情打击，“超度”其来世堕入恶道，沉溺苦海，不得翻身，从而伸张社会公平、天道正义。

从上足见，济公的扶危救贫、慈悲除暴、济世安良的大公无私之心、之行，永远和民众百姓站在一起。他之所以被神化为罗汉、菩萨、活佛、天尊，神通叵测，法威无边，无所不能，那是因为作为弱势群体的民众百姓，希望有这样一个正义与真理的形象化身。故在中华佛教莘莘芸芸的高僧中，唯有济公的诙谐、“颠狂”，与唐僧的正经、呆板，于民间的影响最大、传颂最广，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 5. 济公传说为传递、弘扬社会正能量的生动教材

济公传说聚散演变发展至今，是乃历史文化的交织作用的结果。而作为济公传说集中体现的济公精神，与济公佛学思想，又为济公传说赖以生存光大、弘扬发展的灵魂内核与不竭

动力。济公的天台情结，在于东土灵山、仙景桃源的佛光、灵气薰染了他的一身傲骨，孕育了他的睿智胸怀，济公的奇闻轶事，或凭借于口传心授，或见诸于文献史籍，或形象于绘画雕塑，或示演于舞台银幕（荧屏），皆蕴含于博大精深的济公精神、济公佛学思想之中。无论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还是在自我关系的修持炼养上，济公传说塑造的济公，总是“和”字当头，唯“和”为贵，是乃和合文化实践运用之典范。不过，济公之和，既不是毫无原则的“和事佬”，也不是对一切坏人的“杀无赦”，而是把它定格在慈悲济世、普度众生的最高境界上，是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巧妙方法，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进而达到弘扬正气，促使和谐之目的。所以，济公的艺术形象，个性独特鲜明，谓古典文学长廊里的一位无可替换的不朽典型，后人因之将他并列于忠义关公、正义包公，称之为“侠义济公”。诚然，比较关云长、包希仁，济公有关老爷那样的勇敢坚毅，却没有他的那种傲慢专横；有包龙图那样的聪慧睿智，却没有他的那种执著愚忠。而就单个的济公传说而言，它主要又以南宋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作为背景创作，印刻着明显的时代痕迹，对了解该时期各个方面的社会现象、政治体制、阶级矛盾，探究当时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等，也是具重要的参考意义。

晨钟暮鼓警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迷途人。济公传说与济公的事迹昭示，任何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在与众生关系的处理中，皆须坚持以人为本，惟民为依、为救、为归、为趣、为炬、为明、为照、为导的崇高理念，引领民众百姓各尽所能，各显所长，服务社会，尽力报答国家、民族、人民的关爱，致力消除不平等现象，构建人类永久和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亦即通过人类自身的道德劝化，心灵净洁，善行倡导，世风淳正，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共生。离开人类社会的实践，脱卸应负的社会责任，既不能成就佛果，也无法飞升“天国”，自也难了生死，更难以圆满涅槃。

基于济公传说所蕴含、体现的济公精神与济公佛学思想，甚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儒释道三教圆融同修的经典范例，社会道德伦理、人格品质的引领指向，是非曲直、善恶美丑的考量标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社会背景下，皆具普遍的适用价值，且其产生的作用之大，灵魂的渗透之深，为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所望尘莫及，甚为新的时代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作为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必须以自己独具的东方智慧，讲好自己故事、发出自己声音，把济公传说作为一部传递人类社会正能量的生动教材，传承好、保护好、发展好，让济公精神与济公佛学思想弘扬世界的角角落落。

---

#### 【释义】

【18】八正道，又称八支正道、八支圣道或八圣道，为佛教达到最高理想境地（涅槃）的八种方法与途径，具体为：①正见，谓正确的见解，即坚持佛教四谛真理（苦谛，人世间一切皆苦；集谛，欲望是人生多苦的原因；灭谛，断灭世俗痛苦原因进入涅槃（理想境地）；道谛，持之以恒，长期修道不断）；②正思维，又称正志，即根据四谛真理进行思维、分别；③正语，谓符合佛祖教导的正确话语，不说妄语、绮语、恶口、两舌等违背佛祖教导的言语；④正业，谓正确的行为，即一切行为都要符合佛祖的教导，不作杀生、偷盗、邪淫等恶行；⑤正命，即过符合佛祖教导的正当生活；⑥正方便，又称正精进，即毫不懈

怠地修行佛法，以达涅槃的理想境地；⑦正念，即念念不忘四谛真理；⑧正定，即专心致志修习佛教禅定，于内心静观四谛真理，进入清净无漏之境界。

## 六、济公传说的弘扬

一个民族的存亡，不在边界，而在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济公传说自南宋时代，于东土灵山、仙景桃源的天台发源，广泛流布于民众百姓的心里，影响传播于世界各地，其本身就是民间文学中的传奇。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继续传承、保护，发展、弘扬这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而增进民众百姓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与凝聚力，引领整个人类崇德向善、包容和谐、共生共荣，既具深远的历史意义，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坚持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的一种必然、必要的历史选择。

应该肯定，自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首批公布天台济公传说为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浙江、台州、天台的济公文化传承、保护，发展、弘扬工作，可圈可点，有力地增强了济公传说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成效显著，有口皆碑。

一是在济公文化的发掘、研究方面。2007年，浙江省旅游局、台湾事务办公室，台州市人民政府，天台县人民政府，于济公故里天台召开“海峡两岸济公文化研讨会”，旨在探讨济公文化现象，及其产生渊源与深刻内涵，搭建济公文化交流平台，会议收到济公文化研究论文20篇。2009年，台州市人民政府、市台湾事务办公室，天台县台办、天台山济公文化研究会、济公故居管委会，乘济公故里举办“国际济公文化节”之机，以“济公文化与和谐世界建设”为主题，再度召开“济公文化研讨会”，会议收到济公文化研究论文15篇。2012年，天台举办“济公文化论坛”，就开展济公、济公文化研究，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2013年，天台山文化研究会与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中国两宋文化与天台山”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济公文化研究论文10篇。2014年，天台济公故居管委会召开“济公故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建设座谈会”，来自海峡两岸的济公文化专家、学者，纷纷就两岸交流基地建设中的济公文化传承、保护，发展、弘扬大计，建言献策。

二是在济公传说的传承、保护方面。2008年4月，浙江省文化厅会同国家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于西施故里诸暨举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六大传说保护地与传承地高峰论坛”；18日，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六大传说”保护地与传承地的江苏镇江、山东淄博、湖北孝感，与浙江杭州、上虞、诸暨、天台的四省七地代表，共同签署发表了《中国六大传说保护与传承共同宣言》，庄严声明，六大传说的保护地与传承地将切实履行保护、传承使命，加强合作、沟通，为保护、传承优秀民间传说而携手共进。天台济公传说与“白蛇”“梁祝”“孟姜女”“董永”“西施”传说一起，入列《共同宣言》的保护、传承范围。

三是在济公文化的发展、弘扬方面。天台济公故里自济公故居复建重光，已先后举办“2007海峡两岸济公文化交流活动”“2009海峡两岸纪念济公圆寂八百周年活动”“2012海峡两岸济公文化交流活动”“2013济公成道祖庭祈福大典”，且从2014年开始，经上级

台湾事务部门批准，每年举行“中华济公文化节暨济公祭祀大典”。通过一系列的济公文化交流活动开展，与济公祈福、济公祭祀活动的举办，济公、济公信仰、济公传说在大陆内地、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的影响陡增。

诚然，进入新时代，面临新形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审时度世，进一步提高济公传说的传承、保护，发展、弘扬水平？务必又需从理念上不断创新，正确应对时空、环境的变化，研发切合实际的举措，实现济公传说的可持续传承、保护，发展、弘扬，并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传承、保护，发展、弘扬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首先，应当坚持在发展、弘扬中传承、保护的观念。传承、保护济公传说的目的，在于发展、弘扬济公传说，亦即济公传说只有通过不断的发展、弘扬，才能不断增强其自身的影响力，与相关的表现力和凝聚力，开示感悟、鼓励吸引更多的民众百姓，尊崇济公、景仰济公、崇拜济公，自觉加入济公传说的传承、保护行列，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才能进一步拓展济公传说的发展、弘扬空间，才能更为有效地实现济公传说的可持续传承、保护。

其次，应当坚持济公传说故事的原生态保护理念。济公传说人物真实，故事所涉诸多地名真有其地，故在日新月异的城乡建设环境中，无论是建设规划的制订，还是区域拆迁改造的实施，都必须把孕育济公传说诞生的人文环境纳入管控、保护范围，尽最大可能维护其历史原状与存续条件，不致于在拆迁建设计划的实施中，遭受人为的毁灭、破坏，遗失本来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土壤。

其三，不断创新传承保护、发展弘扬机制的观念。济公传说印刻着民族文化的记忆，是以人类为对象、生活为载体的活生生的社会意识形态反映。传承、保护，发展、弘扬济公传说，旨在提高民众百姓的公共道德、价值评价水准，故而要在秉承传统、不失其本的基础上，想方设法与当代人们的思维意识、价值观念紧密结合，并以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方法，宣传、展示济公传说，营造全社会传承、保护，发展、弘扬济公精神、济公佛学思想的良好氛围，提高民众百姓对济公、济公文化的认同感，使之济公传说的传承、保护，发展、弘扬，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同轴共转、同向发力、同步前行，推进济公、济公传说的文化基因，跨越时空、跨越国度，弘扬整个世界，开拓济公传说发展、弘扬的新局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历史贡献。

继于上述观念，为济公传说的传承、保护，发展、弘扬计，笔者建议：

### 1. 着力做好顶层规划设计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相关的法规、规章，在济公故里天台，与济公驻锡圆寂地杭州等济公传说流布的重点区域，编制切实可行的济公传说传承、保护，发展、弘扬的近期、中期、长期专项规划，并依据规划的阶段性，或以地方法规，或以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等形式，把济公传说的传承、保护，发展、弘扬工作纳入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提高济公传说传承、保护，发展、弘扬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彻底改变目前仅是依靠相关的济公文化研究机构，与济公文化学者疾呼济公传说传承、保护，发展、弘扬的滞后的不相适应局面。

### 2. 启动《济公传说全集》编制

虽济公传说的个体数量是一个不断发展中的动态概念，但自南宋济公传说诞生，并经元明清时代的不断完善、鼎盛传播，相辅相成地推进了济公信仰的发展，济公传说的相关内容已为传统释道二教以外的其它教派所普遍吸纳，在地域空间上从大陆内地拓展台港澳地区，

东南亚国家,影响及于整个世界,且随近现代济公戏剧、济公影视的兴起,与济公僧传的不断出版,济公传说的个体数量不断增益,辑编《济公传说全集》的条件日臻成熟,亟需乘当前国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盛世良机,成立专门机构,组织相关学者,搜集各地、各教的济公传说资源,启动《济公传说全集》编制,进而对济公传说作一个历史阶段的大体“固定”,为当代、后世的济公文化传承、保护,发展、弘扬,提供一部相对全面、标准、规范的基础版本,同时也减少当前济公传说传播中,各类著述繁杂、内容类同,前后矛盾、左右冲突之种种弊端。

### 3. 搭建济公传说主题展示平台

济公传说的核心价值和社会效益,体现于济公精神与济公佛学思想的传递,它作为一种社会正能量的意识形态反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作用巨大、影响深远。故在济公传说的传承、保护,发展、弘扬中,完全有必要在济公的出生地天台,驻锡圆寂地杭州,搭建诸如“济公传说博物馆”之类的主题平台,通过一桩桩、一件件通达古今的济公传说故事,与相关的济公文化研究成果展示,把济公精神、济公佛学思想,及其衍生的“爱国、自强,民本、诚信,守法、和合,勤俭、好施”理念,形象通俗地简介于民众百姓;进而充分利用“中国文化遗产日”(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与济公诞辰、济公成道<sup>[19]</sup>等节庆节日,组织论坛讲座、戏剧会演、影视播映,及济公、济公文化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等活动的开展,宣传济公、宣传济公文化,助推济公故里天台的济公信仰圣地打造,与济公信仰祖庭、朝觐广场建设(详见明德《济公信仰研究报告》,2018·社科网「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转载道客巴巴),使济公、济公文化,成为中华文明、东方智慧的一大亮点,渗透民众百姓生活与人类宗教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引领世界宗教、济公信仰之发展大势,引领人类公共道德的水准提升。

### 4. 促进济公传说的产业化发展

前已述说,济公传说对旅游、民俗的影响广泛。目前的天台、杭州等地,虽或多或少都有相关的产业、产品呈现,但与产业化、市场化的标准要求,似乎又是相距甚远。如何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济公、济公文化产业、产品,并使其成为一种气候,成为一种品牌,仍不失为当前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借鉴西安大唐西市丝绸之路风情街,与成都锦里、嘉兴乌镇古街,杭州河坊街、南宋御街等的成熟经验,探索在济公故里天台的永宁社区,开发既具济公、济公文化特色,又具天台山民俗风情的历史文化街区,对相关的济公、济公文化产品进行集中展销,从而形成规模、形成气候,使得天台山5A级旅游景区的文化内涵更为充实,影响更为扩大。

### 5. 加快传承人队伍的建设培养

目前,济公传说的传承人队伍大多集中于相关济公文化研究机构的寥寥可数的几位学者,且大多年龄都在六十以上,七十左右,传承人队伍后继乏人是为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随宗教旅游的逐渐兴盛,济公、济公传说的导游简介日显重要。甚为遗憾的是,各地辑编的导游词,或自相矛盾,或错误百出,或迷信连篇,令人哭笑不得。因之,加快济公文化传承人队伍的建设培养,是乃当务之急。因之完全有必要在济公故里天台或者杭州二地,创办济公文化学校,自短至长,小型编班,邀请招募境内外的济公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的传法弟子、信徒信众,与相关的旅行社、导游,开展济公文化培训,同时辅之以济公文化网站的创建、正规期刊的刊发,及时报导济公文化动态,开展济公文化交流,掌控全球济公



文化、济公信仰、济公传说的发展方向，先声夺人抢占世界济公文化研究之制高点，既是传承、保护，发展、弘扬济公传说的时代使命，也是实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规、规章的具体要求，尤其值得天台、杭州二地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的宣传、文化、台湾事务和宗教、旅游等部门，与相关的济公文化研究机构的重视。

---

**【注释】**

[19] 鉴于史籍文献对济公诞辰、济公成道的日期记载不甚相同，目前世界各地，较为普遍的是以农历十二月初八，农历五月十四或者十六，分别为济公的诞辰、成道（涅槃）纪念日，但也有一些地方、一些寺庙宫观略异。